思無邪匯寶

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姑妄言] (6)

/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思無邪滙寶 ㊃㊉㊀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［姑妄言］㈥

／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

明清豔情小說叢書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値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叢書總序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 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 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 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 肆拾壹 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 肆拾壹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［姑妄言］

㈥

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姑妄言第十三卷

鈍翁曰。世上呆人固有。再無呆至於不知好淫者。如童自大可謂呆矣。向見仙桃一笑而癡。今見錢貴之美而移情於美郎。彼豈呆於平日而忽乖於一時。平日之呆爲鐵氏威之所鎭。非眞呆也。今一旦興之所至。忘其威而呆亦滅。故有此舉。豈多年之美郎。至今日方知其美耶。試看鐵氏威嚴稍霽。他便知說鬼話倣春宮。以解鐵氏之怒。後試肥後庭。買角先生諸事。豈純乎其呆者耶。如馬台之呆。可謂出類拔萃之呆矣。猶教而能。何況於他。然而童自大說話行事。終帶三分呆氣者。此所以爲童自大也。

余前云葵心蓮瓣即鐵氏下體之形。或有以我爲強解者。試看他今被童自大水旱齊行。而葵心蓮瓣皆屬於彼矣。豈謬言哉。

嬌嬌阮最以淫死。郟氏阮優以殺死。愛奴花氏以國法死。馬氏苟雄相

攜而逃。阮家門風興旺至此。大鋮諛逆璫。屠忠義。縱逃得性命。又不若崔呈秀五虎五彪。雖受一刀。還死得乾淨。在彼時伊得漏網。正人君子曷嘗不以爲恨。彼自己又曷嘗不以爲祖宗之護庇。孰不知留得他在。正是神鬼之報施。上蒼之厭惡人也。

阮大鋮之所爲。余深有所不解焉。大鋮之於逆璫。可謂諛之至矣。而所獲之爵位。不能及魏廣微之堂堂宰相。崔呈秀之吏兵尚書也。所獲之金多。不能及崔呈秀玉田之家藏。京邸之暗寄之廣也。所操之權柄。不能及田爾耕許顯純之能生殺也。而助(視)彼所爲。毒惡殆過於諸人。徒貽罵名於後世。是何心哉。

末後龐周利遇馬氏一段。而報應有四焉。阮大鋮之如夫人落爲萬人之妻。其報應者一。苟雄奸主母。又拐小主母而逃。爲亂箭攢死。其報應者二。馬氏背夫主拐逃。落而爲娼。較一死尤甚。其報應者三。強盜殺人

即罹法網。其報應者四。或曰。龐周利既識馬氏乃主人之妾而淫之。何以無報。全(余)曰。馬氏既已爲娼。龐周利之罪似可稍減。然終有後報。特緩其期年。

姑妄言卷之十三

第十三回　鐵氏女水陸二路齊行　童自大粗醜兩鬟並納

附　阮宦淫兒婦首郟次花　苟奴奸主母先毛後馬

話說這童自大雖然是個財主。在家中終日守着一位其軀如牛。其性如虎佳人。左右所使只剩兩枚粗醜之婢。當日雖見過仙桃標致。只呆臉看了一看。幾乎闖了潑天的大禍。後來見了家中略是人形之婦人。怕惹是非。就遠遠趨避。從來未曾親近過一個俊婦。他在家中慣了。就是在街上遇見人家婦女。也忙忙低頭走過。前次在錢家同錢貴共桌飲酒。看了他那一段風流的嬌態。美貌的花容。十分動火。這次滿意要來綽趣。不意敗興而返。雖同宦蕚衆人跑了出來。半路各散回家。他還瞢瞢懂(懂)不知是甚緣故。問着人又不答應。到了家中。且不歸房。

走向書房中睡了一會。天色已晚。掌上燈來。心中胡思亂想。慾火按納不住。他向日買的那蘇州小廝。名喚美郎。生得聰俊識字。放在書房中收拜帖管帳目雜事。眞是一個上好的龍陽。因自來懼內。不敢妄想及此。二者從不曾嘗過這種滋味。大約其味臭而苦。然而又有以爲香美者。則脾胃不同耳。故此不曾作興。侄(值)他今日一團高興。無處發洩。意欲領略領略他這妙股。雖然怕奶奶知道。想道。他今日知道我不在家中。未必就來探聽。遂放了膽。剛纔要叫。恰好這小廝斟了一杯茶送。眞湊趣。童自大此時色眼迷離。燈下看他那嫩臉紅紅白白。越覺可愛。情興勃然。也顧不得內政嚴肅了。忙就拉過來。摟着脖子。親了個嘴。那小廝眞是行家。更會湊趣。就吐過舌頭。童自大從未經此趣。覺酥麻。叫小廝關上了門。童自大將他橫按在榻上。兩足立地。美郎忙自己褪下褲子。高蹶白股。更嫩得愛人。他自己也無暇脫衣。只將一條鸞帶束了腰。把衣襟找拽起來。忙忙取出肉具。向

糞門上直頂入去。原來這小廝竟是輕車熟路。全無艱難之態。童自大初嘗此味。緊箍箍。熱烘烘。美不可言。下下皆有着路。比每常享用他令政那肥而且大。寬而且深之妙牝。大不相同。抽抽扯扯。正在入神之際。不想這一日。那鐵氏飯後無事。偶然到他書房中來走走散悶。各處翻看。忽然在書架抽屜內翻着了一本春宮。就是宦蕚前次看見。記了幾樣勢子。回家同侯氏試驗的那本册頁了。（前後照應。一絲不漏。）鐵氏見上面花花綠綠。畫得好看有趣。想道。這天殺的。有這樣好東西。他藏在外邊自己看。不與我見。我且拿了去。叫他逐樣做來。方纔饒恕他。遂抽身回房。又細細看了一遍。皆他平生不曾做過的樣式。想道。他既然看過這款式。怎從不學做一個。眞正有幾分呆氣。看畫的男人那陽物個個粗而且大。又想道。這畫的怎樣大。人人身上的却又那樣小。或是男人中竟有這樣大的。心中猜疑不定。數了一數。二十四幅。看他慾火升騰。口乾面赤。牝

中如千百條蛆蟲亂拱。痲癢難當。淫水直淋。將一條紅褲一個襠都濕透。本要等童自大來家。且依樣做一齣。散散火氣。看看等到日暮。還不見來。只得叫丫頭拿酒來吃。本借杯中物。一解心內火。誰知這件黃湯。只能助火。不能散火。飲了半晌。將及起更。還不見他的影兒。把牙咬得格支支的響。恨道。這天殺的。遭瘟的。不知又往那裡肏攮黃湯去了。他只圖自己貪口腹。就不顧我的死活。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來。因叫葵心丫頭。到外邊打聽打聽。看你老爺回來沒有。葵心去了來。說道。老爺下午就回來了。在書房裡關着門。不知做甚麼呢。鐵氏聽了。心疑道。他每日回家就到上房來。今日在外邊做些甚事。也不點燈。叫兩個丫頭扶着。（扶着妙。不但是胖了難走。且又是黑影中也。）走將出來。看見書房窗子上燈光明亮。遂走到窗下。將舌尖輕輕舔開一個小洞。向內一張。只見童自大兩手扳着美郎的胯骨。正幹得好。抽抽扯扯。垂首看那出入之勢。那小廝又善於逢迎。

做出許多嬌態。口中哼個不住。將屁股朝上亂聳。鐵氏見了。那還忍得住。眞是須彌山紅了半邊。一腔忿怒直從脚底板衝將上來。高聲大罵道。沒廉恥的奴才。幹得好事。這一聲。如半空中一個霹靂。把一個童自大驚得一交跌在地。動擔(彈)不得。那小廝聽是奶奶的聲音。也嚇得魂飛魄散。不及穿褲。光着屁股走將出來。慌忙開門要跑。不想鐵氏也正來打門。撞個滿懷。將鐵氏跌了個仰巴叉。那小廝也一交撲在鐵氏身上。（這小廝竟是跌在綿花包上了。）爬起來好跑。那鐵氏幸得肉厚身肥。不曾跌重。又虧兩個丫頭扶住。所以不致跌傷。只把肥屁股蹾了一下。陰門震得有些微痛。那小廝見撞跌了主母。也顧不得性命。如飛的不知躲到何處去了。那鐵氏口中只是喊罵。兩個丫頭將他扶了回去。這童自大起初已是嚇得發昏。又聽見小廝撞倒了奶奶。越發着急。渾身亂抖。想道。這場禍事不小。萬萬不能饒恕了。把腰間鸞帶解下來。待要自縊。又捨不得這

萬貫家資。想了一會。道。罷罷罷。拚着身子與他打罵。大約也還未必就得傷命。醜媳婦免不得要見公婆。料道也躲不脫。上去憑他處治罷。戰戰兢兢。一步一怕。走到了房中。見鐵氏睡在床上叫疼喊痛。忙跪在床面前。用手替他撫摩。道。奶奶。我該死了。一時錯吃了這口屎。（這句話用在此處。恰當至極。）打罵由你。不要氣壞了身子。原來這鐵氏半日來慾火如焚。吃了幾杯酒。淫興愈熾。滿心等童自大回來瀉瀉火氣。聽見他在書房中。疑他是醉了躲懶。故此出來。有個就教之意。不想又看見了這一幅活春宮。這一腔火如何嚥得下去。雖然跌了一交。他渾身是肉。如何得痛。故意裝做着重的模樣。好等他來賠罪。自然盡力可洩這點慾火。有話明日再講。主意打算已定。有一隻黃鶯兒。描寫鐵氏的心事。道。

忽念子孫椿。（此三字新鮮。不意此物又得一雅號。）動淫心往就嘗。誰知他反偷奴臟。

情慌意忙。魂迷輿狂。蠻抽緊送騷模樣。惱人腸。裏王別戀。枉

自下高唐。

鐵氏見童自大跪在面前。他也不動聲色。只假做怒容。道。你原來瞞了我。同小廝幹得這樣事。你自己就說。該個甚麼罪。童自大忙分辯道。奶奶。你看錯了。我何嘗敢做甚麼壞事。我今日在宦哥家吃了幾塊冷西瓜。又呻(呷)了幾杯冷酒。回來小肚子疼得很。疼得我沒奈何了。叫小廝拿熱屁股替我熨熨肚子的。放着奶奶這樣香噴噴的好東西我不受用。反肯去鑽那臭屁股門子。當眞就到這個田地不成。呆人說巧話。愈覺其呆。妙甚趣甚。

鐵氏明知道他們是幹那事。也不認他的犯頭。故意冷笑道。你還說不呆。既然肚子疼。難道小廝的熱屁股熨得。我的熱小肚子倒熨不得的麼。那童自大以爲這一番進來。不知如何打罵。誰知反是一片好話。眞是夢想不到。得不的一聲便跳起。脫個精光。忙爬上床來。一面說道。我只道奶奶睡着了。不敢驚動。要知道奶奶還沒睡。我早來求奶奶替我

熨了。說着。鑽入被中。摸見鐵氏脫得上下一絲皆無。仰臥着。眞像濃濃一床大厚褥子鋪着一般。軟得好不動火。童自大便伏上身。一挺盡根。抽送起來。鐵氏假意道。我不見你的罪就夠了。你還想來做這事。童自大道。我的娘。我這樣分辯。你還疑我麼。我要哄你。把屌子就爛掉了。說着。將他兩條桶粗的肥腿。儘生平之力扛將起來。架在肩上。要圖得他的歡心免禍。咬着牙。瞪着眼。掙命似的竭力幹訖一度。童自大渾身汗流如水。力盡筋疲。下身來睡在枕上。張着嘴只是喘氣。（夫妻幹此事曰交歡。若皆似童自大如此。則苦之至矣。）那鐵氏遍身的火熱了這半日。得此一番狂弄。雖不能大暢其欲。覺得比先也洩去許多。便酥酥睡去。一覺醒來。已是半夜。餘興未已。看那童自大時。齁齁鼾睡。忙搖醒了他。問道。你此時的肚子疼好了些沒有。可還要熨熨。我這會的小肚子倒滾熱的呢。童自大每常在他跟前。稍有失意。非打即罵。今日這場大難。輕輕恕過。反討了溫存言語。眞是

感恩無地。死亦弗辭。明知他還要弄弄的意思。詭答道。隱隱的有些呢。你若不嫌絮煩。再替我熨熨更好。又掙起來。沒力扛起他的腿。只將肥臀墊得高高的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將出來。又做了一番。方纔睡到天明。二人起來。鐵氏本來滿腔醋氣。一則見他夜來慇懃。將功贖罪。二來還要他竭力報効。做那春宮中解數。（這一本春宮。竟是童自大護身符。）恐一時發將出來。不好收轉。只得捺住。但將美郎說他懶惰無用。交與媒人轉賣。童自大雖然心疼不捨。但自己免了大禍。已是徼天之幸了。可還敢護庇小廝。只得由他〈他〉賣去。這日。宦蕚來請他去說話。也沒有吃酒。老早回來。路上遇見擡着兩口棺材出殯。街上人指指搠搠。紛紛的笑罵。又聽不明白。不知是甚緣故。叫個家人童清去打聽明白了來回話。童自大先到了家。不多一會。童清也來了。說。方纔那棺材是阮大鋮老爺家的。小人去訪問。一個人說死的一個是他的愛妾。就是當年白佔去白家的

那女旦。一個是他的大兒子。都說是爲奸情死的。却問不出詳細。你道這死的是誰。原來是阮最。因患時疫。病倒在床。延醫吃藥。服了幾劑。毫無效驗。他便不肯再吃。終日昏臥。有時醒來。郟氏同丫頭沒一個在面前照看。天氣既熱。又是那心裡發燒。一時口渴起來。要杯茶吃。也沒人遞。害得一絲兩氣。叫得聲又不高。叫上幾十聲。總沒一個人答應。等得郟氏同丫頭過來。他怒道。我害着病。你們就〈就〉不着一個守着我。連要杯茶也沒有。都躲在那屋裡作甚麼。難道怕瘟病就過了你們麼。郟氏也不答不睬。次日仍復如是。阮最心中動疑。却也猜料不出。過了幾日。覺得身上略好些。隱隱聽得西屋有人聲嘻笑。又聽不明白。他掙了起來。走不得。拿過一根窗戶栓拄着。慢慢的挪出房來。見西屋門關着。悄悄到窗外。往裡一張。只見郟氏仰臥在一張醉翁椅上。愛奴赤着身子大弄。丫頭在後面推搡。阮最氣得昏了過去。一交跌倒在地。他三

人正做到處。忽聽得窗外一聲響。愛奴忙拔出。走到窗前。向外一張。原來是主人公睡在地下。嚇得心驚膽戰。向郟氏說了。郟氏也心中着忙。連忙穿了衣服出來。將阮最扶起。擡到屋裡床上。撅救了一會。纔醒轉來。怒說道。你們做得好事。等我好了起來替你算帳。郟氏也放下臉來。道。算甚麼帳。我不過是個死。還要拉兩個伴兒呢。我偷小子該死。那奸庶母的。同偷兒子淫婦。難道又饒得過麼。大家將就啞打些罷。不要自搬磚自磕脚。那時纔悔遲了呢。阮最聽了這話。聲也不嘖。只嘆了兩口氣。（郟氏私愛奴。若阮最不知。還報應得不爽快。使他親視而不敢言。才是眞報應。）從此病又反重。郟氏索性竟不過來。日夜都在西屋裡。只叫丫頭在這邊照看他。阮最也無法奈何他。惟有暗恨而已。又睡了月餘。纔下得床來。他秉氣原弱。又病了這兩場。害得懨懨一息。此時八月中旬。餘暑未消。他睡得昏頭昏腦。只得掙將起來。扶拐而行。過了兩日。覺得頭目略清爽了些。身子還飄飄的。偶然心中想念

嬌嬌。一來久疏濶了。二來鄭氏的事。這一口暗氣在心。無人可說。要想去告訴他。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他那裡看看。這一去。正是。

並非去看舊相知。　却是來尋催命鬼。

那嬌嬌每常阮大鋮父子三人日夜供他一人之樂。猶未愜意。這一次阮大鋮往京裡去了。許久未回。阮優又隨去了。阮最又病倒。他這一個奇騷極淫的陰戶。空閒了許多日子。十數年來從沒有的缺典。眞捱一夜似三秋。度五更如兩憂。這一日心有所思。其實難忍。竟有些要死的樣子。走到房門口來。癡癡的望。望了一會。不見人影。心中猶如火熾一般。十分難耐。正將一隻手縮在衣內。將門前後戶不住摳挖。口中咨嗟嘆息。忽然見阮最走了來。如從天上降下一位救命王來了。（不是救命王。却是送命王。）忙伸出手來。兩手捧住。（捧字奇。不知如何捧法。）同到房內。叫賽紅在外邊看着。忙拴上房門。把阮最摟在懷中。（男女鍾情。兩相恩愛。皆男抱女於懷。此反是嬌嬌摟住阮最。乃淫之極。非情之深也。此等處皆要留心看出。方見作者之妙。）坐在

床沿上。說了無限相思的話。一會兒含含他的腮。咬咬他的頸。又吐舌到他口中。互相吮咂。一會臉兒廝偎。口兒相接。忍不得了。便伸手到他褲襠中去捏捏陽物。眞是但不知那些兒纔爲好。把一個無恥的騷浪淫婦。寫入到骨髓。做盡嬌模嬌樣。不負名叫嬌嬌。騷態百出。意思要替他起起病。自己也要醫醫病。四百四病中。倒不知這一種騷病如何醫。阮最鑒貌辨色。見他騷得可憐。那一種淫浪之態。又令人可愛。自己也因病久。虛火甚熾。陽物也就鐵硬。二人脫光上床。幹了一次。阮最伏在他肚皮上喘息了一會。將鄭氏愛奴的事告訴了他。嬌嬌道。事已至此。你也不消氣惱。你又身子不好。只做不知不見就罷了。你想。我同你這樣厚。你爹不知道也就罷了。我同你爹不過是個名色。一心一意倒同你是夫妻一般。你再要不然。竟把你娘子撇開。任他去罷。有我和你相守着。可不好麼。雖是边(勸)阮最。却全是利己的心腸。妙甚。阮最道。你說的是。我此後把這淫婦當死了的罷了。孰不知你竟先淫婦死了。足見世間事焉能預料。兩人雖說着話。陽物未曾拔出。嬌

嬙興致正濃。那顧他的死活。又見他陽物還硬着。用兩足勾住他兩條腿。兩手扳住他屁股不放。自己陰戶不住疊着往上就。阮最病弱了的人。先那一下。業已頭腦轟轟的響。眼睛內金蒼蠅亂飛。但陽物虛火把住了。還十分脹硬。又見他這個騷極了的樣子。心裡過不去。只得又掙着命同弄。阮最喘噓噓。雖費盡了力氣。嬙嬙只覺他的勁小。將他兩股用力往下搬。自己的屁股不住往上迎。口裡連聲叫道。好親親。好心肝。你下狠些。又弄了好一大會。嬙嬙方滿心快暢。正在得意之時。覺得阮最的陽物在陰中跳個不住。知他是又洩了。只見他身子平伏了下來。垂着頭。閉着眼。動也不動。嬙嬙急看他時。已脫陽死了。（病人雖然醫好。把個醫生倒死了。眞可笑。昔日曾有四句道。隱婆生子收生處。醫士醫人死病家。更有一般堪笑處。捕官被盜叫爺爺。不意應在他兩人。）吃這一驚非小。忙把他推下身來。摸摸口中。一絲氣也沒有。此時他的陽物雖軟。渾身倒都硬了起來。（趣語。要知渾身硬不如此物硬。）自知陰中他洩的陽精淌了大灘。嚇得沒法了。左思右想。無計可

施。只得穿上衣服。滴了幾點淚。拿了條汗巾。拴在欄杆上。將頭套入。可是先說的。我和你相守着。可不好麼。此時却遂了心了。有四句打油說道。

淫亂還須有肺肝。　緣何苦苦只偷奸。

今看懸索悲啼際。　應悔多貪一晌歡。

過了許久。賽紅在外觀風。今後此差免矣。等了半日。總不見動靜。疑是他二人弄乏了睡着。恐有人來撞見。走來推門。要叫他們。門是揷着的。推不開。叫了幾聲。也不見答應。走向窗洞中一張。見嬌嬌吊在床欄杆上。慌得跑了出來。喊聲救人。那阮大鋮的正妻毛氏聽見。問他叫甚麼。丫頭道。我姨娘上吊呢。毛氏暗暗歡喜。你道何故。這毛氏少時生有幾分俏麗。在家做女兒時就毛手毛脚的。不待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竟自己暗嫁了他的表兄韓繼壽。他父母也有些知覺。恐醜聲敗露。意思也就要將他二人配合。不想韓繼壽得個怔忡病死了。沒有把破女兒留在家一世

的。後來恰遇阮家來求親。就嫁了與阮大鋮。成親之夕。阮大鋮知他這件鮮品是被人嘗過新的了。要退他回去。毛氏再三跪着哀求。乞存臉面。只求占這一個正室的虛名。要娶妾置婢。悉聽尊意。不敢稍忤。阮大鋮因岳家也是科甲世族。（此等人家偏多生此等子女。不知何故。請他父母將胸中一摸便知。）送回去彼此無光。又圖他賠的粧奩豐富。也便留下。先也是把他虛設着的。總不沾身。後來尋了幾個妾婢。顏色皆不如他。想起他做女兒便會自己嫁人。定有一種風騷可取。又從新同他親熱起來。不意他騷淫得十分有趣。枕蓆之間。那一種極淫浪的妓女。也沒有他這一段騷致。阮大鋮素有騷淫之性。今遇騷淫之人。棄其貞而取其騷。頗自相得。十數年來。只他生了阮最阮優兩個。別的婢妾皆無所出。後因得了嬌嬌。不但美過於他。且年又少艾。騷淫更勝。此時毛氏也四十多歲。騷淫雖勝當日。無奈面孔減了許多丰韻。就把他打在贅字號聽提去了。毛氏雖不敢明明吃醋。這隱

恨在心十有餘年。今聽得他自己上吊。巴不得死了。眞是。

拔去眼前釘。　挑却肉中刺。

猶恐去快了又救活轉來。誅心之言。故意慢條斯理。遲了一會。纔叫人下邊去叫僕婦們上來。毛氏這是決西江之水救涸轍之鮒。一個派頭。進房去解救。寫盡妒婦心腸。許多工夫。只算得去解放。却非是解救。衆婦女到了那裡。見門拴着。打開窗戶進去。見床上精赤條條還有一個。仔細看時。原來是大相公。忙去報知奶奶。毛氏正在那裡私心竊喜。想嬌嬌這一死了。阮大鋮必定還來同他尋舊好。用手摸着陰戶。笑道。你熬淡了多年。將來又要開葷。有肉吃了呢。忽聽見兒子也死了。一面哭着。可謂先笑後唬(號)咷。如飛的走來一看。見兒子精光着死在床上。褥子上許多遺精。就知他是把兒子弄死了。然後急上吊。撫屍痛哭。郟氏知道了。也乾嚎着跑了來。有聲無淚曰嚎。寫淫婦心腸。是個淫婦妙筆。此時一家婦女都到。此一句插入。妙甚。後賽紅說他二人妙事。故知之者衆也。大家動手替阮最穿了衣服。嬌嬌已解下來了(久)矣斷氣身亡。郟氏假

哭着丈夫。還伸手到嬌嬌褲襠中。把陰門擰幾下。以忬向來之恨。趣甚。向來二字妙極。郏氏非恨其此時弄死丈夫。恨其向來占去丈夫此物耳。毛氏把賽紅細細拷問。賽紅把嬌嬌同他弟兄兩個怎樣通奸。起先是母女吃醋。後是兄弟爭鋒。怎樣和好了。一個弄前一個弄後。又怎樣背着。把歷來他三人所作的妙技。都詳細說了出來。衆婦女聽得無不掩耳唾笑。毛氏纔知〈知〉他二人是久交。今日做了同生同死的厚友。又聽見連小兒子也有奸情。恐阮大鋮回來。倒難爲阮優。再三囑咐衆人隱瞞。連這兩個都說是瘟病死的。這丫頭留着到底恐有洩露。忙忙叫人領去賣了。放了數日。阮大鋮在京。值魏璫事壞。父子抱頭鼠竄。星夜逃回。又見愛妾長子雙亡。嚇了一跳。因在有事之秋。自己身家性命還不知如何。也顧不得查問他二人如何死的。只大哭了一場。也不開喪出弔。救(就)叫人擡出去埋葬了。倒是阮優哭得傷心。也不敢明哭嬌嬌。借哥哥的屍靈。哭心上的人。聽見花氏告訴

他說嬌嬌是吊死的。越發傷心。一日兩三場哭。飲日（食）不思。眼也哭腫了。喉也哭啞了。別人看他。好個愛長兄的悌弟。那知他是個想庶母的孝兒。毛氏雖叫人瞞。家中僕婦人嘴衆多。三人口闊一尺。如何瞞得住。早已哄傳里巷。剛剛只瞞得阮大鋮一人不知。所以出棺這一日。街上人指撅（搠）笑罵。就是這個緣故。童自大叫家人去問。人如何好詳細相告。只說奸情而已。童自大聽了。也不在意。恐鐵氏昨晚之事未能盡釋。忙忙走到上房。鐵氏道。你今日往那裡去的。來得這樣甚早。童自大討好道。宦哥打發人來請說話。我往他家去的。因心裡掛着奶奶。酒飯都沒有吃。就趕忙回來了。鐵氏因想起昨日的春宮圖。取出來向他道。這東西是那裡的呢。童自大一見。嚇得（面）容失色。答應不出。掙了一會。道。這是大舅姆娘家火大哥的家譜。我借來看的。天地間有此等家譜。令人可笑。鐵氏笑着道。不要胡說了。他家二十四代都是做這事的麼。鐵氏呆矣。因爲做這事。才得流二十四代。

若沒這事。一傳而絕矣。況他家也是教門。你看這男女的那上頭都畫着有毛。如何瞞得我。眞是老見家。我不怪你。只問你那裡得來的這樣好東西。不拿來我看。放在外邊做甚麼。童自大見他毫無怒色。做(放)了膽。順他口氣答道。是我在一個鋪子裡看見畫的有些趣。借了來。要送與你看。恐怕你惱。故不敢拿進來。鐵氏將一張三四寸濶的蟠桃口咧到耳根傍。笑道。你眞是個呆子。這樣稀奇的好東西。我看了爲甚麼發惱。但恐那鋪子裡來要。怎麼處。他不知可肯賣。要賣。買了他的也罷了。童自大道。我是扯謊哄你。怕你嗔說拿銀子買這東西。我是買了來的。你若愛。只管長遠留着。鐵氏喜道。這却好。我想你怎麼越發呆了。拿銀子買這樣好寶貝。我怎肯嗔你。不強似當日買〈麼〉監生麼。你想想。這東西有多少用。你買了那一張監生的紙來。放了這幾年。可有一點用處麼。他坐在涼床上。叫童自大坐在他懷中。叫童自大坐在他懷中。妙。他身子胖大。若坐在童自大懷中。不但童自大禁不得。且如一堵照壁遮住。看不見矣。此等細處。非心細如髮。

如何看出。將春宮放在桌上。二人細細同看。指指點點。說其中妙處。那鐵氏看得勃然興動。放細了喉嚨。做嬌聲問道。東施後身。你得了這書。此而謂之曰書。是個蠢婆娘說話。也曾同人做過這個樣子麼。童自大道。我除你之外。婦女們連看還不敢看他一眼。就滿心要試。叫我同誰去做。鐵氏將他脖子咬了一下。騷極。笑道。難道定要同別人試。我不是婦人。就做不得的不成。鐵氏是讀過毛遂傳。童自大此時坐在他腿上。如靠了一個大厚椅背墊了一個錦(綿)軟坐褥。已經興發。又見他乜斜着雙眼。溫溫柔柔。每常見那凶暴之氣。一點俱無。不意一本春宮。不但能使鐵氏變化氣質。而且能陶養他性情。從不曾經此光景。遂道。怕你不肯。我巴不得呢。趁此時就試試罷。就替他寬衣解帶。鐵氏並不推阻。由他脫下。童自大也自脫了。拉下床虎丘蓆。鋪在地板上。兩人坐下。童自大把那春宮本頭一張翻開。問鐵氏道。就照這一張做罷。他點頭依允。再一看時。是一個順水推舟之勢。婦人仰臥。兩足大蹺。男子竭力前聳。童自大扶着鐵

氏睡倒。他竟一見便悟。就蹺起腿來。牝戶大張。紅鈎赤露。他回子家女人。陰毛是常常要拔淨了的。他牝戶上並無一毛。光滑滑。鼓蓬蓬。如發酵催粧的大饅頭一般。有幾句俗語贊他這個物件道。

一雙豎眼。竟與世人相似。只有眼而無珠。一張直嘴。却與衆人不同。但有嘴而無舌。紫〈紫〉威威一個心子。像没牙口含着一個葡萄。紅通通兩片肥皮。似痘風眼生了兩塊努肉。揸開時。如饞人張口等佳饌。合攏後。像餓漢閉嘴吞冷氣。人人知道是件利害東西。個個都當稀奇寶貝。

鐵氏他面貌雖醜。這件肥牝戶却令人十分可愛。童自大見了。麈柄突然而興。心中愛極了。拿手攥了攥那個肥物。一手還攥不過來。然後對了陰門。一插無餘。是因纔看春宮時已濕透了。且童具小而鐵孔大。故此順溜。童自大抽起來。不多一會。那鐵氏腿粗肉重。不能常蹺。要放在

他的肩上。童自大肩膀昨晚被他兩足壓了半夜。幾乎骨拆。此時如何還禁得起。又不敢違拗。只得假說道。既要學樣子。須要依他。纔做得有趣。畫上兩條腿是蹺着的。你若放在肩上。就不像了。做來也沒興頭。鐵氏道。我的腿蹺得酸疼。怎麼處。童自大想了想。道。你既然蹺不得。叫丫頭來替你扶着罷。鐵氏不肯。道。青眉白眼。叫兩個丫頭看着。是個甚麼樣子。童自大着急道。不然不做這個樣子。樣子再換一個別的罷。鐵氏正在興頭上。又懶得起來。急得沒法了。只得道。也罷。你叫了丫頭來罷。童自大便叫葵心蓮瓣。誰知那丫頭相貌雖醜。淫心一般。見主人主母白日交鋒。正躲在窗外偷看。聽見叫他。走到跟前。童自大叫他二人坐在兩傍。每人將鐵氏一隻腿扛在脖子上。然後大張旗鼓。直攮紅心。兩個丫頭見主人公同主母的兩件東西合而爲一。但每常的水手篙子是向水中穿。主人公是將篙子在船腹中穿。像是把舟穿漏了。推得那

舟中之水。順着舵眼不住長流。連篙攢都揷不住。幾乎滑了出來。儘力推了一會。水手力也乏了。篙子頭也使軟了。方纔歇手。就以順水推舟四字寫此一段淫事。趣甚。兩個丫頭看得他那牝中流出的水。比奶奶穿出來的還多。每人屁股底下。不但衣褲。連蓆子也濕了一大塊。見船穿到了岸了。放下了腿。忙忙走出。每人喝了一大碗涼水。那臉上的紅。心內熱。還不曾澆了下去。童自大與鐵氏也不穿褲。只披了上衣。吃了戰飯。飲了幾杯助興的酒。到床上又演第二齣去了。他二人上床。脫了衣。鐵氏怕他躲懶。向他道。我們不必挨次去做。隨手揭出一張就照着樣兒。定要做得入神。我做得不像。罰我一兩銀子做東道請你。你做得不用力。罰銀一兩請我。童自大道。我可敢不依你。只是你做得不像又不肯罰。我敢把你怎麼的。鐵氏道。說過的話。我若如此失信。你後來還肯聽服我麼。童自大道。既這樣說。你就自己去揭。省得我揭了出來。又說是我揀的。叫你疑惑。鐵氏

笑道。你這話說得也有理。就伸手揭開一張。看時是個倒澆蠟燭的勢子。男子仰臥。婦人騎在上邊動作。童自大道。奶奶。這張來不得。我那裡馱得動你。鐵氏道。你頭一張就躲滑。後來還想我依你麼。童自大聽了這話。怕他動怒。只得仰睡着。鐵氏也跨了上去。就套上坐下。兩手拄定。蹾了幾蹾。他身子沈重。不由得氣喘嘘嘘。便伏了下來。壓在身上。童自大忙叫道。奶奶。來不得。看壓斷我的腸子。你再壓壓。我就一塊豆腐乾兒了。鐵氏笑道。原說要做得像。就壓扁了。也顧你不得。童自大忙忙將兩手用力托住了他的胸脯。鐵氏又蹾了幾蹾。自己也甚覺費力。方纔下來。童自大喘了好一會。纔說得出話來。道。夠了我的了。吃了這一個大苦。我看你揭出別的來。依我不依。鐵氏也歇了有一盞茶時。喘息已定。又揭了一張。二人齊看。是一個婦人伏在枕上。屁股蹶着。男子在背上。厥物頂入肛門。婦人在下。一手揉着花心。是一幅後庭花的故事。鐵

氏看見。方要另揭。童自大按住。道。你方纔自己說得牙清口白。不許撒賴。如何換得。鐵氏道。這一張原不算的。童自大道。既是不算的。起先何不早說。你又是看過的。這會兒揭了出來。如何換得。童自大生平來昨晚纔初嘗美郎的這種妙趣。忽被驚散。未得快暢。今日巧巧的揭着這一張。正要盡一盡昨晚未盡之興。那裡肯依他換。又見鐵氏和顏悅色。咧着一張大嘴只是笑。他便撒嬌撒癡。倒在他懷中滾。道。（一個滾字。寫得呆人活跳。）你自己的令。如何賴得。不拘怎樣。給我嘗嘗纔罷。你方纔幾乎壓死了我。你怎不換。纏了許多時候。鐵氏也因自己說的話悔不得。沒奈何。問他道。這件事從沒有做過。不知疼不疼。你昨晚與美郎弄事。必定知道。童自大道。我熨肚子的。何嘗弄屁股來。你只是寃賴我。鐵氏道。你少要說鬼話。我看得很明白。你同他弄的。如今人也賣了。我又不惱。你說與我好做商量。童自大聽得此話。量出眞情。遂答道。我起先原是熨肚子來。

後來那東西不知不覺就自己鑽了進去。連我也不知道。鐵氏道。不要胡說。我見他蹶着屁股。往上一迎一送的。嘴裡哼唧唧。難道這裡頭也快活不成。童自大道。必定是快活有趣。若是疼。他怎麼裝出那個模樣來。鐵氏道。你一起手弄時。他可曾說疼呢。童自大道。我唾沫也不曾用一些。只輕輕一聳。就進去了。他也沒有說疼。並不見他做聲。鐵氏道。要是這樣說。這事也還做得。你多多的用些唾沫搽搽屎子。再放些在屁股眼內。須要慢慢的。不許冒失。童自大聽說。喜歡得一骨碌爬起。忙道。我知道。不勞你吩咐。包管你一些也不疼。我難道就呆到這樣地位。連屁股都不會弄麼。鐵氏也想試試這件妙事。就學畫圖。伏在枕頭上。高聳着肥臀。童自大把龜頭搽了許多的唾沫。又將他糞門上也抹了些。然後捏住陽物。對準肛門。往裡一頂。突的一聲。就將進去了一個頭子。又兩三抵。已全身皆入。童自大滿心歡喜。說道。你怕我不在行呢。你摸

摸。這不全弄進去了。你道鐵氏是個未經弄過的後庭。如何這等容易。因他股大溝深。腸肥油厚。不知不覺便弄了進去。也只算得一半。那一半被臀肉隔住。所以不覺得艱難。童自大雖然弄了進去。尚恐他疼。還不敢十分動作。鐵氏先也覺膽怯。只當不知如何痛苦。以爲這個去處原是天生與人出糞的孔竅。並非納腎的東西。那知如今的小夥子們拿他做了納腎的正門。反做了出糞的餘洞。鐵氏見弄了入去。並不覺其痛楚。只微微有些脹意。用手一摸。已進了大半。想着美郎那種光景。必然還有妙處。向童自大道。你動動看。童自大便抽抽扯扯弄了一會。扯出許多丫油。甚是滑溜。鐵氏覺得裡面酸酸的。有些佳境。回顧童自大道。你再快些重些。童自大知他已安。遂兩手扳住胯骨。用力抽扯。口中哼哼的道。好肥東西。我吃了一輩子肥肝板腸。也沒有這樣的好滋味。一陣亂搗。搗得那鐵氏酸癢難當。哼個不住。把肥股一拱一拱的往

上迎送。童自大見他已得樂趣。自首至尾。加力扯拽了數百。那丫油滴了一褥子。鐵氏哼成了一塊。後庭中爽利不消說。牝戶中也一陣痲癢起來。陰精溢出。覺比每常交媾還更有趣。不由的伸了手去揉着花心。不期然而然。做得與畫中十分相似。童自大情興如火。怡然感之。一洩自注。扳開肥股。盡抵至根。樂不可言。鐵氏亦舉股承受其精。盤桓了半日半夜。（好精神。）皆身體困倦。拭抹乾淨。共枕而臥。一覺醒來。童自大初嘗珍味。覺得異常肥美。意思還想要領教領教。摸着他的後庭。說道。奶奶。我這一回越發在行了。你給我弄弄。鐵氏道。這不過是偶然做做。若只管走起旱路來。把我這條河道壅塞了不成。童自大道。奶奶。我有句話。你不要惱。鐵氏道。我不惱。你有話只管說。童自大道。不瞞你說。你身子胖大。底下的那件寶貝雖是肥得出奇。只是又深又厚。又寬又大。我的這件東西有限。弄進去。摸不着一個邊岸。就像小孩子走到一個大城

門裡站着。那裡見個影兒。蠢才譬得過大太小。幸爾鐵氏不怒。若謂如和尚站在關中則可矣。就是你容易也不得爽利。倒是這後門裡緊揪揪。弄得你也好。我也好。兩好並一好。可不好麽。鐵氏聽了。想他這話倒也眞。故意道。你說雖然有理。若只弄後邊。前頭就棄了。叫他長遠把齋不成。童自大〈道〉想了一會。笑道。我有個妙法兒。包你都不脫空。鐵氏道。是甚麽妙法。童自大道。你此時且同我弄了着。我到晚上來同你試法。鐵氏道。你哄我要弄罷了。那裡有甚麽妙法兒。難道你又生出個屌了來不成。童自大道。我可敢哄你。若不如意。也罰我一兩東道。說着。就扳過鐵氏的屁股來。鐵氏此時也正有些餘興未息。就將屁股拱在他懷中。那後門內還有餘瀝。童自大也不用唾。就勢一頂而入。兩人又翻騰了一塲方罷。次日。童自大起來。想道。我看奶奶的那件東西實在有些怕人子。靠着我這個匪物。想圖他歡喜。是再沒用的。我常看見那角先生。得一個大大的來送他取樂。纔可以換

得他的後庭。但不知在那裡賣。吃罷早飯。走了出來。問那家人童祿道。你可知道賣角先生的鋪子在那裡。童祿道。郭先生的鋪子倒知道。他教着二三十個學生。就在這大街口上。我家的當鋪隔壁。應前童自大說先生教學生詩處。細。倒沒有聽見他賣不賣。家裡又沒有小相公。老爺要買他教學麼。就是教學。雇他也罷了。又買他做甚麼。童自大笑道。蠢才。我問你的是那牛角做的角先生。好好的。問那郭先生做甚麼。童祿道。哦。那個麼。在承恩寺斜對過魆黑的那一條廊底下有幾十家賣他。老爺到那裡要幾擔也有。老爺要買得多。小的跟了去挑。也饒他幾個來頑頑。童自大聽了。又好氣又好笑。罵道。蠢才。屄養的。主人亦未見其乖。那東西要幾擔做甚麼。想留着傳代麼。他袖了個銀包。也不帶人。自己步到廊下。走入時。香氣竄腦。到一家鋪內。見擺列着無數。童自大揀了一個比他陽物粗長些的。那開鋪的道。尊駕買了作何用。童自大不好說買了送他夫人。扯謊道。要

同人頑戲做酒杯。要知這件東西是件冷貨。做他的多。買他的少。不過是發賣與過路客人。見他說買了吃酒。巴不得總成他多買幾個。說道。要嫖婊子頑耍。一個就罷了。既是要做罰酒杯了。大大小小多買幾個纔有趣。將一個項大的拿過來。道。這個原做了是吃酒頑耍的。婦人中那裡用得〔這〕樣大物。又取過一個至小的。道。這留給量窄的人吃。童自大想道。據我看起來。這個大的或者竟用得呢。若買了這個二號的去。要不中用。豈不白走一回。索性都買了去罷。問道。你這三件要幾個錢。（眞是財主口角。錢這樣貴重。）那人聽他問這話。心中忖道。原來是個大利巴。（江南土話。謂人不在行曰利巴。）我且烹他一烹。便道。買這樣東西是論不得價的。只在尊意。若遇了出手的大老官。甚麼十兩五兩。萬不然照本錢二兩銀子是一分少不得的了。童自大從不曾買過。不知價值。又不好爭講。他平素極吝。此時竟慷慨起來。說道。銀子便依你二兩。有甚麼好春方。送我些做搭頭。那

人這三個先生値不過三五錢銀子。因見他是外行。故拿大價哄他。誰知他一口就依了。滿心暗喜。說道。旣承照顧。只是難爲了小鋪些。就取過一根白綾帶子。有五六寸長。中一段裝着藥。說道。行房時將這帶子束在根下。比每常分外堅久粗硬。一根可用五七次。尊駕若試驗果好。下次還求照顧。拿一張綿紙。同那角先生包在一處。童自大打開銀包。稱了二兩足紋給他。（竟不是送魏如豹那一種銀子了。）拿了回來收着。晚間聽用。那鐵氏素常與童自大交媾。也覺得他的物件放在內中如太倉一粟。（較小孩子在（站）在城門洞裡更不堪。）沒有甚趣。只因慾火攻來。沒奈何。叫他殺火。間或也乏。這是他情急了。雖不能暢其慾心。到底有個男子在肚子上爬爬動動。興之所至。也就乏了。這個只弄得他自己乏。並非是童自大本事弄丟了的。昨晚嘗着這後庭中滋味。悔道。早知這穴道中有這樣樂處。何不棄前而取後。況且後邊得了樂趣。前面也有許多妙景。攻其一而兩得其樂。何樂

不爲。又聽見童自大說兩不脫空的話。猜測不出。料他又未必是說謊。滿心巴到天晚等他來如何試法。只不見黑。急得如熱鏊子上螞蟻相似。走投沒路。等到日落。忙忙同童自大吃了晚飯。又飲了幾杯助興的酒。然後上床脫衣。童自大將白綾帶子束在陽物根下。把三個先生放在枕邊。鐵氏道。你說兩不脫空。是怎麽樣的。要是說謊。罰出銀子來與我。童自大笑嘻嘻。將那個頭號角先生拿出來。在眼中一晃。道。你看看這件寶貝。就藏在背後。鐵氏只見眼前一亮。不曾看明。笑道。是甚麽寶貝。怎與我看看又藏起來。童自大遞與他。道。是這麽一根降魔杵。我請了這個先生到你肥館來坐坐。何如。鐵氏認不得是甚麽東西。只見光亮亮的。有一個西江月贊他的形狀。

腹肉(内)空空無物。頭間禿禿無巾。遍身華美亮錚錚。腰較富翁還硬。　一個光頭釋子。假名冒做先生。端詳注目看

分明。可喜粗長且勁。

鐵氏接過來一看。原來是一個八寸餘長。鍾口粗細的陽物。上面還有些浪裡梅花。他心中又喜又怕。笑成一堆。道。這樣棒槌大的東西。只怕放不進去。童自大道。還有一個副先生。一個學長呢。先拿了試試看。又將那兩個取過來遞與鐵氏。鐵氏看時。一個有五寸來長。一圍稍大。一個長只三寸。也不堪(甚)粗。問道。這樣好東西。你那裡得了這幾個。童自大道。是我特買來送你的。做謝禮的。補報你昨日屁股的情。鐵氏笑道。你竟比當日在行了好些。這樣好東西就會自己去買了。像這等好物件。就多破費些銀錢也不枉。自拿着那個小的。道。這個太小。只好送黃花女兒。我這裡頭只好在傍邊做楔子。正經處用他不着。這個大的又太大些。不是兒戲的。這二號的比你的粗大些。且拿他試試着。童自大坐在傍邊。把他腿抱起一隻。將那第二號的物件往陰門裡一塞。略

重了些。竟像個老鼠見了洞。一鑽就不見了。竟全身塞了進去。那鐵氏倘自不覺。問道。你說試。怎又不放進去。童自大笑道。你摸摸看。全身鑽進去了。鐵氏伸手來摸。果然都在內中。笑着說道。這樣看起來。那個大的恐怕也還用得。你也試他一試。童自大伸了指頭在他牝中。把那沒用的副先生拉了出來。把那項號的拿將過來。鐵氏道。這個大的利害。比不得先那一個。你須慢慢的來。童自大也不敢冒失。將那大光腦袋在牝戶門口挸了幾挸。有些濕了。方往裡一送。唧的一下。進有二寸。鐵氏每常與童自大弄時。弄了半月(日)還不知進去不曾。此時被這件粗物。覺得陰門撐得有些脹意。囑道。有些意思。你慢慢的送。童自大拿着巨物一進一出。不多幾送。也就一絲不剩。童自大見了。暗暗的吐舌。道。這樣個大物件。還輕輕巧巧送了入去。可憐我這個匪物。每常不知分量。還想討他個歡喜。豈不是癡。此時鐵氏這一件寬兮綽兮的肥物。

可也被那先生塞了個毫無罅隙。鐵氏甚覺有趣。一面笑着。一面用手指着牝戶。道。這先生雖然魁偉壯大。渾身又華麗光鮮。這先生在今日必定大行。只是死板得很。一些活動氣兒也沒有。怎麼樣處。童自大道。等我同你把後面的筍安上了再講。鐵氏正要看他如何作用。聽說。急忙爬起來。要蹶着屁股與他弄。不想一翻身。突的一聲。那先生見東家略動動身。他就逃出館來。這怪不得先生。東家先說他死板來。鐵氏道。這怎麼處。就了你。這個又掉了出來。就了他。你又弄不得。如何纔得兩不脫空。童自大〔道。〕不是這個弄法。你還仰睡着。須憑我擺佈。方纔如意。鐵氏忙應道。任你怎麼樣。我都依你。童自大叫他仰臥了頭。睡得平平的。把枕頭取下來。將屁股墊得老高。恐他腰下空着。拿來被替他塞好。鐵氏道。要這麼高做甚麼。童自大道。奶奶。你身子胖。屁股溝子深得很。我的東西只弄得一半進去。你我都不自在。這樣一墊高了。把兩條腿揸得開開的。屁股溝子淺了好些。

便不礙事。方弄得盡根。鐵氏也就依他。將兩腿大揸着。道。我的腿長蹺不得。怎麼處。童自大道。還是叫丫頭來扛着罷。鐵氏點了點頭。童自大叫兩個丫頭來。說道。你都脫光了上來。穿着衣服礙事。那丫頭不敢不脫。脫了上身衣服。纔要上床。童自大叫連褲子都脫去了。他醜自醜。到底是女孩家。有些子作難。鐵氏望了一眼。道。唔。你不理麼。兩個丫頭嚇得打了個冷戰。慌忙脫下。紅着臉微笑。一隻手遮着牝戶。精光着上得床來。童自大叫他還像昨日將奶奶的腿每人挖(抱)了一條。大大的分開。因墊得高了。那肥股竟是仰着朝上。溝都平了。毫無阻礙。童自大滿心歡喜。將脚帶兩條接了一條。把那角先生根下拴了個結實。繫在腰間。笑對鐵氏道。你昨日笑話我還長得出一個屌子來。這不又長出一個來了。鐵氏見他上下兩個硬邦邦的東西。喜歡的笑得眼睛只剩一條細縫。是個胖人的臉。童自大方要動手。見兩個丫頭光着身子。雖然面目不

佳。也還白白淨淨的皮肉。小小的奶兒。圓圓的肚兒。還有那一條細細的縫兒。也甚動人。那童自大看上呆興來。忽然哈哈的呆笑起來。道。你兩個沾沾奶奶的福。也不要脫空。一手拿起那個五寸來長的角先生。把葵心一下按倒。將他的腿搧開一隻。吐上一口唾。搽在他陰門上。狠狠往裡一塞。竟自塞了個頭子進去。塞得那丫頭哎喲連聲。又被他使蠻。兩三下塞個盡根。那丫頭雖有二十多歲。因家主婆利害。不曾吃過野(野)食。被他這樣幾下。塞得痛苦難禁。幸得年紀大了。雖然受得住。還疼得兩淚汪汪。（這眞是惡取笑。）童自大笑着拉他起來。道。憑他在裡頭。不許掉出。你穩穩的坐住。將他夾緊。要是掉了出來。我叫奶奶打你五十鞭。那丫頭雖則怯疼。料比奶奶打的還好捱些。也就依他坐住。猶恐掉了出來。動也不敢動一動。童自大又拿起那個小的。對着那蓮瓣道。也來試驗試驗。那丫頭不肯。童自大發威來。道。小騷奴。好意給你嘗嘗新。你倒

做出這樣個浪兒來。那丫頭只得將腿蹺起。他對眞也是一塞。一來這丫頭也十七八歲了。二來那先生渺乎小爾。並不覺其煩難。便塞了入去。也叫他照樣坐緊。（角先生。婦人或有用之者。若處女以之破身。大約自此二婢始。）再看鐵氏時。牝戶大張。將有一掌。那兩邊的肥肉因騷極了。就像劃開鼻子馬一般。吸呼吸呼的亂動。（妙想奇譬。）他將腰中那先生送入鐵氏牝中。有四句口號道。

非緣設帳請先生。　只爲夫人物可驚。
今日相延肥館內。　西賓便可喚卿卿。（先生大得便宜。）

他自己的厥物頂進後庭之內。童自大笑向鐵氏道。看這個樣子。我想起一副對子來。鐵氏發急道。忙忙的且說甚麼對子。難道當眞是先生坐館麼。童自大道。我聽見人念後門口的對子。道是。前門增百福。後戶納千祥。我改幾個字。今日就合着你了。這是前門撐巨物。後戶插纖陽。可好不好。說着大笑。抽動起來時。那鐵氏等了許久。又見他同兩個丫

頭做作這一會了。正騷興大發。見他兩件物事一齊進內。只覺其樂。欣欣得意。弄夠多時。那陰中之水。肛內之油。兩處齊流。將白綾帶的藥性泡發。那陽物脹得分外粗大。其熱如火。鐵氏前門中塞得脹滿。已美不可言。後門又滾熱的這件硬物出出進進。樂得他聲喚都叫不出來。童自大見他這妙景。又得藥性助着。也分外用力。乒乒乓乓。弄得那響聲如數十條鰍行泥淖中相似。鐵氏口中只嗳呀嗳呀響。別無他語。兩個丫頭起初也覺得裡面塞緊。又疼又脹。悶得慌。甚不好過。到此時見了這番光景。那小肚子裡竟熱烘烘。一陣一陣的流出水來。却並不知疼。只覺其癢。也就不知不覺起起坐坐。扭扭晃晃。那先生在裡邊雖不能十分活動。也覺得在內中挨皮擦內。竟甚是有趣。他二人亂扭亂蹾。那鐵氏的腿是他兩人抱着。他的身子動。那主母的腿自然是要動的了。他二人把屁股往上一擡。那鐵氏的身子往上一迎。他二人向下一坐。

主母之臂也往下一落。他二人扭。主母的身子也扭。他二人晃晃。主母的身子也晃晃。那鐵氏已經樂極。又得這兩個幫襯着。他兩個非幫閒。乃是幫忙。眞是說不出來的妙處。他二人原是幫襯自〈自〉己的。不想無意中倒幫襯了主母。做了一對大功臣。有一調黃鶯兒道他幾人的樂處。

前後一齊攻。腿高擡。興致濃。肥軀竭力相迎送。童陽力舂。鐵陰快鬆。牝津股液如泉湧。喜融融。丫頭起坐。樂亦在其中。

這一番舉動眞是驚人。自點燈上床。直到二鼓。方纔歇手。童自大與鐵氏之樂自不必言。這兩個丫頭雖不曾嘗金莖玉露。如自幼吃胎齋的人。忽然嘗着了些葷味。也覺可口。他二人將牝中之物也不繳還主人。竟自取了出來。拿在手中。抱着衣褲跳下床。笑嘻嘻的走去。兩人輪着效法主人同主母的法則去了。鐵氏因那小東西也不要他。故不尋問。一宿晚景休題。次日。童自大不在家中。鐵氏飯後獨坐自思。人說見識

見識。不見不識。果然不錯。我只說男女趕(幹)事。不過是爬在肚子上這樣弄了。誰知昨日見了這本畫兒。纔知有這些樣數。學做了一兩樣。果然有趣。我又當是天下人的物大小都差不多。每常我也疑心我的物這等寬大。他的這樣細小。昨日見了這個奇物。雖說是假的。必定也有這樣大東西。人纔照樣做出來。況且弄了進去一般恰好。可見是不曾見識的緣故。床頭間將那角先生取出。坐在春凳上細看了一番。又撫摸了一會。又量量。又箍箍。越看越愛。不忍釋手。又在抽屜內將那春宮取出來看。看一幅便閉着眼睛摹擬那神情光景。看了一會。困倦上來。叫丫頭拿過枕頭來枕着。就在春凳上睡着了。這兩個丫頭昨夜覺得也有些趣味。正要想去試試。恐主母叫。今見他睡着。二人輕輕將那春宮悄悄拿過來。看了幾頁。動起興來。這葵心就伸手到小丫頭褲襠內一摸。見水瀧瀧的。就拿指頭替他摳。那蓮瓣也伸手過來替他挖。又

看了兩幅。都摳挖得有些不自在起來。把册頁仍舊放在主母面前。他二人拉着手往後邊去了。鐵氏睡了一會。偶然失手。把那先生掉在地下。猛然驚醒。他素常起身。因胖狠了。好生的費力。此時一個翻身。比瘦怯人還伶便。一骨碌爬起。忙向地下拾起來。連啐了幾口。道。怎麽就害了瞌睡癆。把他就掉了下去。若跌壞了。怎處。忙細端相。毫無傷損。纔放了心。還恐怕他跌得疼一般。又揉摸了一會。形容得甚趣。拿了一條湖縐汗巾包好。拿出一個錦糊的扇子匣來裝了。放在枕傍。以便不時取用。一時口渴要茶吃。叫了幾聲丫頭。不見答應。只說他們去偷睡。遂起身到彼邊來。聽見屋裡哼哼唧唧聲喚。驚道。難道是他回了。在這裡偷丫頭麽。悄悄一張。原來兩個丫頭學主人主母的樣子呢。葵心仰臥着。兩腿揸得開開的。蓮瓣坐在傍邊。抱着他一條腿。一隻手拿着那中等先生。在那裡一進一出的搗。是葵心口裡哼。那鐵氏忍不住笑道。小淫婦們也

會這樣作怪。只許大淫婦作怪耶。那蓮瓣聽了主母聲音。連慌把那個角先生往葵心的花心裡一揷。起身跳下床來。忘記了他那蓮花瓣中也有個小先生在裡頭。唧的一聲。像燈節放賽月明似的。冒了老遠。那葵心也一翻身。纔要爬起。他那葵花心內的先生。也是唧的一聲冒了出來。他二人嘻嘻的笑。連鐵氏也笑得東倒西歪。回房中來。心中有些興動。況昨日那些光景。也是兩個丫頭見過的。何必怕他。見他兩個在跟前。叫他關上了門。上床脫光。叫丫頭也脫了上床。還像昨日。一個人抱了一隻腿。各伸出一隻左右手。拿着大小兩個角先生。前門用大的。後戸用小。弄將起來。用手拿着更覺有趣。比童自大拴在腰中弄法更好。要深就深。要淺就淺。要高就高。要下就下。憑自家心中所愛。只許(須)一言。丫頭自然奉命。把他二人的手腕幾乎累折。那鐵氏也幾乎樂殺。興盡而止。自此以後。把這兩個丫頭倒像活寶一般疼愛。興之所至。就叫他二人

來殺火。把童自大倒似有如無。他弄也罷。不弄也罷。不似當日拘管。把那前番非打即罵的樣子全盡蠲除。那童自大見他放鬆了。也竟公然躱了身子。偷空同兩個丫頭弄聳。那丫頭的模樣雖醜。較主母還妖嬈些。且這兩件妙物緊而且嫩。童自大得意是不消說的。就是兩個丫頭也甚戀家主這根皮裹純筋的傢伙。比那光骨頭的先生有趣些。（嗟乎。腹內空空之先生。不及一純筋之陽物乎。雖罵得刻毒。却罵得甚當。）況且那個二號的。主母又收去爲後庭之用。只剩個小物。太覺不堪。所以遇便就與主人公沾在一處。鐵氏就是看見。只做不知。一來念童自大薦賢自代之功。二來時常要這兩個丫頭兩手維持之力。因此愛心一萌。威不復作矣。他這一家從此倒和氣許多。鐵氏的咆哮竟化爲烏有。此皆童自大請先生之力。正是。

欲消妒婦淫和悍。　須請先生大又長。

再說阮最的妻子郟氏。也是個頭號騷淫之物。阮最在日。因不曾領教

過他的妙處。反嫌他死相。不會風流。別戀着嬌嬌。撇得他冷清了。他便風流起來。也就偷上那愛奴小廝。只好暗地風流。却不敢放肆。偶然遇便偷弄一下。一來做得隱秀。二來這小子是阮最心愛的。故不疑他。所以不曾露出馬脚。十數年來。這小子已長成一條大漢。專一酗酒肆惡。阮最念向日之情。每每護庇他。自阮最病中害得七死八活。郟氏膽子就放了些。時常在西屋裡同他做那一件樂事。後雖被阮最看見。他不久又死了。郟氏更無忌憚。一個月中竟有十數夜暗暗叫他進房陪宿。雖然愛奴的陽具不甚雄壯。却身強有力。頗得郟氏歡心。這郟氏因向年丈夫說他不活。他後來看見嬌嬌那些態度了。也學得扭頭捏頸。抿嘴咬唇。未語先笑。渾身顫巍巍動個不住。就像年下賣的鬧攘攘一般。走動兩邊搖晃。好似一個美人燈。一風都吹得倒的勢子。風騷得異常。也不像個寡婦。每日描眉畫眼。嘻嘻哈哈。那種浪態。令人看得好不肉

麻。古云。楚王愛高髻。宮中高一尺。此可謂。阮最愛風流。鄒氏騷得極。竟連阮大鋮一個老漢而兼公公之人都看上火來。想算計他的那一點風流孔竅。雖不好驟然下手。但見了面由不得就做起光來。那鄒氏是個伶俐婦人。也就看破了幾分。這阮優也久矣看上了嫂子。當日因哥哥在。不敢放膽。今哥哥已歿。他就想學起陳平來。❶見嫂子纔三十多歲。妖妖嬈嬈。活狐狸精相似。好不風騷。魂魄都被他攝去。間或打牙撩嘴調戲他兩句。他也似推似就。如送如迎。想起阮最調戲嬌嬌之日。想到今日阮優調戲鄒氏否。要想法弄他一弄。但不定他的心腸。恐怕不從。一時喊叫起來。怎麼處。近日風言風語。聽得說他老子在鄒氏屋裡。大白日關着門。不知做甚麼要緊的事。好一會纔出來。他心中暗想道。嫂子既然肯偷公公。不是甚麼貞節的了。況我豈不比老子少壯些。可謂跨竈之子。他可有不愛我之理。此理不知出自何典。遂日日在鄒氏房中走撞。坐着說閒話。偶沒人。就說句把風流話兒勾引他。那鄒氏也不惱也不答。只抿着嘴笑笑。或

斜瞅一眼。一日。阮優笑着向郟氏道。我昨日聽見人唱一個劈破玉兒。很有趣。我唱給嫂子聽聽。遂唱道。

小寡婦上新墳。身穿着重孝。拿着香。提着紙。直哭到荒郊。見新墳。忙下拜。把我親夫來叫。實指望與你同偕老。誰知你半路裡把奴拋。我捱不得這冷冷清清也。（夫君呵）我要去偷小叔了。

郟氏瞅了一眼。笑笑不做聲。（笑者不可測也。）阮優笑道。當日這種道理我就不明白。譬如這嫂子。總是別人家的女兒。既嫁得哥哥。就嫁得兄弟。何必分甚麼叔嫂。何必竟像男人一般。娶了姐妹兩個。一個做妻。一個做妾。這女人嫁丈夫。倘那家有弟兄兩個。何不把哥哥做了妻。兄弟做了妾。那些兒不好。嫂子你說我想的可是。郟氏笑道。嚼舌根的。你的孀子明日就是這樣。阮優笑道。我要兄弟。早叫他嫁了。（不用急。雖沒有兄弟。却有愛奴。）那裡像嫂子這

樣古板。郟氏也不答他。只是笑。阮優道。昨日見人新編的小寡婦鬧五更的銀紐絲兒。作得果好。我唱給嫂子解悶。唱道。

一更裡思夫。過黃也麼昏。思量年少俊卿卿。好傷心。緣何撇我赴幽冥。奴身獨自苦。帶影共三人。想親夫。眞個心腸硬。空房孤守。誤我青春。痛斷肝腸。淚珠也傾。我的夫哪 我恨卿卿。又把卿卿恨。

二更裡思夫。月上也麼堦。當初指望永和諧。淚盈腮。撇奴獨自好難捱。羅衾空半幅。繡枕半邊歪。淚珠兒濕透了香羅帶。翻來覆去好傷懷。痛的夭亡。我命也乖。我的夫哪 我帶孤辰。命把孤辰帶。

三更裡思夫。月正也麼明。猛然夢裡遇親親。放悲聲。懷中摟抱訴衷情。離愁腸萬結。未語淚先傾。正綢繆。忽被鐘聲震。醒

來仍自擁孤衾。桌上的殘燈。乍暗也明。我的夫哪 我傷情。眞個

傷情悶。

四更裡思夫。月轉也麼西。翻身側耳聽啼雞。好孤悽。羅幃寒

氣逼香肌。他人鸞鳳合。我獨子規啼。悶殺了奴。受這孤單罪。

思量轉痛轉傷悲。就是那螻蟻。也效于飛。我的夫哪 我爲誰來。

却把誰來爲。

五更裡思夫。天色也麼明。無眠整夜斷人魂。恨夫君。爲伊苦

守也無因。貞節雖有。難輪到我身。倒不如轉嫁圖歡慶。那時

節。攜手赴鴛衾。被底的風流。樂殺也人。我的夫哪 恨憑君。憑君

恨。

清江引

五更已罷天將曉。日上三竿了。對鏡理容妝。嘆我青春小。細

尋思。還去做新人好。阮最調嬌嬌也以戲文。阮優調郟氏也以小曲。雖是前後遙遙一對。內隱報應之理如影隨形也。

郟氏聽他唱得既好。又打動了心事。長嘆了一口氣。復笑道。我知道〔這〕個曲子就是你這個爛心的編的。笑着惡毒毒瞅了一眼。阮優見有幾分光景了。就思量要做實在事了。心中想道。我那一日溜到他屋裡躲着。等他睡熟了。然後下手。倘偷上了。或者他嘗着了滋味。不致變臉。古人說。色膽如天。要不放大了膽子去做。等到那一日纔得成就。主意拿定。時時刻刻在郟氏房中來撞幾會。一晚。天黑了。他到郟氏房中來。不見人影。他心生一計。閃入床後一個僻靜處蹲着。等他回來下手。原來郟氏被大鋮請了去。到他一個妾房中。做些不三不四的雅事。那個妾只圖主公歡喜。那管他公公媳婦該弄不該弄。還在外邊聽梆聲。替他觀風。你道這件事是如何成就了的。那阮大鋮素心只貪淫。自嬌嬌死後。無可行樂之人。毛氏雖騷淫可取。但吾(五)旬外的老嫗。有

年紀了。陰戶如掉了牙的癟嘴一般。兩片寬皮。鬈毛佈滿。不但不可用。而且不可觀。只可以作老伴。不可以共歡樂了。雖有幾個妾。只平平然。又都不甚出色。一時高興。忽然注意到郟氏身上。想道。他〔少〕年寡居。未必不思快樂。看他的姿色。可與嬌嬌相匹。論他的身段舉動。比嬌嬌還騷浪些。可以計擒之。娛我老景。想了一番。他有一個妾是揚州人。原是個瘦馬買來的。他就姓馬。行六。叫做馬六姐。阮大鋮同他戲耍。常叫他做馬泊六。他比衆妾乖巧些。又識字。又會些彈唱。當初嬌嬌在日。阮大鋮就獨鍾愛他些。嬌嬌死後。自然數他是第一個愛寵了。一日。阮大鋮到他房中。坐在椅子上。摟他在懷內膝蓋上坐着。笑對他道。我有一件事。你若替我謀成了。倘不洩露。我同嬌嬌當日一般待你。倘或你奶奶要死了。我就立你爲正。（馬氏當云。等到那一日。虛情不敢領。）你可肯替我做麼。馬氏笑道。老爺這話就奇了。我的骨頭肉都是老爺的。（骨頭肉雖是老爺的。恐那片皮要屬苟雄了。）叫我死。敢

不死麽。要叫我做甚麽。我還敢不盡心。我也沒福想做奶奶。只要老爺另眼一眼就夠了。阮大鋮摟過他脖子。親了個嘴。他就連忙送過舌頭尖來。阮大鋮咂了一下。道。且說正經話。着馬氏縮了回去。（掃眉（興）之甚。）阮大鋮笑着附耳朵說道。大媳婦着實風騷。我心中十分愛他。你想個法兒弄到你房中來。我同他了了心願。你心下如何。馬氏笑道。老爺不說到這裡。我也不敢說。老爺若勾搭上了大娘子。也只算得個眼前報應。阮大鋮驚道。這是怎麽說。馬氏道。當初嬌姨在日。同大相公厚了多年。只老爺一位不知道。後來兩個人還是同死的。奶奶叫瞞着老爺。所以沒人敢說。阮大鋮細問緣故。他把嬌嬌如何將阮最弄死。急了上吊的話。細說一番。阮大鋮聽了。說道。既如此說。越發放他不過了。馬氏想了一會。道。明日如此如此。老爺打點精神做新郎就是了。（應前嬌嬌向阮優道。他會哄漢多着呢。至此。果前言不謬。）阮大鋮大喜。被他說上興來。同他弄了一度。以當起媒。到書房中養精

蓄銳。以待明日大舉。却說次日早飯後。馬氏到鄭氏房中來。見鄭氏靠着桌子悶坐。手托香腮。心中不知想甚麼呢。原來鄭氏性雖淫濫。當日有阮最在。不敢放肆。偷上了愛奴。也就心滿意足了。近見丈夫已死。沒了管頭。便放大了膽。又見愛奴不似當日小心慇懃。甚不適意。時常見阮優到屋裡來撞。不但愛他精壯。想起嬌嬌阮最死後。那丫頭說嬌嬌怎樣愛他陽大力強。又怎樣在行會弄。滿心要勾搭他。又回想。我先下手。未免爲他所輕。須等他來動手方可。却只見他嘻皮笑臉。言語勾搭。並不見他動作。是甚緣故。又想。他那個樣子。決放不過我。不過稍遲日子。但只是就同他偷上了。到底怕人口聲。吹入公婆耳內。不是兒戲的事。我見公公這些時見了我。眉目中那光景。像有些古怪。看他雖說不出口。也像是愛上我臍下的這件東西。他雖老不濟事。要是同他勾上了。連婆婆也不敢多管。這一家還怕誰來。那時可以任我行事。但我做

媳婦的。怎好去調戲公公。怎樣纔得諧這一件美事。心中左思右想。正想得火發。忽看見馬氏走來。連忙站起讓坐。馬氏道。大奶奶做甚麼呢。鄭氏道。不曾做甚麼。閒着無事。在這裡打盹。馬氏笑道。我看大奶奶今日紅光滿面。像有甚麼喜事一般。鄭氏嘆了口氣。微笑道。一個寡婦。有甚麼喜事到我。馬氏也笑道。天地間的事。那裡定得。焉知今日你就沒喜事。鄭氏笑道。我看你喜氣洋洋的。倒像昨夜得了甚麼喜事一般。馬氏笑道。我守着老爺。這是常事。那裡算得喜。像你寡婦着遇了這巧宗。纔算得喜呢。兩人笑了一會。馬氏道。大奶奶既然悶倦。到我那裡走走。說說閒話。我還有一件〈事〉好東西給你看看消悶去。鄭氏笑道。怕老爺到你房裡來。有甚麼要緊的喜事。我在那裡。恐躭誤了你的。你好抱怨我。馬氏笑道。一個親公公媳婦。我就有甚麼事。也不消避得。你就在傍邊看看解悶也好。要看上興來。你也就做一齣。又不是外人。兩人

又笑了一番。那馬氏立起。拉着郟氏的手。對那丫頭道。你好好的看家。我同大奶奶走走來。二人攜手出門。同到馬氏房中坐下。閒話了一會。漸漸說到那村淫房闈之事。又笑道。大奶奶。虧你這樣少女嫩婦的熬得。要叫我。就要急死了。郟氏笑道。少沒廉恥罷。說着不害牙磣。你方纔說有甚麼好東西給我看看散悶呢。拿出來我看。馬氏笑道。有有。遂將阮大鋮所蓄的春宮手卷册頁拿出來他細細賞鑒。內中一幅一個老兒同一個少婦幹事。馬氏笑道。這兩個像是公公同媳婦爬灰的樣子。你看這個老兒畫得活像老爺。這個婦人活像你。這個畫畫的人也奇。怎把你兩個的行樂圖先就畫出來了。郟氏笑着將他擰了一把。笑了一會。兩人又看了多時。馬氏一幅幅指點着說內中的妙處。要引動他的春心。看得那郟氏面上火攻上來。紅一陣。白一陣。不住嘻嘻的笑。看完了。馬氏叫丫頭拿上果碟來擺下。並鮮甜久窨下的酒斟了一杯。送

給郟氏。道。你看了那寶貝。火上來了。吃一杯澆澆心火。馬氏因受了阮大鋮之托。叫人去尋了這陳封缸酒來讓郟氏。那郟氏不會吃酒。推醉不飲。馬氏道。這酒像蜜水一般。是不醉人的。大奶奶不信。你嘗一口看。郟氏嘗了嘗。果然甚甜。被馬氏苦勸。吃了有三四鍾。又坐了一會。覺得頭目發暈。四肢癱軟起來。說道。不好。我醉了。頭眼發迷。身子獨軟了。我回去罷。站起身要走。却晃晃蕩蕩。把持不住。馬氏忙扶住他。笑道。你那裡是醉。這是少年人寡居久了。這些時沒人殺火。方纔又看了那件有趣的寶貝。不覺慾火上攻。除非得個趣人兒洩洩火就好了。郟氏也笑道。我聽見說老爺叫你做馬泊六。就替我去尋一個來。馬氏笑着道。這在我。我要謝媒的呢。郟氏笑着要走。馬氏道。你既然頭暈。且在我床上睡睡着。郟氏道。恐怕老爺來呢。馬氏道。他今日出門去了。大約還未必回來。你只管放心睡。扶他到床上。說道。你穿着衣服睡不安穩。把上蓋寬

了罷。那郟氏朦朦矓矓。任他將上衣脫了。只穿一衫一褌。替他將被蓋上。不多一會。見他已經睡沈。忙叫丫頭到書房裡去。快請了老爺來。丫頭去了。他將被揭開。輕輕把郟氏褌帶解了。褶褌帶也解下。將褌子褪了下來。打一看時。好一個豐滿的物件。稀稀幾根毛。用指頭探探。又堅又暖。那郟氏如死人一般。總不知覺。馬氏笑着仍把被蓋上。且說那阮大鋮知道馬氏將媳婦誆到房中去了。在書房專等好消息。急得滿地亂轉。他服了一丸如意丹。此時藥性又發。陽物脹得好不難過。正拿手捏攥。忽見丫頭來請。笑吟吟忙走上來。那馬氏一把拉着他的手。掀開被。指着郟氏的陰戶。道。這樣個好寶貝。總成你受用。看你怎樣謝我。阮大鋮歡喜如狂。摟過馬氏的脖子。親了嘴。道。你且看着門去。我自然厚報你這馬泊六。馬氏笑道。你只管放心。但要你拿出老手段來弄。我替你觀風去。千萬不要到門就沒謝帖。出了醜。我就不管了。說着。笑了出

去。帶上了門。阮大鋮忙上床。脫光了。爬上身。輕輕分開兩腿。送了入去。覺得比嬌嬌的緊暖許多。心中更樂。興致愈豪。仗着藥力。捨着老命盡力舂搗起來。那鄭氏雖不會吃酒。但吃得不多。偶然一時發迷。睡一會已覺好些。被他這一陣狂弄。心中覺得十分爽快。睜開眼來。見是公公在腹上高興。雖合了他先想的心事。固然暗喜。但良心難昧。媳婦的肚皮上爲公公高據。未免滿面含羞。（未免兩字不得活。這羞還在有無之間。）反把眼閉上。粉頸略略扭着。（此浪也。非羞也。）阮大鋮見這個嬌態。更覺魂消。心愛得要死。伏下身子來親了個嘴。附着耳道。我的乖兒。你害甚麼羞。一來我憐你青春孤另。二來阮最那奴才當日撇了你同嬌嬌相厚。我近來纔知道。我同你也厚起來。正好替你出氣報仇。（報仇二字奇絕。丈夫偷庶母。拿公公的陽物來報仇。眞是奇事。）一面說。一面又深抽淺送起來。那鄭氏心中想道。事已如此。還羞甚麼。把他的心勾住了。纔好長久行事。心既邪了。便由不得將兩手勾住了他的腰。兩足也漸漸舉起。

阮大鋮見這光景。連命都顧不得了。弄夠多時。動不得了。方纔歇手。二人並枕而臥。阮大鋮摟着他。道。我此後一得空。常叫馬氏來請你。你就來。鄭氏道。恐怕人知道了。不好意思的。阮大鋮笑道。笑駡由他笑駡。樂事且同幹之。（笑駡由他笑駡六個字。死後便可做他的墓誌。）做得隱密。也不妨事。鄭氏要起來。道。我去罷。怕有人來撞見。阮大鋮猶依依不捨。還抱着親了幾個嘴。要他伸過舌頭來。鄭氏微笑不肯。大鋮嘴對嘴道。親親兒。弄都弄了。這怕甚麼。鄭氏佯羞帶笑。將舌尖吐出些須。阮大鋮咂了幾下。把手拍着他脊心。道。我的兒。我這幾根老骨頭要送在你身上。又把雙乳咂了咂。纔放了他起來。二人穿衣下床。阮大鋮來開門。那馬氏笑嘻嘻向鄭氏道恭喜。我替你尋了殺火的乖兒。你拿甚麼謝我。那鄭氏紅着臉。（紅着臉。寫得入神。雖極淫浪之人。纔同公公如此。見人豈無羞色。）笑着瞅了一眼。道。壞人。（妙極。多說不得。不說不得。只此二字足矣。）便往外走。馬氏叫丫頭送他去了。（細。）過了幾日。阮大鋮又叫馬氏約了他來高興一番。如此多次。

人總不知。郟氏把他十數年未曾發洩出來的技倆。全全施展。較之嬌嬌。騷淫雖不相上下。而柔媚過之。毛氏則卑卑不足數矣。郟氏這是。

酒逢知己飲。詩向會人吟。

阮大鋮疼這媳婦眞不啻活寶。好頭面衣服。瞞着毛氏。無㨾不給。每日吩咐廚上。收拾上好飲食供給。又怕人動疑。向毛氏道。媳婦青年守寡。替我家爭氣。理該分外待他。那郟氏見公公疼愛溫存。比阮最當日勝過十分。也自輸心貼意。一日。又在馬氏房中作樂。阮大鋮道。在這裡固然好。未免馬氏在外面礙眼。我還罷了。你到底心裡不得暢快。又不<不>敢脫光了。恐一時有人來穿不及。我想要到你屋裡去。纔得放心快活。只因你那丫頭在跟前。瞞不得他。恐他口嘴不好。倘或傳開了。雖然不怕甚麼。到底沒趣。想不出個妙法兒來。怎麼處。你可有甚麼好主意。郟氏道。我也是這樣想。除非把丫頭你也弄上了。纔得安穩。阮大

鋮把他摟得緊緊的。道。我也想過這個法子。恐怕你多心。不好說得。既然如此。你明日打發他來。我自有法。這樣這樣的行。鄭氏應允。到了次日。阮大鋮在馬氏房中睡午覺。馬氏知他們的計。避到毛氏上邊去。丫頭也帶了同往。那鄭氏在房中看那日色。知到了相約的時候。叫丫頭道。你往馬姨娘房中。有我昨日要的花樣兒。去取了來。那丫頭去了。到了馬氏堂屋裡。叫了一聲姨娘。不見答應。伸頭往屋裡一張。阮大鋮故意問。是誰。丫頭道。是誰。阮大鋮道。你來。一個人也不在跟前。你把我的夜壺拿了來。那丫頭到窗外拿了夜壺到床前。阮大鋮不曾穿褲。將陽物拿着。向他道。套上。我溺尿。那丫頭又不敢走。要送來〈來〉又有些羞愧。羞惡之心。人皆有之。這丫頭還知有些羞愧。何阮大鋮之無恥至此也。阮大鋮笑道。怕甚麼。還不拿過來呢。那丫頭只得將壺嘴替他套上陽物。把臉扭着。四字入神活跳。阮大鋮溺完了。道。就放在床底下罷。那丫頭纔彎腰放下。阮大鋮見他蹶着屁股。伸手去抄後

一掏。那丫頭忙立起身來。被他雙手抱到床上。就扯褲子。那丫頭見是老主如此。可敢違拗。況他被阮最愛奴弄過多次。知道此事有妙處。任憑褪下。阮大鋮還當他是個處子。用了些津唾抹了龜頭。往裡一頂。竟熟滑無比。一攮到根。阮大鋮笑問他道。你這丫頭好大膽。我當你還是個女孩兒。原來是個破罐子。同誰偷弄來。實告訴我。我不怪你。那丫頭只是笑。不做聲。阮大鋮再三追問。他不得已。不敢說出愛奴。只道是〔當〕日大相公破身的。那阮大鋮也以爲實然。遂不再問。只苟且了事而已。那丫頭道。我去罷。恐怕奶奶問。阮大鋮道。不妨。我還有話問你。你大奶奶這樣少年守寡。他也想人弄麼。那丫頭道。嗳喲。這也是你公公口裡說的話。（此語出自他人之口。不足爲異。出於無知此〇〇〇小婢。則阮大鋮眞禽獸不若矣。）阮大鋮笑道。呆丫頭。婦人家那個是不想弄的。說頑話何妨。丫頭道。他就想弄。他也不肯告訴我。我如何知道。阮大鋮道。你只看他間或日間坐着長歎短嘆。夜裡翻來覆

去睡不穩。那就是春心動了。丫頭道。這倒有些。阮大鋮道。我倒愛他得很。你幾時拿說話兒勾他。他要同我弄上了。我重重的賞你。丫頭道。你老人家不害羞。一個媳婦也想弄他。阮大鋮親了他個嘴。道。呆奴。人說肥水不落外人田。我的媳婦我不弄。設或他騷將起來。同外人混弄。如何管得他。你只留心。我明日先賞你幾件好衣服簪棒。後來還配你一個好漢子。丫頭道。一時他惱了打起來。你顧不得我。阮大鋮道。不妨事。你只管上心去做。床頭間摸了一錠銀子與他。道。這賞你買果子吃。那丫頭喜孜孜接了。道。多謝老爺賞。身邊無處收放。就拴在褲帶頭上。阮大鋮笑道。你若做成了。還有重賞呢。那丫頭穿上褲子。笑嘻嘻去了。回到房中。郟氏忽然怒道。你爲甚去了這半日。丫頭道。姨娘不在屋裡。我等了這一會。還不見來。怕奶奶望我。纔來回話。郟氏道。你還瞞我。你頭髮都亂鬔鬔的。同誰頑去來。你可實說。我不打你。那丫頭死說沒有。那

郟氏是心照的。就把他衣裳一掀。那丫頭不曾防備。被他掀開。見他褲帶頭拴着一錠銀子。故意驚怒道。了不得。你原來做賊去來。是那裡偷來的。快快實說。不然活活打死。那丫頭白瞪着兩眼。無言可答。郟氏取了一根窗子栓。狠狠要打。（此栓不知可是阮最拄了去看郟氏私愛奴者。今日又爲郟氏嚇丫頭之用。欲私公公。阮最泉下若有知。亦悔當日烝淫庶母一着錯否。）那丫頭急了。方說。是我纔上去。老爺賞我的。郟氏道。我不信。老爺爲甚麼賞你。逼之再三。方說。老爺拉我睡覺。纔賞我的。郟氏道。還同你說些甚麼。丫頭道。沒有說別的。郟氏道。我倒不打你。你還不實說。那丫頭也有些乖巧。見郟氏雖說要打。却不甚怒。這丫頭當日被小主人弄過了無數。偶有小過。尚不免捶楚。只有威而無恩。愛奴更弄得多。要一根糖吃還不肯。今蒙老主一幸之愛。就與銀子。又許衣服簪棒。感恩不盡。想起老主相托的話。暗道。我顧不得。竟實說了。看他怎樣。遂道。老爺問我。奶奶可想人弄。我答應不知道。就把阮大鋮的話細細說上。郟氏道。我就

不信老爺有這話。定是你謅說的。你去請了老爺來對。若眞就罷。若是說謊。我了不得。那丫頭道。我去請老爺。奶奶只管對。忙忙又走上來。阮大鋮同丫頭弄了一度。乏了。正然睡着。那丫頭見沒人。掀開帳子。推醒了。道。你害我奶奶要打我呢。叫我來請老爺去對話。千萬不要害我打。阮大鋮滿心歡喜。穿褲着衣。悄悄的同那丫頭到鄭氏房中來。鄭氏迎着讓了坐下。他笑着道。（這一個笑字。謂議計已遂。心中暗喜。不覺形於外也。眞寫得好。）方纔這丫頭說了許多的話。果是老爺叫他說的麼。要是說謊。我要打他。阮大鋮道。與他不相干。是我說的。不要難爲他。望着門。向那丫頭把嘴一努。那丫頭也懂局。佯徜出去。把門帶上。阮大鋮摟着鄭氏。親了個嘴。道。你好妙計。（不勞過獎。此計鄭氏行之熟矣。）兩人相攜同到床上。脫得精光。放了心痛樂。相摟相抱。睡到日暮方散。次日。阮大鋮果然悄悄賞了那丫頭幾件紬絹衣服。並數根簪棒。囑道。人若問你。只說奶奶賞你的。那丫頭歡喜得了不得。阮大鋮又摟住。問

他道。我弄的比你大相公當日如何。那丫頭笑嘻嘻不答。阮大鋮再三問他。他道。老爺這東西雖同相公差不多。却沒有他的硬實。阮大〔鋮〕聽了這話。恐郟氏嫌其罷軟。各處尋覓好春方。欲供他之淫樂。那丫頭得了衣飾。拿與郟氏看。郟氏叫他收起留着穿。從此後也分外待他親厚。那丫頭感恩不盡。巴不得他二人時常大弄。以做報恩的一件事。或無人處見了阮大鋮。便道。我奶奶在屋裡閒着呢。老爺何不頑頑去。或見了郟氏閒坐。便道。奶奶悶得慌。我去請老爺來罷。如此者多次。那阮大鋮雖到了郟氏房中。恐太走勤了。被人看破。也還常約了郟氏到馬氏房中作樂。却叫丫頭隨着。以免人疑。一日。中伏天氣。郟氏午間洗了個澡。上床去睡。丫頭也接着水洗了。正在堂屋坐着春盹。坐着春盹。寫丫頭眞是個丫頭。這日。大鋮正得了些好春方。要來同郟氏試驗。悄悄的進來。見那丫頭打呼。把他鼻子一捏。他驚醒來。見是老主人。忙站起身。笑道。我倒是沒有

罵呢。阮大鋮摟過來親個嘴。道。小油嘴。低聲道。你奶奶呢。丫頭道。纔洗了澡睡覺呢。阮大鋮纔轉身。那丫頭道。老爺請回來。我有話對老爺說。阮大鋮笑着回過來。道。你說甚麼。丫頭嘻嘻的道。不說甚麼。阮大鋮道。小奴才也哄我。我知道你是急了。要弄弄的意思。也罷了。我救救你。遂同他在椅子上略略見意。要留精神去對付郟氏。寫這丫頭一段何故。見人持身不可不正。阮大鋮若無禽獸之行。淫兒婦至及此婢。此婢焉敢戲弄老主。又見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之意。走到房中。揭開紗帳。見郟氏上下一絲也無。面朝裡臥。如一個玉人。懷中抱着個竹夫人。一條腿跨在上邊。睡得正濃。不覺淫心驟起。把衫褲脫了。低頭向股下細看。陰戶之妙不可形容。微張一隙。略吐花心。那肛門通紅的皺摺密簇。想道。這件美物。我雖閱歷甚多。但美人之物。却未曾嘗。大約又自不同。向日嬌嬌我多次要弄。他定然不肯。嬌嬌之淫蠢可謂至極。無以復加矣。其後庭肯與阮最阮優而不肯與阮大鋮弄者。亦猶李夫人臨終不肯見漢武帝。留個有餘不盡之意耳。今趁他睡着。這機會不可錯過。且試他一試。吐出許多唾液。將郟氏糞門輕輕潤了。又

向裡挖挖。緊緊的有趣。又將自己陽物揉得透濕。然後摸着關竅。往裡一頂。竟進了一個龜頭。那郟氏一驚醒來。回頭見是他。回頭。妙。是在後弄也。見是他更妙。或疑是愛奴。說道。這是甚麽頑法。弄得我生疼的。還不拿出來呢。阮大鋮當云。當日阮最那奴才把嬌嬌的屁股不知弄過多少。我今日替嬌嬌報仇。阮大鋮緊緊抱住。道。我的親親。我活老了。從不曾弄過美人的這件妙物。我方纔細看。你比別人的更妙。你容多弄一下。我就死也甘心了。說着。又往裡送了送。那郟氏也不覺十分艱難。想要買公公的歡心。且他也是個淫物。也圖嘗嘗這味比前面何如。倒把屁股往外就了就。笑道。捨你這老花子弄罷。阮大鋮如獲至寶。雙手扳着。狠命弄了一番。精洩之後還不肯拔出來。趁那滑滑的勢兒。又緊抽一陣。郟氏也覺大有妙處。極力迎送。將屁股往他懷中亂拱。多時方歇。拽出那話。郟氏在褥子底下掏出塊陳媽媽來。同拭淨了。對面摟着睡下。虧他不怕熱。才洗了澡。又是一身汗。阮大鋮道。親親。你原來有這麽個好寶貝。比前面的更妙。連親了幾

個嘴。道。這是我老運亨通。享用你這兩件妙物。鄭氏笑道。你這老沒廉恥的。一個媳婦的前後門都被你鑽起來。（你這小沒廉恥的。一個媳婦的前後門都給公公鑽起來。）還說甚珍珠寶貝的。阮大鋮笑道。我同你還是甚麼公公媳婦。是前世的寃家。今生相遇一處。只好除死方休。（孰不知是同令郎死。）阮大鋮說上興來。又道。先在背後弄得不得力。不大受用。我捨老命同你弄個快活的。那鄭氏也更樂從。阮大鋮叫他仰臥。將股墊高。兩足大分。叫他用手扳住。合上肚皮。對準後門。就着先洩的餘津。兩送到根。極力抽提。響聲不絕。鄭氏覺得比先次更加快活。叫道。你狠狠快快的。哎喲。我過不得了。將股亂疊。阮大鋮也竭力大弄了一場。纔興足而歇。自此以後。那鄭氏是個淫蕩之物。覺得後面也各得其妙。但與阮大鋮交合。定叫他留一半工夫在後路頑耍。阮大鋮也正投所好。竭力以博他的歡喜。古語說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來往多次。也就有人知道。但阮大鋮係一家之主。誰敢多管。微

有風聲吹到阮優耳內。故此也就想下手。他這日郟氏因去孝敬公公。故此房中無人。阮優在床後等了好一會。郟氏同丫頭月光下回來了。此時房中月色映得大亮。也不點燈。時已夜靜。就脫衣而寢。阮優聽得他在床上翻翻覆覆了一會。不見動靜。微有鼾聲。知是睡熟。他輕輕走出來。到了床前。脫光了上床來。掀開帳子。一見月光映得明明白白。郟氏臉向床裡睡着。同一月也。阮優今日偷他時在此月下。異日愛奴動手行凶時也是此月下。今日月下何其太樂。異日月下何其太苦。慢慢揭開被一摸。一個光屁股朝外。阮優輕輕伸手去摸他的妙物。稀稀幾根毛。竟是合了相書的。道是依稀見肉始爲奇。陰中尚有些餘精流出。就知是纔同他令尊領教了來的。淫興大發。陽物直豎。側倒身子。捏着正對了牝戶。趁着那濕意往裡一頂。不知不覺送了進去。郟氏同公公大幹了一回。身子乏倦了。睡着全然不覺。及至驚醒時。已被他送到盡根。阮優見他醒了。恐他掙動掉出。忙把右手從肩下伸過去。右手妙極。是在床外臥者。此等閒話。亦不稍錯。摟着

脖子。左手將他胯骨扳緊。用力抽搗。鄭氏爽快不過。把屁股也便亂就。阮優見他如此。知他得了樂趣。料無別話。纔放心大弄。那鄭氏起先還疑是公公。但纔高興過了。五旬外的人那裡又有這樣興致。且上邊人多。他如何下得來。又疑是愛奴。覺得這個陽物比他兩人都粗大些。幹法也甚是在行。被他抽得氣都回不過來。那裡還說得話出。口中只問得。你你你你是是。那個誰字再吐不出。心中也猜了個八分是小叔。直等弄完了。方要問時。聽得說道。我的親親心肝。我想你久了。今日纔得遂了心願。鄭氏聽了聲音。果然是他。忙翻過身來。笑嘻嘻擰了一下。道。我就疑惑是你這賊短命。（寫出喜之至。却又騷浪之至。）你多昝進來的。門關着。怎麼得開了進來。阮優道。我先來裡屋裡時一個人也沒有。我在床背後躲着來。鄭氏笑道。那知你這樣個小夥子原來會作賊。阮優也笑着連親了兩個嘴。道。我是個偷花賊。爬起來。叫他睡平了。上(手)挿入摟着。親嘴咂

舌。頑笑了一會。阮優笑道。我久要想弄弄你的。心想怕你心腸不定。譬如老早要下手。你可肯麼。郟氏也笑道。自己叔嫂。又不是外人。怕些甚麼。叔嫂便不妨如此。眞淫婦語。你哥哥在日。我就愛上了你。你若早要。我也依你。你不動手。難道我好先拉你的。你自己躭誤了怨誰。阮優摟着道。我的親親。就從今日起。也還不遲。你我都正青年。後來的日子多着呢。正是。

人心雖是如此。　天理但恐未然。

他兩個痛痛的弄了半夜。以償數年想思之債。自此夜間常來同他相伴。情同伉儷。阮大鋮只日間來。同他做白晝生活。當日阮最同嬌嬌做白晝生活。夜間阮大鋮還得同臥。今郟氏同阮大鋮做白晝生活。夜間阮優同臥。阮最竟不得一相傍矣。豈不便輸一籌。壞人其鑑之。夜間不得下來。郟氏所以放膽同阮優通宵行樂。一夜。阮優同郟氏事畢之後。說道。實不瞞你。婦人的東西我也見過許多。外邊的娼妓不算。如當日寶妹子雖然生得好。但他的年紀小。一點風情不知道。你嬸子也不爲醜。我雖心愛他。不知因甚緣故。但

同他弄的時候。一毫毫高興也沒有。當日嬌姨雖好。一來年紀太大。二來他的此道也太寬得沒影。我同哥哥兩個人的一齊進去剛好。怎如親親你模樣既標致。這東西又生得緊緊暖暖。實在有趣。眞是個妙物。大約婦人中像你這等緊的也就少了。那郟氏近來已把那後庭弄慣了。次次要前後俱來。方得暢快。同阮優弄了多次。想他的陽物比公公的又粗大些。弄在後庭中自然更有一番妙境。雖然想弄。怎好自己舉薦。今借他這話。便隨機應道。你說我這個緊麼。還有緊的呢。阮優道。我不信還有妙似他的。況且別人的緊不緊你怎得知道。這是你過謙的話。郟氏笑着道。不是別人。就是我身上還有個緊的。因拉他的指頭向糞門一塞。道。這不更緊些。阮優道。這件美物。我只弄過嬌嬌的。果然有趣。好嫂子。你只當積陰隲賞我嘗嘗。就將他扶起。那郟氏並不推辭。就爬伏着。如道士伏章一般。屁股高蹶。阮優將陽物先塞陰中。先借他所

溲之精。將後庭與厥物都潤濕了。然後一頂而入。大弄了一場。那郟氏淫聲艷語。股扭身搖。較淫娼浪妓猶勝。阮優喜愛至極。狂了多時方歇。你道這郟氏他也是個宦家閨秀。比不得嬌嬌出身微賤。怎麼就淫賤無恥到這樣地位。凡事有個來歷。必須敍明始末。方知道內中的緣故。他的祖父在嘉靖時係嚴嵩的門下。阿諛他父子。深得其歡心。官直做到戶部侍郎。嚴嵩事壞。世蕃伏法之後。他見倒了泰山。方纔告老歸家。却也弄了許多宦囊。郟氏的父親叫做郟鉦。是廕生出身。他做刑部員外時。因父親老病。便告了終養回家。他母親早故。他父親跟前有一個少年美妾。姓姬。纔得二十多歲。十分寵愛。常對郟鉦說。我今年老多病。全得這女子早晚扶持。着實慇懃。我若死後。可擇一個好人家將他嫁去。屢屢囑咐。到了臨終時。忽然變了舌頭。又向郟鉦道。此女隨我將及十年。我心甚是不捨。我死後可留着替我守靈。切不可遣嫁。原來郟鉦

素常愛這姬氏。背了父親的眼。常同他調情勾引。兩下都有私意。却不敢大膽宣淫。鄭鉦聽了老子臨終的話。心中暗喜。竟棄了常時的治命。從了臨危的亂命。將姬氏留下。他父親柩尚在家。衆人都在棺材左右伴靈。他二人眉來眼去。一日。偷得有空。兩個到他父親房中榻上。便成了苟合的事。繼述先志。眞孝子。姬氏伴了這老兒多年。有夫名而無夫實。經的是麪筋般陽物。今嘗着鄭鉦這骨頭似的硬具。始知人道之樂。其喜可知。他父親死後不上一年。這姬氏便生了一女。就是鄭氏了。鄭鉦雖瞞了衆人。假說是他妻子所生。外人也就有些知道。但係閨房秘密。各人家務。誰人管他閒事。去聲揚敗露他。後來滿服起補。他拜在魏璫門下。仗魏璫之力。驟陞顯職。官至大理少卿。雖不曾如阮大鋮諸人依附作惡。免不得也是個閹門鷹犬。他與阮大鋮都是同類。故當年結了親家。圖彼此扶持。後來魏璫伏誅。他罪在三等。革職而已。這姬氏名雖是他亡

父之寵。暗地竟做了他的小星。你想一個做官的人。受朝廷恩典。不能爲皇家出力。父子皆在權相逆璫門下阿諛以圖富貴。就該萬死了。且烝淫父妾。又在哀絰❷之中生女。天道好還。此女焉得有不淫賤辱及在家門姓氏者耶。不必多需。(敍)且說郟氏當日偷那愛奴。因那阮最冷淡他。是無可奈何。將小廝來解饞。後來守了寡。小廝是故交了。自然撇他不得。不想這小廝漸漸膽大。以爲說主人已死。主母除我之外。尙還有何人敢爲彼之小夫。便不是當日小心。每同郟氏睡時。就拿出那小丈夫的樣子來。凡事要憑他的心性。郟氏心中甚怒。却說不出口。久欲撇他。無奈除他之外。再無〈無〉他人應急。只得強留備用。今遇了阮優。不但是小親小叔。且陽物與幹法俱勝他幾分。情愛甚篤。況又有公公時常來點綴。如何還稀罕那小廝。況恐或有洩露。豈不爲公公小叔所輕賤。怎肯棄了這兩個甜桃。倒去尋他那一枝苦李。遂將他撇在

腦後。有多半年總不叫他進來陪睡。即白日相見亦不理他。反做出主母身分。有凛然不可犯之色。面上一點笑容俱無。那小廝猜測不出。暗想道。偷了十多年漢子的婦人。從新又守起貞節來。決無此理。同我恩愛了這些年。何一旦薄情至此。今日晚間我硬走了去。看他怎樣待我。到了掌燈後。他悄悄走到鄭氏門口。輕輕將門一推。原來不曾拴。是開着等阮優的。他便挨身而入。走了進去。鄭氏已經睡下。聽得脚步響。只道是阮優來了。笑道。短命的。你今日來的早。小廝只當是說他。也笑嘻嘻的道。我怕奶奶自己一個孤悽。故此來早些作伴。鄭氏聽得是他的聲音。忙將帳子掀開。見他正脫衣服。怒說道。你來做甚麼。那小廝不看勢頭。還笑道。我來服事奶奶。還有誰呢。鄭氏恐阮優來撞見。忙裹着被坐起。怒道。我當日一時失錯。同你做那不正經的事。如今悔已無極。你快快出去。再遲一會。我便吆喝起來。你就了不成。愛奴見他發怒。恐怕

他當眞一時喊叫起來怎處。慌忙抱着衣服。含恨抱愧而去。過了數日。小廝偶然張見郟氏往上房去了。他忙忙走到房中。見那丫頭正脫了褲子坐在床上捉虱子。他看見了。跑上前抱着。親了個嘴。伸手摸了摸牝戶。就將他按倒。那丫頭是熟主顧。也不推辭。便兩足高蹺。小廝取出肉具。弄了一陣。兩人恐郟氏回來。忙忙完事。穿了衣服。小廝摟住他。問道。我同奶奶相好了這些年。也不知弄過幾千百遍。你是知道的。爲甚麼近來待我這樣情薄。當日有相公在。他倒偷我。今日相公歿了。他反從新要做節婦。定沒這樣的事。內中定有緣故。你定然知道。可告訴我。這丫頭與他是久契的了。因念老主再幸之恩。厚賜之德。見郟氏既私公公又偷小叔。他心中也忿恨不平。常想道。老爺這樣疼愛他。他還瞞着做這樣沒廉恥的事。幾次要告訴老主。因見老主與郟氏相愛至極。不敢開口。且阮優只同郟氏作樂。不但毫無恩波相及。連靑目也不能

狗。含恨怨已久。今見愛奴問他。他不說出老主。但道。你還坐在鼓裡呢。奶奶同二相公相好了這幾個月。七八連底子都好搗通了。你還問甚麼綿布絲布呢。那惡奴聽了這話。含恨道。他放着自己有老婆。又去占嫂子。反把我的好事打脫了。其情可恨。自己偷主母便罷了。小主偷嫂子便氣不忿。眞是惡奴心腸。然而又有說焉。昔余目擊一事。一兒子毆打老父。其孫在傍大怒道。沒天理的。這樣個老父親。你也忍心打他。便揮拳將父痛打。彼怒乃父之毆父。他便不想己所毆者亦父也。此正是人心天理處。尋思半晌。怒從心起。道。罷。這一個罷字。已見其切骨之恨。今之奸花氏。異日之弒主。皆從此字出。我幾時去偷上他的老婆。纔出得這口怨氣。他每夜留心看着。那一晚正在暗處張看。只見阮優開了房門出來。往鄭氏房中去。那鄭氏的門是虛掩着等他的。阮優推開進去。又掩上。他等了一會。悄悄到阮優房中來。微有月亮。到床前。脫了衣服爬上來。那阮優的妻子花氏。見丈夫常撇了他去偷嫂子。正一肚子忿氣。睡不着。忽見有人上床來。只當是丈夫不去了。問道。你同那淫婦肏搗去。怎又回來了。那小廝見他認錯。滿心暗喜。不敢出聲。只將他的腿掰開。要

上身去弄。花氏還推推搡搡的不肯。道。我不稀罕你。你同那心愛的人弄去。那淫婦等得不知怎樣大急大發呢。看急壞了他。那小厮挺着個硬東西向腿縫中亂戳。花氏被他戳得癢癢酸酸的。也興動了。略放鬆了些。已被他攮了進去。弄了一下。花氏覺得與丈夫不同。渾身細細一摸。全然不是。大驚大詫。道。你是誰。那小厮弄也弄了。料道不怕他反悔。便道。我是愛奴。花氏驚道。你好大膽。怎敢半夜三更走來奸我。他道。有個緣故。大奶奶從大相公在日。同我相厚了十幾年。今日被二相公占了去。把我撇開。我見奶奶年小小的。相公弄(丟)了你。倒同別人去作樂。我怪氣得慌。他這氣奇得很。特來替奶奶作伴。相公既偷得嫂子。奶奶就偷不得我麼。不想這惡奴竟會講因果。不但你出出氣。我也出了這口氣。花氏已被他弄了。說不出來。心中也恨丈夫丟了他去偷嫂子。有了這小子也可相伴寂寞。便不做聲。愛奴要得他的歡心。爲長久之計。又同他儘力盤桓。弄了

一度還捨不得下來。一面抽抽扯扯的說道。蒙奶奶恩典不棄。可容小的常來服事麼。花氏道。那淫婦偷了我的漢子。倒望了我做嘴做臉的。我也氣他不過。你相公如今一心只撲着他。待我比當日淡了許多。我便同你好了也不爲過。你每夜悄悄打聽。但是他過去你便進來。笑道。你要留神。不要給那沒良心的撞見纔好呢。愛奴道。我知道。自然留心。見天色將明。還緊抽了一陣。纔起身穿衣出去。項頭遇見阮優也從鄭氏處回來。撞了個滿懷。阮優大疑。問道。你大清早起來做什麼。他無言可答。〈驚〉慌慌忙忙走出。阮優也疑了幾分。忙進房中。到床前就去掀被。花氏不曾隄防。被他掀開。就伸手將他陰戶一摸。花氏忙用手搗時。已被他摸着。花氏還夾着塊紬帕在襠中。黏瀍瀍濕漉漉的。弄了一手。是方纔弄了一陣未曾流淨之故。阮優大怒。將他光屁股上打了幾掌。罵道。沒廉恥的淫婦。你背着我同這小廝。我我同你了不得。花氏老

羞變怒。也大哭大嚷道。捉奸拿雙。你拿住了麼。你同你嫂子偷弄得不值了。倒反賴我養漢。我同你到公公婆婆面前去講。那阮優欲待聲張。因自己現偷着嫂子。怕花氏在父母跟前說出。咬牙切齒。恨了幾聲。只得忍住。阮最見郟氏偷愛奴。因自己私嬌嬌不敢做聲。阮優見花氏偷愛奴。因自己私偷郟氏不敢做聲。前後遙遙一對。却無一語相同。次日尋了那小厮一件風流罪過。幾乎打死。吊在一間空屋內。思量要取他的命。阮大鋮夫妻知道。反責兒子酷虐。吩咐饒放了。此時阮優若將緣故向父母說明。暗暗處死了。倒也無後患。無奈賊人膽虛。自己也有毛病。只得叫人解放。饒恕了他。此後再不與花氏同床。連日間也不同他說話。只在郟氏房中說笑。花氏也是好此道的。又正在青年。見丈夫總不理他。因有這一番曖昧的事。沒奈何。說不出口。只好暗恨在心。那阮優夜夜到郟氏房中去睡。不覺過了月餘。那愛奴小厮強盜一般的人。棒瘡已好。他是死裡逃生。心中恨怒至極。暗道。你偷嫂子就行得。我偷你的老婆就行

不得。罷了。我送你的命。長遠受用你的老婆。出出我這口暗氣。又當替
那大相公報仇。他去買了一把殺牛的牛耳尖刀。磨得風快。藏在身邊
回來。晚間又來等候。那阮優不但不知他棒瘡已好。就是知道。那裡疑
他敢來動手行凶。並不隄防。輿輿頭頭走入郟氏房中去了。愛奴看眞。
到一更天氣。見門不曾上栓。輕輕推開。躡足去了。進去到房門口聽聽。
聽得郟氏道。這些時你夜夜過來。想是嬸子惱我。他見了我。氣恨恨的
那個樣子。好不難看。阮優道。你理那淫婦做甚麼。我還不曾告訴你。我
那夜在你這裡。誰知愛奴那奴才同他偷上了。我撞了個滿懷。我因爲
同你有這件事。不好說得。有個把月不曾與他同床了。所以纔把愛奴
尋事處了個半死。我本要治死他的。老爹奶奶不知就裡。又叫放了他。
我又不好說出他們的事。恐怕他們也說出你我來。只得認着罷了。郟
氏觸動心事。便道。愛奴的膽子大多着呢。你也要留心防着他。阮優道。

那奴才再要膽大。我也顧不得老爹說了。定能治死了他。那愛奴聽得怒氣直騰。就想要下手。恐他們驚覺喊叫。只得耐着性兒等。又聽得阮優笑着說道。你方纔說愛奴的膽子大。我聽得人說他同你還有私帳。是舊情人呢。可是眞麽。你不消瞞我。鄔氏頓了一頓。方說道。還是你哥哥在日。我那一日在房裡洗澡。淫婦再無不善巧言者。他頓了一頓。話便隨口而出。這兩句是眞。乏假(倦)了。假。也沒有穿衣裳。也眞。就上床睡着。假。誰知那奴才走進來看見。就把我奸了。假半。及至我醒時。聲張已是無及。假。後來要告訴你哥。又礙口識羞。不好說得。更假。你哥哥張着倒是眞了。只得忍耐。假。你何嘗忍耐。阮最張見不敢說。倒是眞忍耐。那奴才得慣了濟。但是你哥不在家便來纏我。我已被他奸過了。推辭不得。此數語半眞半假。常同他弄弄是有的。此句眞。一篇話眞假相半。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辭。淫婦善說。親親。你是我的心肝一般。你問我。我故此實話告訴你。只算得半虛半實。你不要笑我。我如今有了你。還肯稀罕他麽。不瞞你說。有一個月前頭。他又要來想同我睡。被我要吆喝。攆了他出去了。阮優

道。這奴才眞膽大。等我慢慢治他。又笑道。我還聽得說老爹也同你有些話說呢。鄭氏笑道。他是公公。我是媳婦。大壓小。他要同我睡。我如何拗得過。也是沒奈何。勉強依從。怎像你可我的心這般恩愛。就是你哥在日。我同他夫妻一場。還沒有〈有〉這樣親厚呢。阮優笑道。看不出你這件東西。倒嘗過好幾個美味。二人笑了一回。阮優又道。你這後路。他們可曾做過麼。鄭氏道。啐。怪短命的。你把我看得太不值錢了。這是我愛你得很。纔憑你翻來覆去的受用。你倒疑我同他們這樣。阮優道。我同你背後走得多次了。今日弄個新樣兒。鄭氏道。怎麼樣弄呢。阮優道。等我仰睡着。你跨上我身來。臉向脚頭。背套在屁眼內。你兩隻手拄在褥子上。我用手攙着你的屁股。一起一落。看那出進的勢子。你低着了頭也看得見。可不妙麼。鄭氏也就依他。兩人嘻嘻哈哈。便不見說話。只聽得吁吁喘氣。愛奴聽得明明白白。想道。這淫婦原來如此淫賤。我

殺他也不爲過。又聽了多時。方沒聲息。過了一會。三鼓將完。聽得有了鼾聲。悄悄走到床前。月光映着窗子。甚是明亮。掀開帳子一看。二人弄乏了。正摟抱睡熟。那愛奴看得眞切。風快的刀在脖子上一刀一個。早已了帳。這是古人的六個字。一毫不謬。他道是。

賭近盜。遙(淫)近殺。

豈不確然。那小廝正走出房門。那個丫頭恰恰起來小解。看見了他。滿心歡喜。只當他以肉鎗來敍舊。那知他是以鐵刀來弑主。還笑吟吟的低聲道。你來了麼。二相公同奶奶在床上睡覺呢。你到我床上去罷。愛奴心下尋思。既殺了主人。明日豈不被他說破。陡起凶心。道也顧你不得。劈胸一刀搠倒。怕他不死。連戳了兩三下。將刀撇在屍傍。帶上門出來。走到花氏房中。脫衣爬上床來。花氏月光下看見是他。心中甚喜。也正想他來弄弄。問道。你好了麼。他答道。我好了。今日纔報了仇。我們此

後可放心做事了。花氏問他緣故。他道。且弄了再對你說。花氏速忙睡好。愛奴雖上了肚子。那陽物再不得硬起。花氏見他不挿進去。伸手一摸。縮得軟叮噹的。問他。這是怎的了。這小廝素常雖然凶惡。却不曾殺過人。今一連殺了三個。且又兩個是主子。雖沒人知道。心中却害怕。那陽物如何得硬。花氏又問他。他方把殺了三人的事告訴了。花氏嚇了一身冷汗。道。這如何了得。愛奴道。事已到了這田地。說不得了。一露風聲。你我都是死數。你不要怕。我此後每夜來陪你。你也不須着急。花氏聽了。心中亂跳。也毫無興頭。便道。你且出去。着人見了。不是當頑的。那小廝也怕人知。就下床穿衣出去了。次日。到了日色大高。燒洗臉水的僕婦見郟氏房中丫頭不來取水。只當是睡癡了。送了水來。推開門。見丫頭血漓漓的殺倒在地。吃了一驚。進門叫了兩聲大奶奶。不見答應。掀開帳子。只見大奶奶同二相公雙雙殺死。嚇得一步一跌的喊着。報

與阮大鋮夫婦。嚇得忙來一看。見他叔嫂二人殺在一床被中。雖然知是奸情。却想不到被何人所殺。爲何連丫頭都殺了。刀也撇下。心下不明。叫了二媳婦來問。花氏雖然明白。恐事出自己奸情。可敢實說。此猶可願(原)也。況且還要留着小廝長遠作伴。此則一副不枉。只得假做慟哭。說道。他同我不同床久了。每夜說到書房裡去睡。淫婦個個善說謊。我正疑惑不知甚麼緣故。原來他過來做這樣事。我並不知道。也不知他被甚麼人殺了。阮大鋮怕醜聲傳出。忙買棺材裝殮。衆婦女替他二人穿衣服時。阮大鋮瞥見郟氏雪白身屍。不禁失聲慟哭了一場。阮最借哥哥屍靈哭庶母。阮大鋮借得兒子屍靈哭媳婦。也是一對。棺殮畢了。兩處停放。嬌嬌同阮最死是兩口棺材。郟氏同阮優死又是兩口棺材。他家的喪事好熱鬧。方差人到親家處報喪。此時郟鉦的妻子已故。便是姬氏當家。也有五十餘歲了。郟鉦同他暗地綢繆。雖夜間在被中拿他做個老妾。日裡少不得還要把他當庶母。一家皆是尊稱之曰老奶奶。聽見女兒死了。放聲大哭。忙同郟鉦到了阮家看時。已

經裝入棺內釘上。姬氏鄭鉦大怒。說道。爲何不等我們來見見屍身。竟自入材。定是女兒死得不明。快快啓棺。待我驗看。阮大鋮含着淚。將他叔嫂通奸。不知被何人所殺。連丫頭都殺了。詳細奉告。因勁(頸)斷血汚。放着恐親友來看見不雅。故忙忙裝殮了。姬氏鄭鉦聽得他乃愛是如此告終。羞得愧赧無地。只哭了幾聲。便連忙回去。到家。深自悔恨。悄向姬氏道。我家幾代仕宦。今此女如此死法。親友問知。門楣盡辱。何以見人。這是我該死。你是父親愛妾。我竟忝淫了你。奸生此女。理應如是。姬氏道。你父親當日叫你將我嫁人。你爲何把我留下。又是你引誘奸我。不是我先偷你。就是女兒。你若把他嫁個好人家。如何有這等的事。你難道還不知阮家的壞麽。他家當日求親。我何嘗沒有阻攔過你。你說他是科甲門第。決定要給他家。你怨得誰。這是一個女兒報應了兩家。鄭鉦無言可答。惟有嘆氣。自怨自艾而已。他雖自悔。然已無及。雖然無及。能知

自悔。尚良心未曾死盡。其如阮大鋮竟不知自悔何。人生在世。素行豈可不十分檢點也。再說阮大鋮將阮優郟氏放了二十餘日。擡出埋葬。丫頭也埋在郟氏墳後。不題。這愛奴果然夜夜偷進來同花氏同臥。連花氏的一個丫頭他也弄上了手。堵住了他的嘴。且按下一邊。再說那個阮優郟氏被殺之後。阮大鋮疼兒的心只有一二。那疼媳婦的心倒有八九。提起時時墮淚。毛氏衆人只說他想兒子。自己忍着心疼。多方勸解。惟有馬氏知他心事。一日。又見他咨嗟悲慟。勸道。死者不可復生。老爺想念他也無益了。一來老爺有了年紀。二來大奶奶也是沒良心的。老爺這樣疼他。他還背了偷二相公。二相公也算自作自受。老爺也不必悲切了。如今還有一個頂窩兒的。老爺何不取樂一番。解了心事罷。阮大鋮道。大媳婦當日是我一時高興。你說阮最同嬌嬌通奸。我拿他來出氣。今日二媳婦無故。怎好又弄上他。又嘆道。佳人難再得。大媳婦雖然不長進。偷小叔。我倒也不

怪他。我做公公的偷得媳婦。他做嫂子的也就偷得小叔了。心有偏愛。不拘如何。都可待諒。只可恨阮優這奴才。放着少年標致媳婦不去受用。反去偷嫂子。情之實然。你說自做自受。一絲不借（錯）我那裡還想他。馬氏道。我說二相公不是偷大奶奶一個的話。阮大鋮（道。）還有誰呢。馬氏道。大相公死時。奶奶拷問那嬌姨的丫頭。他說的碍死了。說嬌姨嫌老爺年老不濟了。大相公軟弱。二相公生得又強壯。下身的東西又粗大。但是老爺不在家。兩個人就關着門大弄。比夫妻還恩愛幾分。後來大相公也知道了。弟兄吃醋。幾乎成仇。嬌姨勸他兄弟不要相爭。替他們和事。三人滾做一床。怎麼一個弄前。一個弄後。又怎樣背着弄。眞沒有耳朶聽。那一日好些人在嬌姨房裡都聽見說的。奶奶怕老爺知道。難爲二相公。吩咐瞞着不許傳說與老爺。這樣論起來。就把二奶奶弄弄也不爲過。阮大鋮道。阮優奴才罷了。嬌嬌這樣淫賤。可惜他死了。要不死。我碎割了他。

馬氏道。還不止嬌姨呢。連寶姑娘未嫁時就同二相公就勾搭上了。後來纔偷上嬌姨。母女兩個吃醋爭鋒。多少醜聲。誰不知道。阮大鋮道。我也隱隱聽見寶兒在勞家不長進。我還不信。疑是人寃誣他。原來在家時就這樣壞。有這樣娘。就生這樣女兒。可恨死遲了。阮大鋮一家妾女子媳所做所爲。若不知猶可言也。既詳知之。而毫無自反自恨之心。眞奇異。令人不解。這樣說起來。一媳婦不可不弄他一下。出我之忿。慢慢的想方兒。因向馬氏道。我看你比他們都好。還疼愛我。有話還肯對我說。我自然分外疼你。不要學嬌嬌那淫婦嫌我老。馬氏道。哎呀。老爺怎拿一個比一個。我模樣雖不如嬌嬌。我的心腸與他不同。我見老爺同我幹事。我又不敢阻老爺的興。我生怕老爺有年紀的人費了力。我暗暗心疼得了不得呢。阮大鋮被他甜言蜜語哄得滿心歡喜。摟他在懷中。說道。你既這樣疼我。我難道不偏疼你麼。遂伸手去扯開褲子摸他的陰戶。那馬氏也伸手去捏他的陽物。彼此撫摩了一會。那馬氏有些

興動。見他陽物不舉。蹲下身去。將陽物放在口中舔咂。阮大鋮不禁情興如火。同他到床上。放下帳子。脫了衣服。阮大鋮道。嬌嬌這淫婦。我要同他弄弄屁股。他千難萬難。誰知他倒給阮最阮優兩個奴才弄。我一生醋好這件事。你可肯給我弄弄麼。馬氏道。老爺。不要說弄我的屁股。就是要弄我的嘴。我還有個不依的麼。我每常也想送老爺。恐怕老爺嫌髒。不敢開口的。若不嫌棄。憑你怎樣弄法。阮大鋮歡喜得無限。摟着他。親了幾個嘴。他就扶伏在床上。屁股高高蹶。阮大鋮笑嘻嘻用了些津唾。款款頂入。馬氏道。你只管憑着高興。狠狠的頑。不要說怕我疼。阻了你的興。就弄出臟頭來。我也不怨你。阮大鋮愈加歡喜。用力抽提。正大弄着。一來也是姻緣湊巧。二來他阮家門風合當敗壞。這日花氏偶然有句話要向馬氏說。走上來。見房門又不曾關。放着帳子。疑是馬氏睡覺。再想不到他們打白仗。那阮大鋮同馬氏正弄得高興。也不曾聽

得脚步響。那花氏要揭開帳子。心中想道。我冒冒失失把下身掐他一下。嚇他一嚇頑頑。遂伸手就去一捏。不想剛剛伸到阮大鋮的陽物上。捏着水淋淋的。連忙放手。揭開帳子一看。原來公公同他弄屁眼呢。捏的是公公的此道。羞得徹身通紅。慚愧難當。回身就走。阮大鋮先被他冒冒失失一捏。倒也吃了一驚。不知是誰。見帳子掀開。原來是他。心中正在想算計他。不想有這個奇緣。忙抽出。跳下床來。一把抱住。推在床上。道。我兒。自己翁媳怕甚麼。就去扯他褲子。那花氏羞愧滿面。自己失手錯了。又不敢叫。只攥着褲腰。東扭西扭的亂掙。那馬氏笑向他道。二奶奶。不要呆了。青春年少。落得受用。你不看當日大奶奶在那時同老爺相好。老爺何等疼他。吃好的。穿好的。你二相公又不在了。你不靠老爺靠誰。且落得享福。有老爺做主。還怕人說甚麼不成。我勸你是好話。快不要戇。就相幫着去撥他的手。那花氏一個水性少婦。也有些動心。

又聽馬氏勸他的話。也希圖公公疼愛。料想也掙不脫。把手略鬆了些。已被阮大鋮脫下了褲子。伏上身弄了進去。花氏只閉着眼。一語不發。阮大鋮同他弄完了。摟着問他話。他總不答。馬氏笑道。你好呆。害甚麼羞。我也是婦人。同你一樣。怕甚麼。花氏也不做聲。掙了起來。穿上褲子。羞羞慚慚的去了。那阮大鋮歡喜無限。自幸得此奇遇。你道這馬氏爲甚麼兩次三番攛掇阮大鋮奸兩個媳婦。他當日總成阮大鋮偷上郟氏。原圖阮大鋮歡喜。額外加惠於他。是利人利己的心腸。不意阮大鋮有了郟氏。一心貪在他身上。馬氏穿的戴的。阮大鋮雖然加原。(厚)但那一件要緊的事越發稀了。人說飽暖思淫慾。他不愁穿不愁吃。不想這一道還想什麼。他每每悔之無及。恰好他也得了個奇遇。故此又攛掇阮大鋮奸了花氏。他好另做兩圖。你道他是個甚麼奇遇。那阮大鋮的正妻毛氏只有正室之名而無伉儷之實。又年老了。阮大鋮整年不

到他房中一次。他天性自幼好淫。老來這癟牝中竟不得稍嘗雞味。越覺難過。但說不出口。眞是啞巴吃黃連。苦在心裡。却也無時無刻不想此處。阮大鋮有一個心愛的家奴。名字叫做苟雄。係北京大名府人氏。三十來歲一條大漢。身材膂力都好。又會些武藝。阮大鋮❸當日在北京時。見苟雄時常在街上使拳棒化錢財。愛上了他。收在身邊做個親隨。他也自己行事不好。恐人暗害。特特擡舉苟雄做個護身的心腹。帶到了南京。時常叫他上邊來取東取西。毛氏便看上了他這漢仗。又知他有大力。一心思想要他褲襠縣中黑松林裡。似眼非眼。似嘴非嘴的這件癟物犒賞他。主母以此物犒賞家奴。眞是異典。却不得其便。一日。毛氏偶然到嬌嬌住的那房中走走。到了院子裡。見花臺上一塊太湖石掉了下來。叫丫頭道。你去叫了苟雄來。不多時。苟雄來到。毛氏道。那塊太湖石掉了下來。你擱了上去。苟雄走到跟前看了看。約有百餘斤。毛氏也走了來看。苟

雄把上衣脫了。只穿短衫。雙手抱起那石頭來往上放。他因使力。胸脯腆着。下身未免就往前挺起。毛氏有心。見他褲襠中一團凸起。好生動火。心生一計。向丫頭道。我一時肚疼起來。你去生個炭火。拿陳六安茶泡一壺來我吃。丫頭去了。苟雄放好石頭。也穿衣要走。毛氏道。你且來着。他走到房中一條春凳上睡倒。道。丫頭不在這裡。我肚子疼得很。你替我揉揉。苟雄意思不敢。毛氏道。我還養不下你來麼。家人同兒女一般。怕甚麼。苟雄只得伸手去替他揉。纔揉了幾下。他道。這沒用。我有這個病根。（乃騷根。非病根也。）每常痛起來。老爺拿光肚子替我一熨就好了。你也來替我熨熨。（他果有此病。醫生大得便宜。）苟雄笑着不敢上前。毛氏急了。把褲子脫下睡倒仰着。道。快些快些。我要疼死了。（倒怕是要癢死了。）那苟雄見他如此。知他是要如此如此之意。若不如此。恐他反怒。況他一個壯年無妻小夥。見毛氏之物雖毛多而癟。到底是個婦人之具。陽物也就大舉。也不管甚麼名分

尊卑。扯開了褲子。扛起腿來就攮了進去。儘力大弄了一陣。毛氏久違此物。連丟二次。怕丫頭送茶來。叫他歇了出去。毛氏見苟雄不但力大身強。且那一根厥物也出類拔萃。生平嘗所未嘗之美物。豈但強似當年之表兄。還覺大勝今日之夫主。喜出望外。時有厚贈。但是阮大鋮不在家。就悄悄叫了他來。到嬌嬌那房中去行樂。丫頭也都知此事。因受了主母厚賞。故不層（曾）洩漏。也相厚了許久。不防馬氏一日到毛氏房中來有話說。不見毛氏。問丫頭們。都不做聲。馬氏道。這丫頭們怎都啞了。問你奶奶在那裡。怎不答應。那丫頭沒得說。答道。奶奶往嬌姨房裡去了。馬氏動疑道。往那空屋裡去做甚麼。也就到那屋裡來。推門進去。見苟雄扛着毛氏兩隻腿。在一張椅子上大弄呢。毛氏大驚。推開苟雄。也顧不得羞恥。精屁股跳起來。拉住馬氏。跪下道。好姨娘。你看（我）素常待你不薄。你千萬不要對老爺說。後來你不論要甚麼。我都與給

你。就要我的肉吃。我也情願。（但恐肉騷臭。吃不得。）那馬氏連忙拉起毛氏。道。好奶奶。你待❹我恩典還少麼。我肯壞你的好事。你只管放心。我要洩露了你的事。不逢好死。我去。你只管放心取樂。就假意要走。毛氏又拉住。道。好姨娘。你雖這樣可憐我。我到底不放心。須得你也動(同)他弄弄。我纔信得過。附耳在上。道。他的本事比老爺強幾十倍呢。弄得快活到心眼兒裡頭去。你試試看。馬氏道。這如何行得。我不說就是了。那毛氏又跪下去。道。好姨娘。你不依。是不肯可憐我了。我跪着。看你可過得意去。馬氏見他這樣下氣。又見那荀雄也精光着跪在旁邊。只是叩頭。腰間那話又粗又長。紫威威。沈甸甸。好不怕人。心愛得了不得。忍不住笑吟吟的道。奶奶。你請起來。再做商量。毛氏見他口軟。站起。向荀雄道。你還不謝姨娘呢。那荀雄磕了個頭。爬起。大膽上前。一把抱住。放在一條春凳上。就去脫褲。馬氏口中道。我不消。你留着精神服事奶奶罷。說着。已被

他裩下。弄了進去。荀雄盡力弄了有一個時辰。馬氏丟了數次。那攧簸哼唧。淫聲浪語。連毛氏都看得肉麻起來。弄完了。馬氏覺得與阮大鋮大不相同。方知這竅中竟有如此妙境。大家穿衣回去。此後毛氏揀上好衣錦常常送與馬氏。誰知那荀雄他雖蒙奶奶擡愛。不過只圖他的賞賜。見毛氏一個老婆子。臉上許多皺摺。頭毛也花白了。脫光了時。兩個乳如兩個曬乾了的蝙蝠茄。一個陰戶塌了下去。蓋子上一塊大骨頭。且自小肚之下兩腿凹中一片黑毛。如落腮鬍子一般。（這才眞是毛氏。）不但一點趣沒有。又甚是難看。有一個駐雲飛道他那陰戶的好笑怎見得。

口似荷包。皺摺攢圍縫一條。皮閉羊腸道。毛護風流竅。噫　兩足大分蹺。愈增醜笑。好似那掉齒老翁。張口無聲叫。他尚自假做風騷股戰搖。

請想這個樣子。同他還有些甚麼樂趣。不意遇了馬氏。又年少。又風騷。

歡喜無限。馬氏三十多歲。乍遇了這件寶貝。一心撲着他。兩人十分恩愛。常常偷空就幹。倒把毛氏撇開。二人恐毛氏吃醋。商議想要逃走。有一調西江月❺說他二人道。

夫主防身健僕。東君閨內留客。私歡裁就兩情濃。眞是雄雞雌鳳。　認道良緣輻輳。那知主僕私通。此身已陷淤泥中。還道這人情重。

馬氏將所有細軟都陸續轉了與他。做同逃之計。不想阮大鋮同(因)郟氏死了。無處去尋樂地。時常在他房中。馬氏甚是礙眼。故此勸他奸了花氏。使他二人情熱。他好得便抽身。所以力成其事。花氏那日同公公弄了一下之後。那愛奴雖夜夜進來伴他同宿。花氏也不好向他說得。那阮大鋮隔三五日到花氏房中。支開丫頭就弄一下。花氏也被他弄過。推辭不得。只得依從。雖然多次。阮大鋮心裡固然愛他年小標致。

但交合之時。他從無歡顏相對。古古板板。像無可奈何樣子。故阮大鋮不甚眞歡喜。你道何故。花氏一則嫌他年老不濟事。是無可奈何從順的。況且又有愛奴這樣個精壯寵奴。所以他與阮大鋮乾(幹)事。不過如應差而已。一日。阮大鋮往親戚家吃戲酒。五鼓方歸。小廝打着燈籠到上房。還到馬氏房中來。黑魆魆的。以爲都睡熟了。自己接過燈籠。命小廝出去。他進到房內。見房門大開。到房中掀開帳子一看。不見有人。叫了兩聲。也不見答應。心中甚是疑惑。走到那邊。見丫頭酒氣沖人。呼呼大睡。搖醒了。問道。你姨娘呢。丫頭揉了揉眼睛。答道。在床上睡覺呢。情景逼眞。是順口語。阮大鋮道。在那裡。何嘗在床上。丫頭還矇矇❻懿懿的道。想是到奶奶上邊去了罷。妙。是日間的語慣了。不覺說出。的是個蠢小丫頭。阮大鋮大怒。夾臉兩個嘴巴。道。半夜三更到上頭做甚麼去。你還胡說。那丫頭被這兩下纔打得醒過來。道。昨晚點燈時。姨娘強着賞了我兩碗酒吃。我醉了來睡覺。不知姨

娘在那裡。阮大鋮復又到馬氏房中。見桌上放着隻蠟臺。點灼了。開了箱櫃一看。都是空空如也。毫無所有。知他是拐帶逃走。叫那丫頭來。問道。他既逃走。你可有不知道的。你實說。他同誰有奸。跟誰去了。那丫頭道。我不知甚麼叫做奸。（妙極。是無知小丫頭語。）他往那裡去。又不曾告訴我。我那裡知道。（更妙。如聽得一個小丫頭說蠢話。）阮大鋮越怒。上前打了幾拳。踢了幾脚。那丫頭大喊大哭。疼得滿地打滾。道。腿在他身上。他走了。我如何曉得。我要知道。我也去了。（妙妙。愈答愈奇。我也去了。不知他去作何事。）阮大鋮更怒。揪過頭髮。又踢打了一頓。道。你快說。不然我打死你。丫頭怪叫道。殺了我。我也不知道。與我甚麼相干。我每常只見苟雄常來屋裡。姨娘就把我倒扣在那邊。我間或看見他腰裡塞些東西出去。別的我不知道。此時毛氏同衆妾聽見吵鬧。都起身走來。毛氏聽見這些說話。暗暗吃驚叫苦。生怕阮大鋮處治苟雄。阮大鋮叫上夜僕婦下去叫那一個管事的家人龐周利來。吩咐道。（毛氏何幸。苟雄始去）

而傍州例之。家人即現樂哉。看苟雄在那裡。叫了來。龐周利去了一會。來回道。苟雄反鎖着門。小的撐開看時。房中一空。大約逃走了。阮大鋮知是他拐去了。心中痛恨。要報官緝拿。又怕馬氏說出他偷媳婦的話來。只得暗恨忍住。惟獨毛氏更咬牙切齒。恨這馬氏把他一個活心肝生生的摘了去。再說愛奴一夜同花氏睡着講閒話。忽然想起郟氏的事。向他道。你道大奶奶這淫婦該殺不該殺。我動手的那一夜。聽得他向二相公說老爺那老禽獸同他也是厚間。這沒廉恥的淫婦。公公媳婦也做這樣的事。就是騷極了。寧可偷別人也不肯偷公公。花氏聽了。暗想道。倒是老爺奸我的話不曾告訴他。若他知道。把我也看得不值錢了。這夜兩人高興了一番。正然睡熟。花氏夢中忽然一驚跳起。愛奴也驚醒。忙一把抱住。道。你怎麼了。花氏定了半晌。方說道。我夢見姆姆房中那丫頭。一身鮮血。來向我索命。罵我說不是我私通了你。如何得害了二相公同姆

姆。因你殺了他兩人。故此纔又殺了他。你的一死不消說。連我也放不過。我再三求告他。他決不肯放。向我身上一撲。一驚醒來。魂都幾乎嚇掉了。愛奴聽說。心中也有幾分害怕。只得勉強安慰他道。這是心上夢。理他做甚麼。口雖如此說。心下未免懷着鬼胎。那花氏日間間或陪公公。夜裡每宿伴愛奴。過了數月。竟懷了孕。也不知是那一個的種。漸漸豐肚。那花氏要把公公奸他的話說與愛奴。或商量出個法子來。竟往阮大鋮身上一推。諒阮大鋮自然替他想法。花氏因前愛奴說郟氏的話。他硬口怕羞。不肯說出。但向愛奴道。這怎麼處。若露了出來。就不好了。那愛奴問他要了幾錢銀子。尋了些打胎藥來。吃了數劑。毫無效驗。愛奴道。如今沒法了。只有逃走一着。他一個官宦人家媳婦跟家人走出。決不好報官訪拿。苟雄同馬六姨不是樣子麼。我同你到他鄉外府。做一對夫妻過日子去罷。連丫頭也帶了去。萬不得已賣了他。做盤船

(纏)也好。花氏一來無可奈何。二來他心中實愛愛奴。憎嫌公公老了。便依從他。問那丫頭。丫頭恐主母走了。追問他起來。可有不知情的。也情願同去。遂將細軟打了兩個大包。愛奴背了一個。丫頭背了一個。花氏包了頭。穿了丫頭的布衣裙。三人悄悄開門而去。次早。管門的人來開大門。見重門洞開。吃了一驚。走了進來。層層門都開着。見花氏的房門也大開。叫了兩聲。不見人影。入內一看。見滿地舊衣服。東西撂得亂三攪四。主俾(婢)二人都不見了。忙上去回了阮大鋮。阮大鋮又吃一驚。命查。家人說愛奴也走了。阮大鋮雖知是他拐了去。但家奴拐去兒婦。說不出來。只暗暗通知了親家。這花氏的父親花知縣也是個在閒鄉宦。聽得乃愛演了紅拂記。可還說得出一句話來。當年司馬懿假瞎。他也只好假聾罷了。可笑這阮大鋮奉承魏璫。做了多少惡事。富貴二字不曾圖得一件。積作得一個正妻。兩個兒子。兩個媳婦。兩個美妾。一

個愛女。都報應做出這等好事。他不但不知警省改過。心腸愈醜愈辣。後來便見。且說那愛奴同花氏並丫頭偷出了大門。天尚未明。覺得眼前一個黑影攔攔擋擋。及走到了跟前。却又不見。顯報則說明易曉。此等是隱隱忽忽報應。看者須知。愛奴心中甚是疑影。每常是走熟了的路。此時昏頭昏腦。總看不清街道。直至東方大亮。眼前黑影不見了。向花氏夢中索命是他。花氏腹中之物也是他。此時黑影也是他。此時作書者暗含報應。不肯說得活現。恐人訛說鬼話也。纔走出了水西門。要雇船往上江去。因見來往的人絡繹如織。恐遇着熟識。心下未免驚慌。面上的顏色便有些變異。不想正遇着幾個捕快出城拿賊。見他三人既無行李。只背着兩個大包。慌慌張張。見人都有驚懼之色。又見花氏雖布衣淡妝。面孔非病(貧)家婦女。知是逃走的人。上前一陣盤問。那愛奴是心虛的。面容失色。嘴中話都說不清白。那花氏同丫頭臉如白紙。渾身抖戰。捕快將他三人帶到一個僻靜小廟中。把愛奴拷問起來。他忍受不得。方說是阮大鋮的家人。拐的一個

是幼主母。一個是丫頭。他衆人又問花氏。花氏今雖做了淫奔的婦人。當日也是宦家的閨秀。何嘗見過這些惡事。他先見拷問愛奴的那些非刑。魂都沒了。恐怕拿他也拷問起來。二來冥冥中也有個神鬼。那郟氏阮優雖有可死之道。而愛奴非殺他之人。况愛奴花氏罪更浮於他二人之上。豈有逃脫之理。花氏遂將如何通奸起。如何遇了阮優。如何將他責打。如何殺了他丈夫嫂子丫頭三個人。又如何通奸有孕。纔逃了出來。阮大鋮造化。到底虧他害羞。不曾說出也。鬼使神差。細細說出。捕快遂帶到縣中。詳細稟知。知縣先問花氏。花氏又細說了一遍。然後問愛奴。愛奴也不曾用夾棍。也就一一招成。二人畫了供。知縣將愛奴打了三十收禁。花氏因有孕免責。也下了女監。丫頭交與官媒保出。申報了上司。上了本。愛奴因奸殺害家主。問了淩剮。花氏雖非同謀。知丈夫被殺不首。反與愛奴通奸私逃。與同謀殺夫罪等。也問了剮。阮優郟氏叔嫂通奸。律絞。已死勿論。丫頭

免議。並贓物給還原主。愛奴到了監中。衆禁子一來因他無錢打點。這是第一件。二來恨他凶惡。日鑽夜捶。受了無限苦楚。此因無銀打點耳。若有錢。彼奉承不暇。何恨之有。花氏又帶上了兩個禁子。此極寫禁子之惡。每日每夜上下口都有得受用。等他樣（養）過了娃娃。纔帶他二人到了市上。上了木驢。受用了一副。臨刑的前一夜。愛奴花氏同夢見郟氏的那丫頭。笑容滿面。向他撫掌道。你們也有今日。二人醒了。自知死期一到。欲悔從前。已是無及。再說那知縣差人去叫阮家來領丫頭並贓物。阮大鋮回書都不要了。任憑發落。知縣命將丫頭官賣。贓物入庫。那也就是他囊中之物了。且說花氏的這一件事。也是眼前報應的一重公案。這一部書講淫褻的事。千言萬語總不過歸到報應兩個字。看花知縣這一重公案。〈沒〉似乎贅筆。可以不用。然是一個要緊報應。亦可警掌刑名之輩。勿謂其爲蛇足也。他父親花知縣。名叫花翮。倒也是一榜出身。做官雖不甚貪酷。却任性多疑。凡事偏拗。爲官者任性已大誤。再多疑偏拗。焉有不枉殺民命者。他問公事。若任性起來。憑着幕賓朋友百般勸戒。他再不肯聽。人知道他是這樣個倔強性

子。也就沒人肯苦口勸他了。因此上地方上的百姓也吃了他許多的虧苦。含了無限的怨恨。且把他的事略敘一兩件。便知他的爲人了。他縣治中有個百姓叫做司新。❼家雖貧寒。却識字知書。心地奸狡。嗟乎。讀書識字。原圖效法聖賢。若讀書但能奸效。(狡)讀之奚益。他有一座祖墳。與一個土財主名錢泰的山地相鄰。他欺心想謀這錢泰的地擴充他家的墳山。因使了個奸心。弄了幾塊大磚。寫了基址界限。倒寫了數十年前的月日。用刀鐫刻了。暗暗埋在錢泰的地上。也過了十多年。錢泰的妻子死了。就請地師在這塊地上點了穴。要來安葬。司新爭執說是他家的墳山。不容下葬。兩家爭競起來。司新便到縣中去告。說土豪恃富霸占窮民墳地。錢泰倒運。剛剛撞在花知縣手裡。花知縣一接了狀子。便疑心錢泰是財主欺壓貧窮。霸占是實。隨拘了錢泰來問。錢泰稟稱。這是小的幾輩傳流的山地。山鄰皆知。非強占。況還有當年買地的文約爲據。上面寫着與司家的墳地

爲界。花知縣命取了原契。並衆山鄰來問。次日。又審衆山鄰。異口同聲都說。小的們素常聽得說是錢家的是實。花知縣問司新道。衆人都說是錢泰家的地。文書上地界又寫得明白。你如何告他霸占。司新稟道。老爺天恩。他倚富欺貧。想白占小的的地。小的可敢賴他。文書上雖寫着與小的家的墳地爲界。但那一片全是兩家的地。並不曾寫着畝數長尺。如何做得準。這些山鄰都是他買出來的硬證。總求老爺上裁。這花知縣先有個疑團在胸。牢不可破。聽了這些話。越疑錢泰霸占。却無可爲憑。躊躇了一會。忽問司新道。你說的固是。但你執定說是你的。可有甚麼憑據麼。司新說。小的父親在日。曾向小的說。墳山後來恐有人吞占。山地界址都有磚字埋在地下。雖向小的說了埋的地方。却不曾眼見。年深日久。不知可還有沒有了。花知縣道。這就是憑據了。縱然年久。必定還有形蹤。隨差衙役押他衆人同去眼看刨挖。果然在疆界上

挖出幾塊磚來。錢泰所點之穴却在司家磚界之內。差役回衙呈上。花知縣見了那磚非一日之物。字跡尙還可辨。心中大怒。以爲錢泰霸占是眞。重責二十板。衆山鄰各責十板。將地判還司新。你道這節事可是他疑心的偏處。這還是小事。還有一件人命大案。被他任了性。將一婦人受了極刑。更是寃枉。那時有一個百姓。姓于名魯。是個孤丁。他不但生性愚鹵。且形狀鄙猥。百無一能。以賣菜爲生。他父母在日。替他娶了個妻子汪氏。這汪氏雖是窮家之女。却生得一貌如花。竟有七八分姿色。他嫁了于魯。甚是賢慧。並不憎嫌丈夫。他家租了一間臨街的房子住着。後邊又沒院子。這婦人潑水倒漿。少不得往街上去倒。他少年嫩婦未免懷慚。在門內往外以潑。便撤身進去。不想活當有事。一日正去潑水。一個人在門口走過。潑了那人一身。汪氏情知理虧。一個臉緋紅。忙陪笑道。一時失錯。大爺不要見怪。那人是個標致少年。穿了一身華

服。他姓宋名奇生。生性浮浪。家中有數千金之產。纔二十多歲。因娶了個奇醜妻子。兩不相睦。時常在外三瓦兩舍嫖妓宿娼。淘碌空虛。現在弱病在身。還不知檢。猶自貪歡。有此數句。伏後交合即死之故。詳細。這日在此走過。不想汪氏潑了一身髒水。正要發作。猛回頭。見是這樣個妙人。遍體酥麻。見他有自愧之色。忙陪笑臉。低聲道。失錯何妨。若不嫌棄。不妨再請潑些。不住望着嘻嘻的笑。汪氏見他話雖輕薄。却是自己的不是。又見他俊淸和善。也徹(微)笑了笑。這一笑笑得不好了。古云。怕閒漢。任有烈性女子。禁不得有閒漢勾挑。無有不壞了事者。即此五件事中小閒二字一理也。是婦女但此一動心。則不可復制矣。縮身進去。那宋奇生還不住回頭望着去了。誰知這一潑。把個宋奇生的魂竟潑在了他家。一日不住的五七遍在他家門口走。總不見這婦人的影兒。倒看見一個時常在他家賣花翠的老婆子。這婆子姓密。因他有一張好利嘴。衆人借他的姓起了一個混名。叫做老蜜嘴。就在這婦人的緊隔壁住。宋奇生滿心暗喜。到家忙叫家人叫了老蜜嘴來。到

書房讓他坐下。袖中摸出一封銀子送他。道。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托你去做。若替我做成了。謝你紋銀二十兩。這是五兩。先送你發個利市。那老蜜嘴歡喜得了不得。滿臉是笑。說道。大爺有甚事。只管吩咐。我若力量做得來。再沒有個不盡心的。宋奇生便將隔壁那婦人如何潑了他一身髒水。如何望着他笑。一笑之禍。要求他做個馬泊六之意。成全此美事。這老蜜嘴與汪氏隔牆。來往甚密。汪氏常有事煩他。他從不推辭。汪氏感他的情。認他做個乾娘。兩人甚是和美。無一日不見面。今聽得宋奇生這話。心中暗道。這婦氏(人)同我住了這幾年。從不曾見他走甚邪路。又是乾女兒。這話如何開口。便推辭道。這人是我緊鄰。夫妻和睦。從沒有聽見他有甚麼壞事。這個我不敢許。宋奇生見他推托。忙道。你的蜜嘴是有名的。你若肯盡心。一片甜言自然說得動他。若是嫌少。事成了我再加十兩謝你。老蜜嘴一年賣花所賺的錢不過只夠養家。何嘗

見過這些銀子。聽見許他三十兩。利慾薰心。遂轉了念頭。便道。這銀子大爺且收下。我去探探他的口氣。看事成了再來領賞。宋奇生大喜道。你若不收。便是推辭了。只管拿去。我專聽好音。那婆子也就笑納。回到家中。就到汪氏家來。汪氏連忙讓坐。說了一會閒話。婆子忽然笑說道。我看天公甚不公平。你這樣個標致聰明的人。甚麼上樣的丈夫配不得。却嫁了這樣個女婿。傍人也替你叫寃屈。我娘兒們說話。你不必掩藏。你心裡可想相與個趣人兒麼。汪氏道。一來是我前生造下來的命苦。二來我父母雖窮。也是淸白人家。若做些外事。醜名一揚。不但一身名節喪盡。連父母的臉面都沒有了。婆子笑道。聽你這話。是個顧羞恥的好婦人了。怎麼有個標致後生說你有情意到他。想念你了不得。托我來探你的口氣。汪氏紅了臉。含羞怒道。這是那裡的話。是個甚麼人。婆子笑道。你不要發急。事情必有個緣故。一個少年的財主姓宋。是我

的一個大主顧。他向我說那一日在你門口過。你故意潑了他一身水。還笑着對他說話。他想得你夢魂顚倒。故托我來探你的話。據我（故意二字妙。）想起來。你兩個正是郎才女貌。若果然相愛。我替你引進。汪氏聽說。知是前日那人了。答道。我那一日失錯。潑了他一身水。並非有心。因爲得罪了人。只得腆着羞臉陪罪是有的。何嘗有甚私情私意。媽媽不要聽他枉口拔舌。不要理他。那婆子見說不進去。只得到宋奇生家。將婦人的話詳細回覆。原銀繳還。宋奇生不肯接。再四央求道。你只管收下。再看機緣。全仗你的力量。我決不敢忘你的恩。那婆子也就收了。應諾而回。且說那汪氏自聽了婆子一番說話。少年水性。未免動情。暗想道。這人倒也是個多情的。我潑了他一身水。不但不惱。倒反愛起我來。但說我是有心勾引却是寃枉。看他年少標致。若嫁了這樣個丈夫。也不枉爲人一世。心作此想。未免就有個相感之意。不想這宋奇生因不見老

蜜嘴回信。眠思夢想。廢寢忘餐。他素常身子怯弱。就病倒在榻。他因夫妻不睦。便在書房中養病。一日。叫了老蜜嘴到家。說道。這婦人是我前生的寃家。我這條命眼見是他送了。床頭取出一封銀子。道。這是二十五兩。送你老人家。煩你去向他一說。他若肯救我的命。便是我的大恩人了。我竭力照看他一家。若斷然不肯。是前世無緣。只得憑命罷了。但願你儘力去說。成不成銀子都送你。我後來還有重謝。老婆子得了這一大包銀子。歡喜無限。就別了回家。又到汪氏家來。便將宋奇生如何因想念他成病。看看待死。托他來求救。他把宋奇生的話詳細達上。又再三慫慫(恿)道。我們這樣人家。料道貞節牌坊輪不到。若相與了這樣個多情多義的人。且落個後半世快樂。你不要癡了。這婦人素常心不動倒也罷了。前次聽婆子說宋奇生想念他的話。也感動了些。今又聽說因他病重。又聽說照看他一家的話。便動了個知己之感。雖然不

曾許出口來。但紅了臉。又不做聲。只嘆了兩口氣。婆子見這光景。知他心軟。便抽身出來。到宋奇生處將前話說了。道。我看他雖不做聲。已有肯意。你明日可掙挫到他家。苦苦哀求。包你一箭上垛。便是一時變臉。我來解救。宋奇生聽了。一心歡喜。病竟好了多半。次日。打扮光鮮。到老蜜嘴家打了照應。看看街上無人。竟走入婦人家來。汪氏正坐在窗下做針指。忽見宋奇生推門進來。便道。你這人非親非戚。到我家來做甚麼。宋奇生忙把門關上。到跟前雙膝跪下。低聲告道。向日蒙你垂愛。（此句妙。便把有心潑水賴在他身上。）我爲你一病到今。性命幾乎不保。我料想也活不成了。（語中之讖。）今日特來見你一面。死也甘心。你肯與不肯。憑在你的慈悲罷。就一把摟住了他。汪氏見他這光景。又可憐。又動了個愛字。也不怒。只紅着臉。低聲道。這如何行得。看我丈夫回來。快些出去。宋奇生見事無變局。就站起。將他抱到後半間床上。便替婦人脫褲。汪氏雖用手擋拒。却不做聲。

被宋奇生纏繞多時。也就情動。手略稍鬆。便被他脫下。宋奇生也忙將鞋襪褲子脫去。也無暇脫上衣。就上身交媾起來。汪氏含羞閉目。任其所爲多時。只見他身子伏下。便不見動。汪氏以爲是他洩了。也便由他。好一會。壓得受不得了。低聲道。你下來罷。也不見應。只得將他推下身來。定睛一看。原來宋奇生已送其生了。（雖與阮最一樣死法。却毫不相同。）汪氏心膽皆裂。忙穿上褲子。沒了主意。他每常認得娘家。如飛的走回去了。這老蜜嘴見宋奇生到汪氏家去多時。不見動靜。心下暗喜。打點明日往他家索謝。且關門坐着聽信。那于魯到下午賣完了菜回來。進門歇下擔子。不見汪氏。走到後面。見睡在床上。到跟前要叫他時。却是個男子。光着下身。心中大駭。再一看時。竟是個死屍。不知何故。忙往外跑。要叫鄰舍。不想驚慌了。被門檻一絆。一交栽倒在門外。不知跌了那處要害。哼也不哼。早已氣斷。過路的人看見。聚攏來看。還以爲是他跌背了氣。扶起他來。

方知氣絕身亡。他的鄰舍也來了。進屋叫他妻子要問時。見床上還死着一個。大家都不知是甚緣故。此時老蜜嘴也來。見了心中暗驚。他是緊鄰。少不得同四鄰到縣中去報。花知縣究問他妻子下落。衆鄰說汪氏別無親戚。只有父母家。定然是走了回去。花知縣差四衙帶忤作<作>去驗屍。又差人同一個認得汪氏娘家的去拿汪氏。去了一會。都來回話。怍(忤)作回報。奸夫一名。不知姓名。下體赤露。死在床上。親夫于魯跌死在門外。二人渾身細驗。並無傷痕。差役繳籤。汪氏拿到。花知縣叫將帶上來。一見。便怒道。這樣個年小婦人。怎敢大膽謀死奸夫。嚇死親夫。你這一剮是萬萬免不得的了。這奸夫叫甚名字。如何通奸起。可細細的供上來。汪氏哀哀啼哭。便將如何潑水起。以至老蜜嘴說合成奸止。備細說了。又道。奸夫自死是實。並非謀害。親夫跌死係小婦人回去之後。更不知情。花知縣命拶了一拶。敲了五十。口供如前。命放

了。叫過老蜜嘴上去問。老蜜嘴也照實供了。與汪氏所說無二。但兩人之死實不知道。花知縣定汪氏的罪案。說道。你向之潑焉之無意。眞是以莫須有三字定人罪案。後來雖是他和奸。然致奸夫喪命者。實首於你勾引之罪也。親夫之死。你即不知。緣因奸夫之死。方致親夫之死。與同謀殺何異。你這惡婦。一副以償二夫之名(命)也不爲枉。汪氏苦苦哭求。花知縣任性執拗住了。那裡肯聽。又擬宋奇生已死勿論。着本家親人領屍回去。密氏兩家勾引。以致連喪兩命。若加一辟。但二人之死。彼實不知。欲擬杖流。又係婦人。撈一撈。敲一百。責三十板。以正兩姓勾挑之罪。贓銀三十兩追出入官。花知縣定了汪氏的罪。幕賓與刑房書吏再三說罪太問重。未免傷德。他那裡肯聽。只得照他的主意申了上去。那汪氏收入女監。心中癡望。猶以爲上司或批駁。尚有生路。不意上臺竟准行。上本奏過了。奉旨依議。到剮的這一日。汪氏方知。不勝憤恨。道。我之一死固該。但

不至於剮。今日陷我至此者。花知縣害我也。呼天自誓道。死後無知則已。若有知。我來世與他爲女。再拚一剮。必定辱壞他的門風。報這一點怨恨。汪氏死後有年餘。花知縣一夜正睡着。夢見汪氏笑吟吟走進房內。向他道。我生前蒙老爺的恩德。今日來相報了。花知縣猛然驚醒。正值他夫人肚痛。生下一女。他心中也甚疑影。過後見那孩子形容宛似汪氏。雖也心中鬱鬱。久久也就罷了。花知縣到底因性拗上。被上司題參。革職回籍。他這女兒過後長大了。十分標致。又聰明伶俐。反疼愛得了不得。阮大鋮聞知他的女兒美甚。央人求親。遂將這女兒嫁了阮優。做了這一番醜事。花知縣方想起昔年汪氏之夢。說來相報的話。不勝愧恨。深悔當日做官斷事任性多疑之錯。憤恨成疾。但閉上眼。便見女兒血淋淋在面前。又是那傷心。也不久身故。可見做官的人不可偏執己見。須要詳細察問。方無差謬。後來有好講因果的人說。這花氏是汪

氏托生來報恨的了。這愛奴定是宋奇生轉來。他前世坑了汪氏一剮。今世成就奸情。以完前生宿願。陪了一剮。以償汪氏之死。若果如此言。孰謂冥冥中無鬼神耶。或曰。汪氏托生花氏。拚一剮以報恨。恐無是理。余曰。不然。怨憤至極。視一死如鴻毛耳。如昔之荊軻聶政爲他人雪恨報仇。尚不惜挾面碎身。何況切己之恨。且係鬼神之事。置之勿論可耳。閒話休題。且說阮大鋮在家中時常打聽北京的事體。見逆璫一案漸漸冷下。心中雖放了些。到底有心病的人。未能全釋。毛氏的兄弟毛羽健現做御史。阮大鋮打發大管家龐周利往北京去寄信與他。托他將逆案內中詳細寄一信來。庶幾放心。那龐周利去了有兩個來月。回來了。呈上舅老爺的回書。阮大鋮見了概不株連之旨。心纔落下。那龐周利稟道。小的路上看見馬六姨來。阮大鋮忙問道。你在那裡看見的。原來龐周利回來之時。到了山東紅花鋪地方。素常知那裡嫖子甚多。偶然嫖性大發。問店家道。你這裡有上樣的好嫖子麼。店家道。近日新來了一個婊子姓馬。叫做馬賽蘭。說是南京有個馬湘蘭。是

馳名的妓女。雖文墨大通。却生得不甚標致。這馬賽蘭也識一筆好字。模樣果然生得好。纔三十來年紀。不知他今日有人接沒有。爺要嫖。我叫店小二去看。龐周利道。這好得很。你快叫他去看。沒有客就接了他來罷。店小二去不多時。同了來了。一進門。兩人相見。都覺些面熟。却想不起來。那龐周利聽見他說話是揚州聲音。甚是動疑。遂陡然想起主人的小奶奶馬六姨。却不好問得。你道他兩個是一家的人。又相離不久。爲何就不相識。但馬氏那時是阮大鋮的愛妾。下人何因常見。不過偶然一覩而已。在龐周利還有幾分認得他。在馬氏做小主母時。家下人甚多。那裡個個認得。只依稀似見過而已。解釋得好。省得多烘先生許多辯駁。兩人吃了酒飯。上床雲雨之後。龐周利道。你可認得我麼。馬氏道。正是呢。我一見面時。就像在那裡會過。一時再想不起來。龐周利笑道。你可是南京阮老爺的小奶奶麼。馬氏吃驚。不敢答應。龐周利道。你不消瞞我。我就是阮

老爺的家人龐周利。見過你多次。你難道忘了麼。你跟苟雄逃走了。如何落在這裡。苟雄往那裡去了。馬氏聽說着了脚跟。料瞞不住。二來今日到了這個場中。見了他。竟如見了親人一般。哭將起來。說道。我當日一時念錯。跟苟雄逃了出來。他原是北京大名府人。要帶我還鄉。不想路上遇了響馬。他只該讓他搶去東西。還逃得性命。他仗着有些力量。就動起手來。被三四個強盜一陣亂箭攢死了。把我搶了去。每日輪流淫宿。過了兩個月。被官拿獲殺了。說我是強盜妻子。發了官賣。我再三辯說我是良人妻子。丈夫被害。我是搶了去的。官府那裡肯信。我又不敢說是老爺的小。逃出來的。只得憑他。誰知道賣到水裡。走了這條路。當日好好的在家罷了。若不是奶奶這老淫婦害我。我怎麼到這個田地。龐周利道。你自己做的事。怎麼怨奶奶。難道是奶奶叫你逃的麼。馬氏道。你不知道裡面的詳細。若不因他。我如何得走。遂將毛氏如何私

偷苟雄。如何被他撞見。如何毛氏求告也纔偷了他。後來情厚了。纔同逃出來。事豈不因他而起。叫我如何不恨。龐周利方知內中細故。心中暗喜。喜得惡甚。所以名龐周利也。兩人又風流了一度。次早起來。龐周利就給他嫖資之外。又私贈了他三兩銀子。馬氏灑淚而別。龐周利來家。當件新聞報與主人。見阮大鋮問他。可敢說曾嫖過。只說到了紅花鋪。偶然看見問起來。是如此如此。但把後文毛氏的話截去。阮大鋮聽了。又愧又恨。咬牙罵道。那奴才死得好。這淫婦也現報得好。他只知暢快別人。就不曾想想自己更現報得好也。要知鍾生錢貴二人事體如何。下文便知詳細。

姑妄言十三卷終

校記

❶此句原有眉批「侮前人」三字。

❷「哀絰」原作「衰經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❸「鋮」原作「鍼」，據文義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❹「你待」原作「待你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❺「西江月」原作「江西月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❻「瞢瞢」原作「夢夢」，據上文改。

❼「司新」原作「新司」，據下文改。

姑妄言第十四卷

鈍翁曰。鍾生之娶錢貴。大登科之後小登科。完他一對多種(情)種子而已。

鍾趨之讓居。熟竈內添柴。乃人情之常。當思身歷其境。亦是此等否。不可使笑鍾趨也。

易老兒占盡便宜。刻苦一生。一分家資屬於猴子之子。而易氏祖宗不血食矣。易于仁借種家奴。他年產業又將付與勤壽。己身亦斬其祀矣。父以刻。子以淫。易老兒之罪可言也。彼不知易于仁非其子也。易于仁自知之。自欺之罪浮於乃父。後來所以不得其死。且連禽獸假子仍無。此輩戒之哉。

易于仁與妻妾之淫法。已爲奇矣。而奇姐同僕婢之淫。愈出愈奇。其父其女不負其名。眞是異乎於人之奇淫。寫奇姐奇淫。內夾寫一貞姑之

貞。貞者更顯其貞。淫者愈覺其淫。是兩襯法。

卜通遇焦氏。彼時未嘗不以爲樂。但恨彼死後無知。未必知水氏之嫁乾女婿。卜之仕呼姐夫爲爹爹耳。

這一回書。鍾生錢貴好合之後。自易老兒娶容氏起。至奇姐死止。全是淫汚之語。到鍾生納代目爲小星。眼目爲之一清。不意結尾出林報國拿邪道一段。令人氣爽神豪。是用唐明皇羯鼓解穢之法。

姑妄言卷之十四

第十四回　多情郎金馬玉堂　失貞妓洞房花燭

附　易于仁父子獸而人人而獸　牛希冉夫妻男作女女作男

話說那日鍾生見宦蕚三人正在作惡。忽一陣跑去。不知何故。遂將錢貴扶進房中。錢貴倒在鍾生懷內。柔聲痛哭道。以妾之故。致君受辱。此心如割。恨不欲生。哀哀不止。鍾生將他摟住。寬慰道。彼之怒我。因我挺撞之故。與卿何涉。卿之受辱。實因我在此相累。我甚不安。卿何反言。此一夥狂且舉動如惡犬齚人。不必介意。但我(他)們忽然撤去。不知有何事故。我雖寒儒。諒不懼彼。恐他不能忘情於你。還要受他之累。我今且去細訪。看他們做何行止。再來爲卿設計避之。且自將息。甚勿過慮。錢貴見他說得有理。也便不留。遂道。郎君一有風信。幸即來告我。鍾生

道。卿之事。即我之事。何用叮囑。錢貴又將歷年之私蓄取出。付與鍾生。道。此非我久居之地。此數百金。君可持去。速爲我作從良之計。萬不可緩。鍾生也就接着。道。此雖你之事。乃我之責。何敢尚緩。我中與不中。自有以報命。你但放心。說罷。收在身邊。辭了去了。那郝氏見勢頭不好。避入鄰家。丫鬟嚇得東藏西躲。直到晚打聽得人散。都纔回來。財香也自柴堆下鑽出。不漏。郝氏一進門。見家中打得七零八落。又是那心疼。又是那怨恨。因走入房中。將錢貴埋怨了半夜。錢貴見事因他起。也只得呑聲領受。郝氏同丫鬟收拾破碎傢伙。不必細說。且說那鍾生到家。將錢貴所付之物收好了。見日色已暮。不能出門訪信。小廝拿飯來吃了。且自宿歇。到了夜間。忽聽得門外一陣人聲。打門甚急。鍾生驚訝道。莫非是宦家來尋我麼。那小廝也驚醒了。當是鍾生睡着。叫道。相公。外面有人打門呢。鍾生道。不要理他。正躊躇。那一起人已打進門來。燈籠火把。

照耀如同白晝。鍾生想。一間斗室。料難躲脫不能。忙忙穿衣起身。仗膽看時。原來是一起報錄的。衆人見了鍾生。問道。相公可是諱鍾情麼。鍾生道。正是。衆人道。恭喜相公高中。遂將紅報單貼起。鍾生舉目看時。高高中在第六名亞魁。喜不自勝。一來喜的是一介寒儒。平地步於青雲之上。二來喜的是今得成名。不負錢貴一番苦心。可以娶他報德。念念不忘。的是多情種子。衆人知他家寒。只請他寫了一張賞單而去。連那個雇的小廝也喜歡得爬起來滿地亂跳。道。我相公中了。我相公中了。少間。就有人來接他去赴鹿鳴宴。至午後。方頭巾。青圓領。披紅簪花。鼓樂迎歸。到了家中。只見有許多伯伯叔叔。哥哥弟弟。都是十餘年不見面的。擠了一屋子。還有無數從來不曾會過的親戚也來賀喜。因他只得一門小屋。褊窄之甚。連天井內都坐滿了。這些桌椅板凳都是街坊人家情願送來借與他用的。情願二字妙甚。見得非我去借。乃他情願借來與我耳。把勢利炎涼眞寫得活現。梅生雖不曾入場。他有許多親

友去考。又一心記念鍾生。不知他中與不中。（世間那得有此等朋友。）半夜就去看榜。見鍾生名列高魁。心中大喜。早來了替他支應事務。連那陶老也說遠親不如近鄰。走來幫忙。那小廝笑笑跳跳。忙忙的搬東搬西亂跑。（寫到小廝如此忙亂。才見熱鬧之甚。）鍾生進門。先拜了天地祖宗。然後與衆人作禮。衆人也有送衣服的。送銀子的。送尺頭的。送酒席的。還有送家人來服侍的。鍾生一概推辭不受。只有叔父舅母所賜不敢過却。只得收了。熱鬧至極。不一時。擺上酒來。斟鍾道喜。大家揖遜一番。坐下同飲。那些族中長輩對鍾生道。我們祖墳上有許多地師看過。說風水甚好。子孫定然要發科甲。（閱此偶憶一笑談。一人新得一馬兵。請親戚同到祖墳祭祖。彼在墓頂左右顧盼。向衆道。這風水也見不得甚麼好。怎就出了我這樣個殺星。）你又肯讀書。久知道你自然總有今日的與祖宗爭光。果然不錯。親戚們說道。久聞新貴人才貌雙全。自然要高發。但恨小親們都不曾會過。貴人明歲還要連捷呢。我們叨在親末。亦皆有光。（十餘年不見面之叔伯弟兄。從不曾會過之親戚。決無是理。作此語者。特爲炎涼二字加倍出色。）大家贊不絕出。(口)

鍾生一味謙遜。毫無驕矜之色。鍾生當日一介寒儒。雖親叔如陌路。今一旦中了。不知何處來的許多親友趨承。貧居鬧市無人問。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前人已言之矣。有幾句感嘆世情。道。

人生何境是神仙。服食求師總枉然。

寒士得官如得道。貧儒登第即登天。

玉堂金馬眞蓬島。御酒宮花實妙丹。

漫道山中多甲子。貴來一日勝千年。

梅生向鍾生道。弟今早看榜。見眞先生的令婿不驕❶干兄也發了。鍾生道。與弟是同房中的。忽然道。可惜可惜。梅生道。干兄中了。兄爲何道可惜。是甚緣故。原來梅生知道干生是鍾趨的棄婿。見鍾趨在座。故意問鍾生以譏他之意。鍾生不好答得。支吾道。弟別有所謂而言。非謂干兄也。只見鍾趨臉紅項赤。內中私故。他三人心照而已。鍾生向梅生道。

令表弟多兄昔日同窗。今日又是同年了。梅生道。家母舅積德一生。不能博一第。今日舍表弟徼倖。也足慰他老景了。弟清早到家母舅處一賀。因兄府上無人。就來相幫照看。鍾生道。足見長兄以骨肉視我。感何如之。彼此閒談。飲至抵暮。方都散去。次早起來。就有個長班來投。鍾生此時正用得着。就將他留下。跟了出門。天啓七年丁卯科南京正主考陳其慶。副主考張士範。稟見過了。又去謝房師。拜同年。回拜衆親友。又上墳祭祖。整整忙了多日。城中那鄉宦財主。見他既青年又高中。知他未娶。許多人家倒央人來說要與他做親。他都回已聘過了。一概謝絕。土山有個財主。姓易名于仁。托了許多親友來說他女兒生得甚美。要贅鍾生爲婿。鍾生苦苦相辭。他家不捨。再三再四央人說合。鍾生見人煩瑣得多了。序齒錄上竟刻上了錢氏。纔止住了衆人。那個雇的小廝。他父親情願將兒子投靠充當家丁。鍾生見這小廝倒還老實。且又伶

俐可使。與了他幾兩身價。改名鍾用。留下使喚。這一間斗室不成規模。又托人轉尋房子。又過數日。事情稍暇。着鍾用請了梅生來。坐下。先謝他前日來相幫的情。然後說道。弟有一要事懇煩吾兄一往。務在必成方妙。梅生道。兄請見教。若可效力。敢不從命。鍾生道。弟春間蒙兄厚愛。攜弟同訪錢姑。兄曾云恐小弟一去。還在他知心之列。不意此語竟成先兆。錢姑見我之後。十分親愛。諄諄以終身相托。弟感其情切。即與之定盟。今敢煩兄做一月下老。到彼對他母親一言。弟欲娶彼女爲室。若要多少身價。悉聽他意。望吾兄千萬玉成其事。小弟容圖後報。梅生聽罷。想了一回。道。吾兄命弟做此些微之事。敢不效奔走之勞。以弟愚見。或行不得麽。兄還當三思而行。鍾生道。請教何故。梅生道。以吾兄新貴。且又正在青年。何患無富貴門楣閨閣嬌娃爲配。若娶此煙花瞽女。寧不懼爲他人所恥笑乎。鍾生長嘆了一聲。道。吾兄不知此女與弟萬種

深情。豈可相負。彼初會弟時。不鄙我寒賤。即托終身。臨別又贈我數十金爲燈火之費。弟仗此無薪水之憂。始得潛心苦讀。方有今日。且彼矢身自守。雖受伊母之凌虐不辭。人既有深情於我。背之不祥。古云。海可枯。石可爛。惟情不可移。況士爲知己者死。吾兄請想。弟自幼孤貧。骨肉親友視同陌路。他一遇我即親愛若此。一瞽目婦人勝有眼男兒萬倍。（罵盡世情。）亦可謂稱弟之知己矣。負心人豈我輩爲耶。至於恥笑。聽之他人。於我何與。況昨日序齒錄上弟業已刻上錢氏是嫡配了。梅生道。原來有這些緣故。弟却不知。弟此時即去。一有佳音。定然回報。起身作別。鍾生送他出門。纔待轉身。他的嫡親叔父鍾趨到門。這鍾趨自與哥哥析居之後。他一腔精神命脈。全在這一個利字上用功。晝夜盤算。屢年來家資也就積得富厚。向日鍾生孤處做貧士時。他全不瞅睬。但因他是尊行。每年新正生辰到門兩次。他家若先有富貴親友在座。恐鍾生襤

褸。玷辱了他。還不容進去。三年五載不但不見叔叔家中一盞清茶。竟連叔嬸的慈顏。同二位堂兄的金面。想見一見。也是難事。鍾趨今見姪兒中了。前次來過。今日又來。鍾生連忙迎接進內。讓他高坐。鍾趨道。賢姪諸事都畢了麼。鍾生應道。都完了。鍾趨道。你今中了。非比往昔。這四個字。令人痛哭流涕。前也是骨肉。今也是骨肉。不過稍有貴賤之分耳。何便謂之非比往昔。我看前日那些親友到此。都沒處起坐。我家房子頗大。向日原住不了。本要分些與你。因你是個貧士。孤身一人。不拘何處。可以安身。如今已是個新貴。尙住在此。不成規模。我今將一宅分爲二院。讓一半與你。已收拾潔淨。可搬了去同住。也與我做叔叔的爭光。鍾生道。姪兒自幼父母見背。蒙叔父撫育成人。今日托庇徼倖。尙未曾孝養叔父。稍報培植之恩。怎敢蒙叔父費心。鍾趨不知姪兒是好話。只疑是向來太情薄了。姪兒拿話來敲打。或者有些也不可知。紅着臉。用話掩飾道。我同你父親是同胞兄弟。非遠族。自家至親骨肉。貧賤時再沒人肯說這句話。怎說這

樣客話。當日你做貧士時。（如何算得姪兒。）我雖是分家各戶。也曾想招攬你家去。（違心之談。）又想使你受些飢寒困苦。纔肯發憤上進。這是我激勵你的一個美意。（無情之人尚有可恕。惟極無情而專會說假好看假親熱之語爲可恨焉。得利刃斷其舌始爲快。）今日你高中了。（這才是說骨肉呢。）自己親叔叔家不住。難道另尋房子不成。豈不怕人笑話。（賊人膽虛。別人那得工夫來笑你。）鍾生見叔叔如此說了。一者不敢違長者之命。二者也不好十分推却。見得叔叔當日無情的樣子。也就道。蒙叔父下愛。敢不遵命。俟擇吉日就搬過去。說畢。那鍾趨去了。原來鍾趨一者是趨奉姪兒新中。二來見他的棄婿干不驕也中了。鍾趨抱怨兒子。說他二人當日不該攛掇把妹子另嫁。做了這沒良心的事。鍾吾仁鍾吾義又抱怨父親。當初不該希圖豪貴。起這不端之意。恐干生有舊恨在心。怕算計他。故此要鍾生搬來同住。就是干生有甚舉動。看同年的叔父。或可包容。要他做個護身符意思。故當日鍾趨要悔盟之時。鍾生力要諫阻。到叔父家去過數次。不得見面。

他看這個樣子。雖見了面。人微言輕。忠言定是要逆耳的。只得罷了。前次梅生說及干生中了。鍾生見叔父棄却此佳婿。由不得口中吐出可惜二字。又問。但這話可是稠人廣衆之中梅生說得的。只得拿別話推過了。惟有鍾趨明白。所以那時面紅耳赤。那干生倒也是天空海濶之腹的人。毫不介意。鍾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。不得不爲之防。他這些族間同親戚們聽得鍾趨送了鍾生一所宅子。大家都來湊熱鬧。（眞令人有時來誰不來之嘆。）送床帳。送桌椅。送擺設。送骨董。把一所新房塡得富麗之極。鍾生擇日遷移。衆人送席送戲來作賀。又熱鬧了一番。鍾生的舊房因眞教官在任上。知干生是他令婿。將房子付他收管。干生也送還典價。鍾生進了新房。又買了個丫頭配了鍾用。又投了兩三房家人。尋了兩個上樣的丫鬟。預備服事錢貴。這番規模。不是前番那寒士氣象了。你道鍾生這銀子是那裡的。就是錢貴付他的了。他想。鍾生要中了。自不必說。

設或不中。恐鍾生無顏。即欲爲他贖身又無力。故將歷年私蓄數百金盡付了與他。就不怕又蹉跎了。這就是錢貴一片深心。鍾生今已中了。要娶他。少不得把家中收拾個待缺鴛鴦社。以俟新人。且說那錢貴自鍾生去後。心中也甚憂疑。次早不見動靜。疑宦蕚或能忘情。稍放下了些。飯後正在房中兀坐。忽聽得街上吆喝賣題名錄。忙叫代目去買了一張進來。命他一看。念到第六名上就是鍾情。錢貴見他中了。眞喜歡非常。忙盥手焚香。拜謝了天地。在大士像前也叩拜了。此時那宦蕚的事被這喜一沖。竟撂在東海傲來國去了。叫代目請了娘到房中。將他與鍾生如何定盟。許中後娶他的話。細說一遍。又道。他今已高發。定來娶我。母親尊意如何。郝氏聽了。半晌道。哦。怪道你向來不肯接客。原來就是爲他。我正疑你既不留人。爲何又留他住許多日子。我看他人品果然生得好。但不知心地如何。今已高中。兒呀。你不要太認眞了。從古

來負心的人可是一個。他當日是個寒士。見你與他綢繆。便發下千般海誓。萬種山盟。今日做了貴人。怕沒有富貴人家扳親。他還肯來想着你。錢貴道。鍾郎決不負我。倘有人來作伐。萬望母親依允。郝氏道。你如今既不接客。留你何益。我們這樣人家得個舉人女婿。還有何說。且看他來與不來。再做道理。不覺過了十數日。郝氏到錢貴房中道。我兒。我做娘的話何如。他若有心於你。爲何這些日子還不見一些音耗。多管是成畫餅了。錢貴道。鍾郎心跡。兒知之甚深。定非負心人。倘彼背盟另娶。兒披剃入空門。長齋繡佛。自誓一死。不復再嫁矣。（有他母女這兩番議論。愈顯鍾生多情。錢貴多識。）

正說着。聽得外面有人叫道。錢媽媽在家麼。郝氏忙走出一看。原來是梅生。讓進客屋中坐下。說道。相公許久不光顧了。今日何幸降臨。梅生道。我前中秋次日在此的。未曾得會媽媽。今日特來替媽媽道喜。郝氏道。光(老)身素履平平。並沒有甚麼喜事。怎敢勞相公大駕。梅生道。我

來給令愛作伐。送一個新貴女婿與媽媽。豈非大喜。郝氏道。請問相公說的是那一家。梅生道。就是我敝友鍾兄。他托我來致意媽媽。他說春間在府上時。承令愛不棄。曾與定盟。約過中後方娶。果然天從人願。竟僥倖了。因連日有事。未得遣媒。至今方遐。特特懇我來奉懇。但要多少聘金。聽憑媽媽尊意。郝氏聽了暗喜。說道。鍾相公今是貴人。但恐小女無福。不敢仰攀。況小女係老身親生。安有要身價之理。梅生見他說不好要財禮不敢仰攀的話。疑他推托。說道。媽媽不要錯過這門親事。說起我這鍾兄。眞情種也。昨日許多富貴豪門愛他的年青品秀。欲得之爲婿。他因與令愛有約。皆苦苦一概辭絕。於序齒錄上已將令愛刻上做嫡配了。他一片心思注於令愛。今誠懇托我來求。望媽媽慨諾。成其好事。媽媽不必過謙。況成就之後。媽媽就是岳母了。也得個下半世快樂。豈不甚妙。郝氏道。相公見諭。老身安敢不依。但憑鍾相公尊意。擇吉

迎娶便了。梅生聽了。道。既承金諾。我去回復了鍾兄。俟定下吉期。再來

通信。起身作別。郝氏道。還有一說。鍾相公處聘金。老身一絲不要。但小

女去時。老身也沒有甚麼妝奩。煩相公轉達。梅生道。不要聘金就是媽

媽盛情了。豈有爭賠嫁之理。說了。辭去。那郝氏笑盈盈走進房中。對錢

貴道。兒呀。恭喜你了。你好慧心巨識。鍾相公果煩梅相公來替你作伐。

再四求我。我已依允。兒呀。你這一嫁去。將來就是夫人命婦了。他母女

二人滿心歡喜。自不必說。先梅生與郝氏說話時。錢貴都聽見了。聽得

說多少名門巨族要把女兒嫁他。他都辭却了。序齒錄上已刻上了錢

氏。錢貴更感他的深情。又喜自己有知人的見識。錢貴許了鍾生。連那

代目聽見了。也私喜得了不得。這是何故。他原是好人家兒女。被老子

不長進賭輸了准與鐵化。後跟了陪嫁到童家。一笑之過。打發出來。不

幸被媒人同惡僕將他送入火坑。喜得數年來因錢貴疼愛。他雖十八

歲。尚還保住了女身。提此一句。爲鍾生小星作地。不然。鍾生妻妾無一個處子耶。在這門戶人家。將來作何結局。今聽得錢貴嫁與鍾生。他定然隨去。也巴個出頭的日子。心中滿擬錢貴離不得他。或開恩以小星處之。得爲這美郎君之妾也。不枉當初會時那一番舉薦。他自有這種私心。豈不歡喜。再說那梅生回復了鍾生。擇了好日期納采下聘。隨就娶了來家。他一個新舉人娶親。自然熱鬧。彩轎花燈。藍傘火把。一路上樂聲鼎沸。燈燭輝煌。到了家中。三元百子轟雷震耳。花燭前引。紅氈匝地。扶入洞房。交杯合巹。然後上床。這正是。

畫堂前依然兩個新人。　牙床上各出一般舊物。

他夫妻二人情義相投。如魚似水。因是貧賤中結下來的。更加親愛。到了次日。賀客塡門。酒筵鬧熱。不消說得。彼時有人笑他說。他一個少年舉人。要甚沒(麼)好人家女兒怕沒有。却要娶一個瞎妓。也有的道。他

雖然發跡。不忍負心。到底是讀書人不同。街市上紛紛議論。再說當日土山住的有一個土豪易于仁。他這個姓城中甚少。惟獨土山十戶中倒有四五家姓此。這土山也有數千人家。好一個富庶地方。易于仁當日他父親遺留約有千餘金之產。他雖一字不識。一竅不通。却□田貪刻。善逐十一之利。如青黃不接之時。窮家小戶沒得吃了。借他一石穀。九升斗平平量出。到秋收徵還。足大斗推尖量入。一石五斗。名曰加五。已將對合。他豈肯白借與人。有房子田地的。就指房地寫文書做當。沒有房地的。連妻子兒女都當與他。或借銀子。定是五分行息。九五等子稱出。還是九三銀。還時足紋足等。人若不來還。他也不催。窮人家見債主不緊。樂得且捱。不想數年後。被他本利滾算。房地人口都屬了他。眞是個爲富不仁。殺窮人做富漢的惡物。二十年來被他掙了一分大大的產業。雖算不得巨富的大財主。但在這村中。就要算他第一把交椅

了。左近一帶田地。十分中有六七分是他的了。所以他家的佃戶也甚多。這易于仁不但在銀錢上刻薄。在那婦女身上更貪好得異常。講起他的這個淫字來。眞出人意外之想。他這種性情。必定生身有個緣故。待我將他的出處細述。便知分曉。易于仁的父親易老兒。他承受祖遺產業。不過數百金。家無多的人。只他夫妻兩口。並一房僕婦使用。生之衆。食之寡。漸漸積趲起來。後來又放些賬目。頗自飽暖過日。却有六旬。尚無子女。後來妻子亡故。鰥居了有半年多。村中有一個姓容的。借過他十兩本銀。歷年欠下利息。算來共有數十金。日漸窮乏。無可償還。那易老兒常常來索債。這容老兒有個女兒二十歲了。曾招過一個女婿。死了也將一年。一日。他夫妻父女在一處商議。容老兒道。我想了一策。你們看可行得。易家這宗賬萬萬不能還他。他肯容我白用的。設或告起官來。實是我們理短。那時如何是好。我想來女兒年紀尚小。少不得

還要嫁人。易老兒也是個孤身。竟煩原中去說。把女兒嫁他准賬。他料還不起。大約也肯。他雖然年紀老了。若還女兒命好。生得下一男半女。這分家私豈不是他娘兒們一生受用。你說可行得。那婆子道。你這主意倒好。但不知女兒心裡何如。容老兒就問女兒道。大姐。妳的意思怎麼樣。那女子自幼隨着父母過窮苦日子。雖嫁過丈夫。也不過是力田度日。飢寒二字自不能免。素常也知道易家寬裕。有何不願。俗語說。八十歲的媽媽嫁人。不圖生長只圖吃。遂答道。這憑爹媽做主。怎麼問我。那容老兒知女兒是肯的口氣。滿心歡喜。忽聽得門外叫道。容老爹在家沒有。容老兒知是那保人的聲音。正中下懷。忙迎出來。道。在家。那保人姓終名仁。放下臉來。道。一家放賬。一家用錢。我不過當日吃得一杯水酒。彼此爲好來。你如今沒得還他。易老爹成日到我家來聒噪。我耳朵都吵聾了。你摸摸良心。過得去過不去。容老兒一臉的笑道。怪不得

老爹生氣。我正要來尋老爹說這話呢。我如今有個主意同你老人家商量。成得成不得再講。遂拉着他的手。笑道。家下不便。到隔壁酒鋪中坐坐講罷。原來這終仁酷好此物。各處與人說事。無非覓鍾酒兒潤喉。聽見約他酒鋪裡坐。惱容變做笑面。道。怎好相擾的。容老兒道。這甚要緊。若事成了。有大大的兩罎吃呢。遂同到酒鋪中來。要了半斤燒酒。一碟炒豆。一碟腐干。一連讓了他三杯。那終仁道。你方纔說有甚主意。你說了我看。容老兒道。我當初借易老爹只十兩銀子。這些年來利上滾利。纔聚上許多。如今我家日食都艱難。瞞不得你老人家。那得還有錢還債。我只有一策。我家大姐是你見過的。也不爲醜。女婿又死了。他今年纔二十來歲。水也似的。後生料道也守不得。今易老爹的奶奶也沒有了。我的意思把我家大姐嫁他。憑他做妻也罷。做妾也罷。准了這賬。除了這法。不要說私要。就是到官。我也不過是條老命。况官府也不追

比私賬。但你老人家是原中。拖累你跪官跪府。我過意不去。全仗你老人家美言一句兒。倘或成了。彼此有益。就做着他不肯。我們儘到他是理。又可以擋他些日子。（極寫窮人之苦。眞可謂無聊之極思。）你老人家怎麼說。那終仁道。我去說了看。大約着十金本錢得個老婆也肯。還少甚麼。你我都是莊農人家。他不過比我們多有幾個錢。又不是鄉宦。甚麼叫做妾。竟說嫁他就完了。容老兒道。這更好了。事成了。少不得請你老人家幾醉。兩個把半斤酒飲完。那終仁道。我此時就去。你在家等着。看他怎麼說。我就來回信。站起來道。且不道擾着。倘這媒做成了。吃喜酒再一齊道謝罷。容老兒道。這好得很了。但願事成。自然奉請。二人大笑。一齊出門。一別而去。那終仁到易家來。遠遠見易老兒站在門首。心中暗喜道。這事有幾分興頭。遂上前道。我往容家去了來了。有一件事來和老爹商量。易老兒讓進客位內坐下。道。他怎說。終仁道。他家實在貧得可憐。飯還沒得吃

呢。方纔他說就告到官也不過是條老命。他只有個女兒。你老人家也見過的。他如今情願嫁與老爹准了這賬罷。叫我來說。老爹的意思是怎樣。看官聽說。大凡人生在世。色慾之心入土方休。這易老兒他當日三四十歲時。守着那婆子。只以銀錢爲急務。生子一事倒還不十分着急。後來五十多歲。手頭厚了些。未免就憂子嗣。雖有此心。因那婆子情性有些古怪。不敢妄想。今鰥居了半年。要想娶個妻子。一來作伴。二來圖他生子。十分醜的又難爲情。略像樣些的恐又費錢。兒子固要緊。銀錢更要緊。況且又怕人嫌他老了。少年婦人又未必肯嫁他。他原圖生子。若娶個老的來做甚事。今聽見這話。況容家女兒是時常看見。人物又好又伶俐。年又少。無限歡喜。答道。我家正少個當家的人。我也久有此心要求他。怕年紀不對。不敢開口。既承他美意。是極好的了。就煩你做個媒。別的不敢許。喜酒是有得吃的。煩你去問問他要怎麽行。幾時

可娶。問明白了來。我預備酒候你來起媒。那個終仁聽見備酒候他。如飛而去。不來(多)時便來。道。恭喜老爹。準備做新郎罷。一眼看見桌上四個菜碟。還有幾塊醃鴨蛋。一大壺的酒。歡喜非常。易老兒笑道。且坐下吃一杯再說。他哈哈笑着坐下。易老兒篩了一杯遞過他。他接過來一嘗。是家中窨的封缸。大喜道。好東西。一口汲乾。道。好酒。老爹既費事。我再吃幾鍾再說。連飲過數杯。夾塊醃蛋壓了壓。說道。容老爹說他家是一絲嫁妝是沒有的。不敢講。行下憑老爹。日子也儘在老爹。隨早隨晚。揀了日子。只管娶他。不過是個空人。易老兒道。我們南京鄉風用禮金。原是與他買嫁妝的。執盤錢是與女家買零碎雜用。他既沒得賠。我家的箱櫃床桌都有。禮金執盤不必用了。他家既艱難。女兒嫁我一場。原文書還他不用說。我不但不要他一絲東西。我還封幾兩折果餅的銀子。送他買柴米用罷。你道如何。那終仁道。這是老爹的情。他更感激

了。復哈哈笑道。人說骨頭面上的筋。老婆面上的親。你老人家奶奶還沒進門。就疼起丈人來了。易老兒也笑道。禮是不下了。再煩你問他。若不怕忌諱。我死鬼的衣服首飾還有些。將就用罷。再者。我一個老頭子娶老婆。他家一個後婚嫁人。也不必揚名打鼓的。揀個好日子。擡了來罷。我家中備個酒水。豈不兩家省事。你吃了酒。煩你再走走來。終仁道。我吃了這一壺就去不得了。我去了來吃罷。易老兒道。更妙了。我殺個雞請你。他說道。老爹太費事了。去不多時。又回來道。他聽見老爹送他折果餅的銀子。感激得了不得。滿口說任憑老爹之便。他是不忌諱的。易老兒也甚歡喜省費。少刻。煮了一隻小筍雞。五個白煮蛋。同他飲完酒。又拿飲(飯)來吃了。終仁起身作謝。易老兒❷道。等我揀了日子。再來請你說信。終仁去了。易老兒次日煩了個教書先生。看了一個好日子。打點下頭面衣服之類。又封了六兩銀子。把原契查出來。家中煩人

來預備了幾桌酒席。請了終仁來小飲了。一面煩他帶着衆人送了去。
次晚娶了來家。吃酒成親。不必細說。那易老兒許多年守着個老婆子。
今日忽然得了這樣個妙人兒。一來怕他嫌老。二來想他生子。因他自
幼不曾斷喪過。年雖六十。倒還精壯。三兩日之內。定然竭力舞弄一番。
那容氏當日過的是裙布荊釵。黃虀淡飯的日子。還要燒火做飯。洗衣
縫補。雖然招了個丈夫。日間做工累得七死八活。夜間枕蓆之上還有
甚高興。倒下頭直到天亮。間或十日半月動作動作。也不過應應卯。點
綴而已。至於其中樂處。並未曾嘗得。今日到了易家。雖不能錦衣玉食。
頭上竟戴了鍍金銀首飾。身上穿了松江細布。竟還有❸幾件上蓋紬
衣疊在箱內。飲食雖不能日日雞鴨。因易老兒圖他歡喜。三五日中定
有些魚肉到口。這是他當日成年不得嘗的罕物。而且有個家人使用。
終日惟有飽食高坐。到了夜間。在家時床上鋪一條草薦。上面一條燈

草薦。蓋的是粗布被。如今是大厚的褥子。墊着紬面布裡的被。又溫又軟。好不受用。那老兒又常常竭力要種種子。容氏方知天地間。日裡有這樣安富尊榮。夜間床燽（幃）中夫妻有此種樂處。不但不嫌他老。把他竟當老寶貝一般。十分恩愛。那易老兒先猶恐他憎嫌頭上嘴上的這幾根銀絲兒。今見他着實相親。那愛他疼他也足足有二十分。易老兒一夜笑向他道。我初娶你時。怕我年紀大了。你見我這幾根白鬍子。同你這樣個嫩面挨着。不知怎樣憎嫌呢。誰知道你倒疼起我來。容氏雙手捧着他的臉。道。我看見黑鬍的人多。見了你這花白的。覺得分外有趣。叫我怎麼不疼愛呢。易老兒倍加歡喜。愈增恩愛。但這老兒娶他來時。以爲一進門下了種就有收成的。故常常去盡力鑽研。誰知到半年後。竟毫無影響。他有年紀的人。幾個月種也將枯了。累得力盡筋疲。便興致索然。精神倦怠起來。不能如初了。但這樣一個嫩婦在一床同

臥。又不忍久疏了他。十日之中。免不得還強掙着應應故事。後漸漸覺有些支撐不來。只得一上床就假鼾睡。容氏毫不驚他。以爲他眞是睡着。反替他塞塞被。自己倒離遠些。易老兒甚不過意。他心中一來是愛容氏。二來感激他這相親之情。夜間雖不能用力。日裡只得買好東西給他吃。或容氏要買甚麼。他無不奉命。雖暗裡心疼。無奈本事不濟。只得拿勤勞折之。那容氏處在樂境。未免靜極思動。見丈夫相待甚好。只得如守活寡一般。心中也覺難過。況當日嫁他家。穿吃猶次。原圖生個兒女。以爲終身之計。今見老兒連種都不能下了。如何還望收成。未免又暗自着急。終日悶悶。一日。那家人媳婦進來。笑嘻嘻的道。門口賣的好一個大猴子。差不多打到我的肩膀。又會翻筋斗。又不咬人。乖巧老實得好頑。容氏倒也是無心。想道。我閒着一點事也沒有。買了來頑耍解悶也好。問道。老爹呢。那媳婦子道。老爹也在門口看呢。容氏道。你去

請了來。去不多時。易老兒進來。容氏撒嬌撒癡的道。我成日家坐着。悶得慌。聽見有個賣猴子的。會打筋斗頑耍。要是賤。你買來拴着給我解悶罷。那老兒要奉承他。連忙允諾。忍着心痛。顧不得貴賤。買了牽進來。容氏一看見他。有三尺多高一個大猿。問道。他不咬人麼。易老兒道。很老實。不怕的。容氏笑吟吟走進前來。〔道。〕打個筋斗。那猴子就翻一個。他喜歡得了不得。又道。再打一個。那猴子果又打一個。容氏忙取些飯來與他吃。易老兒就把他拴在堂屋門槅子上。過了幾日。但是容氏在他面前過。或餵他食。他就把裙子一掀。伸頭向胯襠一張。若同易老兒在跟前。他就不敢。容氏先也不覺。後來幾次如此。忽然想道。這畜生眞有些古怪。我走去站着。看他怎樣。剛走到跟前。他又來一掀一張。容氏站着不動。他見容氏站住。他就坐在地下。兩腿大揸。拿手弄他那通紅的屪子挺硬着。有大指粗細。四寸來長。兩手對着一陣捋。❹冒出些

精來。又起來掀開裙子張看。容氏恍然悟道。我也曾聽見說猴子通人性。可以同人弄的。這畜生想是看上我了。他一個少年婦人。易老兒久矣告免。一月之中。見他經盡之後。圖徼倖於萬一。種一次子。何能解纔。正在無可奈何。今忽見此。一時間淫心大熾。想道。他這東西也還不十分渺小。長處同老兒差不多。不過略細些。要弄也盡可弄得。我試試看他怎麼樣的。遂把院子門拴上。這日。易老兒有人請去說話。他那家人除掃地送飯之外。再不上來的。容氏又走到猴子跟前。他又來一張。容氏蹲下。伸手去摸他的厥物。那畜生果靈。一交睡倒。將腿大揸。硬邦邦一個屌子憑他捏弄。容氏也替他捋了幾下。此時慾火如焚。站將起來。把衣服擄起。褪下褲子。露出那件妙物。那猴子一見。就不是他了。攛起來一把抱住。把容氏倒嚇了一跳。只見他抱緊。一個屌子向小肚子上混戳。容氏向他道。你放了我。帶你屋裡去。那猴子也不知他懂不懂得。

容氏伸手去解那皮條。他竟像知些人事的。放了手即跳下來。容氏一手提了褲腰。一手牽着他到床前。拴在欄杆上。上床脫光仰臥着。那猴子跳上床。也竟知爬上肚子來弄。但他兩條後腿是站着。婦人臥着低。兩下就不着。容氏急得心裡難過。猛省道。是了。凡是畜生都從背後來。（余聞之象奴云。象之交合自對面來。與人同。不知果否。）必定他也是如此。（好悟省。（性））將他推下。翻起身。馬爬着。果然那猴子爬上脊背。戳了幾下。一下弄了進去。也知往裡送送。送到了根。不住抽將起來。雖然不能大樂。叫做飢不擇食。覺得比老頭子陽物還堅硬些。容氏淫情大動。竟丢了一度。滿心暢快。那猴子也洩了下來。容氏睡倒。想道。無意間買了他來。竟有這些妙處。不多時。只見那猴子又來推他。像個要他起來之意。容氏覺是如此。又起來爬着。他又上身弄了一次。容氏又睡下。不一盞茶時。他又推他。容氏想道。他既通人性。就是對面也可。背後弄的到底不妙。遂把枕頭墊在股下。牝戶大高的

腆着。那猴子也就爬上來。容氏用手將來孱子。送出牝門。果然更妙。那猴子弄了一會下來。容氏索性睡着不動。猴性最淫。若雌雄拴在一處。一日要幹數十次。他不多時又爬上來容氏肚子去弄。如此者數次。容氏恐易老兒回家。起來穿衣。那猴子還抱住不放。容氏笑對他道。你放我起去。怕老爹回來。改日再同你弄。你聽我說。你若有靈情。要有人在跟前。切不可混拉我。那猴子也似有知。就放了他。容氏穿完衣(依)舊牽他拴在堂屋內。開了院門。從此後。容氏或同易老兒在堂屋內。或有人在跟前。那猴子或在地下爬。或是坐着。總不近前。但是沒人。他見了就抱住不放。有求歡之意。容氏歡喜不盡。私自拿錢買果子饝饝與他吃。也算賠錢養漢。但是易老兒不在家。就同他弄上幾次。如此者又有半年。那容氏竟有三四個月經水不行。想道。不要是這畜生弄了胎在肚子裡罷。也還疑未必是。恐是經閉。又過些時。肚子一日一日大起來。裡頭梭梭

的動。纔知果是懷了孕。心中倒捏了一把汗。不知生下個甚麼怪物來。易老兒知道容氏得了胎。心中大喜。到滿足之日。做衣裳。請收生婆。又接了他的母親容媽媽來照看。好生快樂。只容氏懷着鬼胎。不知是禍是福。到臨產之時。很快當。竟生下一個兒子。與人一樣。只是小些面目。尖臉縮腮。究如猴形。但只沒毛。容氏暗喜是不消說了。易老兒六十多年紀纔得了這個寶貝。那裡還管他醜俊。送喜蛋喜果。吃喜酒喜麪。熱鬧得了不得。容氏一個月不出房門。那猴子不見他。時常在外吼吼的。容氏恐他餓了。叫人常拿飯與他吃。他也不吃。餓極了纔吃些。容氏知是他想念。因那僕婦時刻在屋裡服事。不便出去。心中好不難過。滿月這日。衆親戚攢分子請易老兒去吃喜酒。那僕婦也下去了。容氏記掛着猴子。走出來看他。那猴子一見。抱得緊緊的。那種親熱了不得。但只說不出話來。容氏這一個月也疏潤他了。牽他到房中上床。猴子一眼

見床裡睡着那小孩。他到跟前撫摩。有無限疼愛之意。容氏見了。暗暗點頭嘆息。他摸了一會。然後纔同容氏弄。那裡還肯住。足弄了七八次纔歇。此後容氏愛他眞如小夫一般。且說這孩子易長易大。到了五歲時。易老兒買了個十一歲的江北丫頭背他頑耍。丫頭何必曰江北。蓋江北粗夯丫頭其價甚廉之故。夜間容氏帶他睡。這孩子父母既疼他。他却也是個頑皮。一日到晚憨跳不住。他心疼那猴子了不得。問父母要錢。無樣不買與他吃。那猴子也有奇處。一見了他就翻筋斗。同他親熱頑耍。古人戲彩娛親。他却翻筋斗娛子。世有娛子者。皆猴類也。容氏覺他是天性所感。暗暗失笑。這孩子到了九歲上。就刁鑽古怪起來。見帶他的那丫頭已十五歲了。無人處或抱着他亂聳。或挖他股後。他雖九歲。身材矮小。像別人家五六歲的孩子。那丫頭見小。只說憨頑。也不理他。一日。這丫頭正帶着他。一時尿急。說道。你頑一會。我就來。忙往裡走。他悄悄隨後跟去。見那丫頭走到床後邊去。他躲在床頭張看。見丫頭

擄起後面衣襟。褪下褲子。一手揭開淨桶蓋。坐下溺尿。他一見了那老屁股。那個小屌子也就硬起來。那丫頭溺完了。去拿淨桶蓋。失手掉在地下。彎腰去拾。胯下那件東西正與他覿面相親。他好不迅速。一手扯開褲子。捏着陽物。一攛到跟前。雙手抱着屁股亂聳。但他矮小。夠不着妙竅。那丫頭先吃了一驚。一回頭。見是他。說道。你這是甚麼頑法。快放手。不然我叫老爹奶奶呢。他道。就是叫老爹奶奶我也不怕。憑你怎麼的。給我弄弄纔罷。一面說着一面聳。那丫頭十五歲了。也有所知。況常見那猴子不住向他弄那屌子。也有些動心。因不知其味。所以不去貪求。今被他腿上戳得癢酥酥的。便道。你放手。我同你說好話。他道。我放了。你會跑了去的呢。丫頭道。我不跑。你想這個地方怎麼弄得。不怕奶奶看見麼。我同你到倉房裡頭那間空屋裡去。他道。你會哄我的。你先與我摸摸親個嘴着。那丫頭道。憑你罷了。他纔放鬆了。伸手去摸摸那

縫兒。更覺興發。拉着那丫頭。叫他彎下腰來。親了個嘴。彎下腰來親嘴。妙。高矮夠不着之故。纔放了手。丫頭笑道。豆兒大的人。也會幹這些營生。見他的陽物雖是一個尖頭。竟有那猴子的長。還略粗些。暗想道。恁個小人兒。倒有恁個大東西。我常見街上熱天。小孩子們光着身子。十二三歲的還沒有他的大呢。丫頭塞上褲子。蓋上淨桶蓋。細。同他拉着手。悄悄到倉房內。就在地板上做了雲雨之場。昔有云。行雲行雨在何方。土坑。那裡有春風夜月銷金帳。今當改一字云。行雲行雨在何方。板上。兩人弄了一會。彼此不知其味。嘗新而已。此後他兩個不拘何處。見無人就弄。那丫頭怕褪褲子費事。把褲襠縫拆開了些。好不便宜。左右無人。擄起衣服就幹。又過了一年。他已十歲。送到學堂中去念書。先生見他相貌異乎於人。起個學名叫易于仁。又道。易于爲仁是極好的。豈不暗合二義。這易于仁見了書本就打瞌睡。一日書也背不得一句。做也不知寫的是甚麼。做影在半邊。他畫的在半邊。連字形都認不出來。念了幾個月。一個

字也認不得。先生也打過多次。總是如此。只得由他。却又頑劣無比。先生一不在學堂。不是〔同〕這個學生打。就是同那個學生罵。把別人的書都扯破。筆也塗爛。放學吃飯。再無一次不同學生吵鬧。先生見打不過來。恐怕鬧散了學館。對易老兒說知。易老兒心疼兒子。叫了回來。他瞞了父母偷些錢出去。到山僻處等着。遇有扒柴的村婦。不論老少好醜。送幾十文錢。要求野合。這些婆娘可知甚麼羞恥的。況見他一個小孩子。要試他可會。樂從的也甚多。就有不肯的。歸家告訴丈夫。也只說他小孩子頑耍。未必是眞會此事。到十四歲上。老兒又想。孩子要替他娶個大幾歲的媳婦。遂娶了本村山後袁家的女兒。這袁老兒幼年時是個貝戎出身。獲了利。做起人家。雖然改了舊業。還是個橫行村坊。損人利己的惡物。入此一句。妙。不無其父如此。安得生此辱門之女。知易家富厚。故此結了親。這女子雖算不得標致。也還生得白○○○嫋嫋娜娜的。易于仁從未遇此。以

爲是天仙降世了。他〇〇〇個陽物竟有六寸來長。把這女子一夜弄了七八次。喜〇〇〇子十八歲了。身子還結壯。起初二三次他還受了。後來〇〇〇弄。袁氏不依。他就混咬混抓。又不好叫喊。只得依他。一夜未曾合眼。下身腫痛異常。次早掙起來時。對鏡梳洗。看見自己的臉形都脫了。一個臉萃青。眼都睜不開。飯時他母親來開臉。見了大嚇一跳。不知是怎的。來問他又不肯說。少刻。沒人在跟前。悄悄又問女兒。他含淚不言。被娘逼之再三。方把緣故說知。那娘癡了一回。想道。看〈人〉不出恁點點人兒這麼利害。我先還疑他是個小孩子。未必知道做這事。誰知他有這樣本事。我們做了半世婦人。還不曾經着這樣好東西呢。大有垂涎乃婿之意。因笑着安撫女兒道。我兒這是你的造化。反哭甚麼。那女兒急了。道。好造化。再一夜我可死了。娘道。還有嫁一輩子丈夫不能夠這樣的呢。聽此婦語。大約其夫甚是不濟。那女兒道。我不信。像刀割的一般難受呢。昔有一笑談。一女出嫁。伊母親自送

親。留下戲酒過夜。婿女成親。女不能禁他。喊殺人了。其母忙到房中道。姑爺。今日個大好日子。怎拿刀弄伏（斧）殺人。是怎麽說。其婿跳下床。拿陽物與看。道。岳母請看。有這麽把殺人刀麽。他娘道。我兒。我做娘的有哄你的麽。今日夜裡就好些。要知山下路。須問顧來時。袁氏聽說。料娘未必哄他。纔放了心。到了夜間。果大得其趣。雖還有些微疼。因樂多而苦少。便不覺了。過後袁氏反不肯放鬆。一夜少了三五次。他不肯歇。他夫妻眞可稱爲佳配。又過了兩年。那易老兒年將八十。老病死了。少不得開喪出殯。容氏從丈夫過慣了省儉日子。皆不過從省而已。又有兩年。易于仁已十八歲。只像個十二三歲的孩子。雖然矮小。却生得廝趁。頭臉手脚身材。無不小巧。無不小巧。惟獨陽物大。世果有其人。倒也不覺醜看。比那種粗肥而短的人強了許多。但他性情比父親還刻薄。不過只知有己。而再不知有人。世上而今半是君。家私倒比他老子在時還厚些。容氏已四十外的人。自娶媳婦之後。淫興也就闌了。那猴子也老得動不得了。一日。那猴子死了。容氏暗暗墮淚。對兒子道。這猴子在我家二十年了。他當日同你頑耍。好

不乖巧。今日死了。你可買口小棺材裝上。埋在你父親墳後罷。那易于仁也不覺慘然。道。我的意思正是如此。遂買棺材將那猴子埋於易老兒墳後。容氏到五十歲那一年。得病不起。忽夢見那猴子來說道。我同你恩情一場。兒子是我的骨血。我同你緣法來了。可同我去。再做夫婦。明日日中我來接你。你不要當是夢。容氏驚醒。道。你如何又會說話了。猴子道。我如今如何還比得生前。當日雖不能說話。你說的話我都懂。你可記得年先的事麼。你今大限已終。你可對兒子說知我是他生身之父。使他知道是我的骨血。也不枉我與你十多年的恩情。臨去。又囑道。千萬記着。撒手撒去。容氏哭醒來。原來是一場大夢。漸覺沈重。想着夢中的話。要說又難啓齒。不說又辜負了他。事在兩難。只是掉淚。次早。兒子媳婦來問病。道。今日可好些麼。容氏道。我今日日中就去了。還好甚麼。易于仁驚道。奶奶怎知道。容氏道。我做夢來。是你爹爹說的。易于

仁道。夢如何信得。但見他漸漸有些危勢。將到午時。見他不住往外望。只是隨（墮）淚。易于仁心疑。問道。你老爺（人）家望甚麼。容氏道。你爹爹來接我了。易于仁見他有些不好的光景。也就流淚。說道。奶奶。你有甚麼放不下的話。替我說說。容氏道。你已成人娶媳。又會成家立業。我還有甚麼放不下的。易于仁道。既然如此。你老人家爲甚麼只是傷心。那容氏悲咽了一會。却哭不出淚來。掙着說道。你爹昨夜叫我有句話對你說。我不好開口的。他此時又催我說。易于仁道。既爹有話。奶奶你說何妨。容氏把眼望望媳婦同下人。易于仁會意。都叫出去。關上門。復來問道。奶奶。有話你說罷。容氏纔要開口又忍住。易于仁也傷心起來。慟哭道。一個人也不在跟前。我又是你養的。有甚麼話說不得。那容氏一把拉着他道。我。你不是你這個爹爹生的。易于仁驚道。我是誰生的。容氏道。你就是死的那猴子的兒子。你不見你像他麼。我說的你爹爹

就是他。他再三囑咐叫對你說。啓出他的棺材。同我葬在一處。我昨夢見他。此時來接我了。說完。聽得喉中嚗兒一聲。漸漸沒氣。易于仁大哭。開門叫進遠(袁)氏衆人來。他衣衾棺槨早已預備停當。裝殮了。喪事較易老兒死熱鬧許多。不消說得。他叫匠人打了一口上好棺材。將那猴子的棺材啓出來。就裝在這口材內。做了個外槨的意思。也油漆了。他到送殯這一日。將他父親的墳刨開。叫挖了一個大坑。先下了容氏的棺。又叫將那猴子的棺材同容氏一並放着。易老兒的材倒還離得遠些。然後掩土。親友驚疑問他。他謊說道。當日先父遺年(言)說養了他二三十年。叫埋在墳中相伴。衆人也不好細問。過後。袁氏偶然想起這事。問他道。當日老爹臨危。我也在跟前的。並不曾聽見吩咐把猴子同葬的話。易于仁自以爲猴子生人是件異事。遂將詳細告訴了袁氏。那袁氏一日回娘家。因同嫂子娣妹們說閒話。大家講新聞。這個道。某

家抱了一個雞。三隻脚。那個道。某家下了一個小豬。還是一隻人手呢。他嫂子道。都是瞎話。我不信有這樣奇事。袁氏不覺失口道。這有甚麼奇。你姑夫還是猴子的兒子呢。衆人不爲奇言。追問其故。袁氏已經說出。悔之不及。被逼不過。只得實告。囑道。千萬不要傳揚。這些婦人得了這件新聞。說與丈夫。丈夫又傳與別人。人還有不信的。想到他拿猴子同他母親合葬。纔以爲眞。故此人皆知他是個猴兒肏的。看官知之乎。說了易于仁千言萬語。總歸重在這一句上。謂世間人有了幾個錢。小時便枉炸跳躍。大來則貪淫好色。損人利己。全異於正人君子之所爲。皆是猴兒肏的也。他雖聞知風聲。也恬不爲怪。

他這妻子袁氏。只能在被窩中做生活。至於女工針指。當家立計。前(全)然不會。除了行房之外。他事一件事。但能食粟而已。易于仁家中的婢妾有二十餘人。他要高興的時候。不是一個一個的去斡旋。製了一張大榻。叫這些婦人光了仰臥在上。他睡在衆人身上滾。他身材小巧。又甚伶便。雖在人身上滾。這婦人們也不覺吃力。大約世間婦人雖身上馱着大漢。亦未必覺得吃力。不拘誰

人。滾到跟前。只陽物恰巧對了陰門時。就抽上一陣。重復又滾。那婦人
造化高的。竟三四次滾着。那滾不着的甚多。他也不論甚麼白日黑夜。
也不管院外房中。興動則來。興盡則止。他這後房內買了許多春宮的
畫。貼得滿牆都是。又買了許多角先生來。他要交媾時。袁氏看爲首衆
婢妾都脫光了。着一半婦人將假陽物根子上用帶子縫緊。繫在腰間。
那一半婦人並排抑臥着。指着壁上春宮。要做那個勢子。他先同袁氏
做起。叫衆人都同他一樣。要緊齊緊。要慢同慢。參差不一者。罰酒一碗。
弄過換那一半。同這一半又弄。或叫袁氏同衆婦人脚後跟上紮一角
先生。一齊臥倒。將那物送入牝中。自己用手扳着脚。他却擂鼓。叫衆人
隨他的鼓聲徐疾一出一入。到那鼓擂得如雨點時。衆婦人手慌脚亂。
一齊亂搗。他却看了大笑。後園搭了個鞦韆架。用一塊濶厚板。上安兩
個靠背。他坐在上面。叫婦人跨在他身上套入。兩邊❺着有力人往來

推送。一起一落。自然有出進之妙。他兩人只用手攥住絨繩。毫不費力。甚是得趣。又打了許多醉翁椅。叫衆婦仰臥。將脚擱在兩邊。肚上牝戶大張。他在十步之外。手執着陽具。對着一個。如飛跑來。一下剛中紅心。便大抽一陣。若戳不着。又如此弄第二個。或備❻一匹小川馬。他騎在上面。也叫婦人跨上套入。叫人牽着馬。在園中四圍攛着走。出出進進。甚有妙趣。又將紬子縫做圓毬。以綿塞上。如胡桃大。叫衆人屁股高蹶。他立數步。用小軟彈弓彈之。正中紅心者。便弄一度。又叫衆婦仰臥。將角先生送入牝中。以手堵住。一齊放手。用力一努。以〈以〉冒出遠者爲勝。大約只(自)四月半間天緩(暖)起。至九月重陽後將涼止。這幾個月婦女們都不穿褲。只來一條羅漢裙。他自己也是如此。到冬來。婦女皆做小綿襖。緊緊箍在身上。褲子皆做開褲。以便高興便不用脫。他一日之內。竟有行七八次。他自己說。寧可三日不食。不能一日離婦人。

他婢妾雖多。總不生兒女。弄過了兩年。忽然想起他是猴子生的。又買了幾個大猴。拴在後園。叫這些婢妾先同猴子弄。他在傍邊看。看上興來。也就弄上一陣。他於此道中。千奇百怪。無不想出法兒來弄。夫既有奇者。其妻則更有甚焉。那表(袁)氏更淫得可笑。一日到晚仰睡着。選兩個壯實丫頭。一個姓馬。一個姓水。將頭號角先生拴在腰中。輪流替他抽弄。到吃飯吃酒的時候。還將角先生套入牝中。拿那帶子前後緊(繫)在褲帶上。他坐在椅子上。那屁股不住起落。使他在內中活動。睡覺之時。亦用此法。着丫頭用手一推一推。不住的動。若睡着了。仍放在裡面。陰中空了一刻也過不得。他見易于仁同婦人在馬上弄。他悟一個法來。叫人備了馬。他將角先生套入牝中。騎在馬上擺着走。甚覺有些妙境。他夫妻二人的淫法。眞是寰中之(第)一。宇內無雙。他家的後園內。周圍有些樹木。上面的那些禽鳥。時常見他行淫。物有靈性。但是

見他同這些婦人淫媾時。也都爲之交合。他指着對這些婦人道。你看羽毛尚知行樂。豈可人而不如鳥乎。他有這許多婢妾。猶不愜意。家中使用的那些大脚婆娘。雖奇形異常。不但都要領教領教他們的緊鬆深淺。連這些佃戶的妻子。形如鬼魅者。也要哄了來家。試驗試驗他們的乾淺（濕）瘦肥。這些村中愚婦。知道甚麼叫做羞恥。貪他些小惠。無不樂從。以上一段。雖是寫易于仁縱淫。却是宣明他的罪案。因他這樣貪淫。就引動了一個淫妖。他這山後有一個老狐。善能變化。從來沒有聽見迷惑婦女的事。下此一句者。見妖由人興之意耳。因偶然到他家來。見他這樣淫穢。遂動了淫心。他有一個美妾鄒氏。也不是甚麼天姿國色的美法。不過在他家這羣妾中算個翹楚。這妖就看上了他。那一夜。鄒氏正睡。似夢非夢。見一個美少年據在他的腹上。一根極偉岸陽道放入他牝中。伸伸縮縮。弄得異常受用。却是再掙不醒來。弄了有半夜。鄒氏丟了數次。直到覺時。那人不在身上了。方纔醒

轉。睜眼四處看看。並不見人。摸了摸牝中。淫液汎濫。褥子濕了好大一塊。還疑是做了一個遊仙好夢。此後同易于仁睡便不覺。但是獨寢就是如是。鄒氏也就想到了這上頭。他就是個極好淫的婦人。不但不懼。心猶暗喜。低低祝道。我夢中與你相遇多次了。若果然有緣。何不我醒着之時。使我得一實在樂處。也不枉這一場奇遇。化(他)臨睡時又禱告了數遍。方脫衣上床。剛臥下。只得見一個美少年坐在床沿上。笑嘻嘻雙手捧着他的臉。親了一個嘴。道。承你不棄。我來相伴你了。那鄒氏毫無畏法。(怯)歡喜非常。攙他的手上得床來。那少年脫衣進被。同他交媾起來。與那夢中無異。此時是醒覺着更快樂。怎見得。你看他兩個。

酥胸緊貼。粉面相偎。玉腕輕輕摟抱。金蓮款款交加。雄赳赳如渴馬飲泉。喻其狠。急攘攘似飢鳶啄食。喻其疾。情濃處喘氣吁吁。興酣時嬌聲怯怯。翻來覆去。效鴛鴦狎戲蓮漪。上倒下顛。學

鸞凰盤旋雲際。溫存繾綣實消魂。旖旎風流眞欲死。

或去或來。約有一載。他來去無踪。竟無一人知道。一夜。這少年同他交合了一次。向他道。我明日別你去了。鄒氏大驚道。我們相厚得好好的。你要往那裡去。那少年道。實之(不)瞞你。我是千年仙狐。已成起(氣)候。從不敢犯此淫戒。前因在院中。你們白晝宣淫。我也就動了淫意。後來算了一算。我與你該有一載的宿緣。今期限已滿。豈敢久戀。以遭天譴。你腹中一月前已得了孕。本當是該男胎。但你夫主貪淫無度。又多淫人妻女。命該絕嗣。❼大書特書。你懷的孕雖是我子。但我在暗。他在明。少不得要算他的。故此轉做女胎。却又有陽物而非陽物。總陽陰不能生育的人。傳說二形子就是這樣的了。上半月爲男。下半月爲女。你受孕那一夜。次早又感了你夫主的淫氣。這女子異日必定奇淫。即以淫死。這也是爲父母貪淫之故。鄒氏見他要去。戀戀難捨。滿眼垂淚。他又勸解

一番。又幹了一次。作別時已五鼓。那少年穿衣下床。鄒氏灑淚。要起來送他。他道。你不必動了。保重罷。脫然撇去。鄒氏一驚。却是醒着。又像做夢。嗚嗚的哭了一會。天明起來。兩三日都沒一點精神。果然此後再不見來。光陰似箭。不覺十月滿足。鄒氏生了一個女兒。那小陰上有段肉蓋住陰門。却與男孩子毫不相似。鄒氏想那仙狐的話。一絲不謬。說這女兒後來奇淫。就起他個乳名叫做奇姐。這奇姐到了十四五歲。生得妖麗非常。他下身那一段肉。長得有一虎還粗。長有六寸。間或硬起來時。只有圓滾滾一段沒頭沒腦的物件。到了下半月。便不能硬。稀軟的蓋住陰門。人不認得。都說他是個門簾屄。惟有鄒氏聽得仙狐說過。知其所以。却不肯說出。易于仁見這女兒生得姿容秀美。要選一個好女婿相配。那日偶到城中。正遇着迎舉人。他見了鍾生正在妙齡。心愛至極。打聽得他尚無妻室。越發歡喜。他心中暗想。若做成了這門親。不但

女兒得其所天。且有了這新貴女婿。更覺體面。在村中更可橫行。再三托人來向鍾生說他女兒如何標致。纔十五歲。若肯做他家女婿。願以三千金爲暗送之資。鍾生因有錢貴之約。〈若〉苦苦辭了。易于仁一場掃興。他向日無子息。暗暗常想道。我這樣一分家私。沒有兒子。後來都與了女兒不成。何不想一借種之法。寧生雜種。不可絕種。他有兩個寵婢。又是袁氏的心腹。一個姓馬。因他要蛋(密)生兒子。故名馬蜜兒。一個姓水。要想他生好兒子。故名水良兒。因將借種的話同他二人適(啇)議了。遂將二人配了兩條精壯夯漢。一個名苗秀。一個名谷實。配了不到半年。就都有了孕。馬蜜兒水良兒對主人說知。易于仁叫了苗秀谷實到跟前。說道。這兩個丫頭當日已懷了孕。我知道把他配了你們。他肚中既是我的骨血。如何與你家奴做得兒女。把這兩個丫頭還叫上來。後來〈後〉再另配你們妻子。那家奴可敢與主人相爭。只好

俯首聽命。也摟着快活了幾個月。並不曾吃甚麼虧。這兩個丫頭到月分足時。竟生了兩個兒子。易于仁以爲天從人願。歡喜非常。以爲有了後代。這兩個兒子都到了十歲。愚鹵至極。蠢夯異常。他家是個財主。少不得要沽個讀書的名。又無到人家去附搭的理。只得請了個先生。你道是誰。就是卜通了。卜通如何到他（家）做先生的。他先次考了個四等。恬不知恥。但是衙門中有人打官事。他無一次不到。不論事情曲直。他賴在堂上纏繞。知縣十分惱恨。後值宗師下車。知縣約同教官。將他的劣行細細禀明。考後宗師看他的文字又甚不通。放了他個六等。到發落之時。宗師道。你這不通的生員。本不該辱我的刑杖。但你所行的事。又不得不加一番重責。喝叫皂隸重打了三十板。革退逐出。他這一回進不得衙門。再要開館。這不通的大名在外。也無人肯來就學。沒奈何。托了個親戚。要在鄉間覓一館地。那人與〈他〉易于仁有些瓜

葛。曾托過他要請個先生教兒子。第一件要有名。第二件要價賤。那人就薦了卜通。易于仁聽見他兩次考過十等的秀才。定然是大才子了。便請了他來家設帳。卜通進館之後。替他兩個兒子起了兩個學名〔大〕的叫易勤。小的叫易壽。易于仁圖省供給。在大門口騰了三間房子做學館。房錢算了兩個兒子的脩金。此不過做笑談耳。近日此事甚多。許外人來附搭。這却虧他的體面。左右前後人家。招攬了有七八個大大小小的學生。先生吃飯輪流着學生家每人供給一日。房東不在其內。卜通教了五六年。這易勤易壽連對課還課不來。一日。八月初旬。卜通偶見雁過。叫易勤來。出了個對與他對。道。

一羣征雁往南飛。

那易勤算計道。燕對燒。雁對鵝。飛對走。南對北。忽然喜笑道。有了。我對上來了。我對個。

兩隻燒鵝朝北走。真算聰明。

可好不好。那卜通見他對得這樣不通可笑。也無不說的。叫易壽道。他(你)也對一個。那易壽想了一會。道。我對個兩隻燒鵝朝東走。那卜通只得笑笑。贊了一句。道。大公子好悟性。二公子好記性。又對易壽道。那個對雖然是你的記性好。算不得你對的。我出一個五個字的你對罷。因道。

美女櫻桃口。

易壽道。美女拿甚麼對呢。卜通道。美女是人。〈他〉也拿人對就是了。他道。就拿先生對罷。卜通〔道。〕只要底下續得順。也可以對得。他又道。口對甚麼呢。卜通道。口是身體。是上身就可對了。櫻桃是果子。也拿果子對就是。他又想了一會。〔道。〕先生先生。我對個

先生橄欖頭。

只見那易勤拍手打掌。大笑道。烏龜纔是個橄欖頭。先生。他罵你是烏龜呢。那易壽紅了臉。道。我對對要你多嘴。我就肏你的親媽。那易勤道。罵我的媽。我就肏你的祖奶奶。那卜通勸易壽道。他是你的哥哥。你怎麼開口就罵他。易壽道。他是個忘八羔子。我（那）有這麼哥。易勤道。你罵我忘八羔子。你還不是娼婦粉頭養的麼。我聽見說你媽還給谷實的奔兒奔兒的響呢。易壽道。你罵（媽）還沒有給苗秀肏麼。把屁還肏出來呢。兩人相罵急了。就揪着廝打起來。卜通不敢打他。呼喝着他又不理。只得橫着身子在裡頭勸。那易壽見打不成。急得罵道。把那勸道鬪娘送給叫驢肏。卜通只做不聽見。勸了多時。他兩個性子消了。纔各上位下坐。卜通心中暗慮道。他兩個餘恨未息。到家中要打起來。東家豈不怪我。正在躊躇。只見他兩個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堆。頑成一塊。纔放了心。歇了一會。又叫過一個姓高的學生。名叫高文學。說道。你素

常還對得好。因指着院中雞冠花。道。草花惟有雞冠最發在後。秋來獨他茂盛。你就對個。

院内雞冠花後發。

那高文學應聲道。

牆頭狗尾草先生。

卜通道。好好。這館中將來定然是你出衆。上位去罷。那高學生纔坐下。只見那易壽念道。牆頭狗尾巴先生。頭尾巴先生。混念個不住。一日。易于仁到大門外場上看人打稻。偶到學房中走走。卜通忙讓了坐下。便道。這兩個學生聰明異常。對得出奇的好對。將來府上定出兩位科甲。這是我包得定的。易于仁道。我是一個字也不懂得。先生這樣誇獎。我看他未必有這才學。卜通道。若不信。何不叫他來當面考考。便道。易勤〈道〉你過來。我出對你對。想了一想。道。也罷。令尊老爹來看打稻。即

景爲題。說道。

爹來看打稻。

你對。易勤想了一會。對道。

媽去學屄屄。

卜通極贊道。好好。好想頭。眞算聰明。易于仁道。他對的是甚麼胡話。先生怎麼還誇他。卜通道。話雖不成話。文理却有深意。爹看打稻。乃是積穀防飢。他對媽會屄屄。纔可以養兒代老。豈不深妙。易于仁聽了。也甚歡喜。又叫易壽過來。他知道這易壽更蠢夯得出奇。生對的萬萬不能對上來。因想昨日高學生對的那對。他念了數十遍。或者還記得。遂道。院內雞冠花後發。那易壽白着眼望着他。卜通知他忘了。用手指着牆頭道。這就對得。那易壽忽然想起。對道。牆頭狗頭先生。卜通嘖嘖贊道。對得倒好。再下些就是了。他道。狗要先生。卜通道。再下來。就不知這蠢

才再想不起尾草二字。況他昨日就念錯了狗尾巴先生。他今日連尾巴都忘了。聽見叫他再下些便道。我想起來了。

墻頭狗雞巴先生。

卜通說得說。只得道。對得工致。好得很。只得(可)惜略差了些兒。那易于仁見先生誇他兒子。他也不知是那裡帳。逢人說。我家有個奇童。十六七歲竟會作對。那學館隔壁有一家也姓易。是易于仁的族姪。他男人沒了。只一個寡婦。他有個兒子。也隨着卜通念書。這寡婦姓焦。有三十多歲。蠟渣潢(黃)一個刮骨臉。人都稱呼他爲進(焦)面鬼大娘。俗語說的。這樣婦人。那件東西只好撒把黑豆叫豬拱。這卜通叫做情人眼裡出西施。不知如何看上了他。就勾搭上了。如糖似蜜。如膠似漆一般戀住。成半年總不歸家。那知水氏也正在同楊大如魚似水。也巴不得他不回。卜通眞是外面拾得八兩。家裡失却半斤。你道卜通同這焦

面鬼大娘如何就偷上了。這婦人性極貪淫。他丈夫當日也是個做莊稼的結實漢子。自從娶了焦氏。他日間辛苦下力。夜間焦氏又不肯免他的差徭。他丈夫或一夜懶動。要隨（睡）一覺將息將息。他不是假說頭疼。便是肚疼。哼哼唧唧。吵得徹夜無眠。只等弄過一次之後。他纔肯安然去睡。不上兩年。一條壯漢被他弄得骨化形銷。奄然長逝。這婦人守了幾年的寡。思想要嫁人。人人都知他有些利害。那下苦的窮漢不敢娶他。怕當不過差事來。有些有錢的閒人又嫌他生得醜。他雖想要走走邪路。因一個大寡（刮）骨黃菜葉臉。招牌不濟。所以沒有主顧。況且村莊中人都還在老實一邊。沒有浮浪子弟。倒保全了他的名節。但他那心中。日裡茶思飯（想）。夜間夢倒魂顛。何曾一刻放下這件奇物。他有個八歲的兒子。也送在卜通處讀書。這卜通的三間學館。兩明一暗。兩間學生讀書。一間做臥室。與焦氏的房僅隔一板。那焦氏聽得卜

通就在隔壁。恨不得將板打開。兩家合而爲一。每聽得卜通在房中或說話或咳嗽。他便嬌聲嬌氣這樣那樣的鬼話。後來忽見板上有一個松節。他拿刀子剜掉了。有鍾子口大一個洞。就時常蹲下身子來張。不想這卜通又是個沒行止的人。聽得這婦人妖聲浪嗓。又知道是個寡婦。也就留了一番心。見了這個窟窿。知是婦人所爲。定然是有心相愛。暗暗歡喜。也(不)住的往那邊張看。無巧不成話。一日。卜通到房中來。關上門。脫了小衣捉蝨子。偶然嗽了一聲。這婦人聽得。就蹲下來張。一眼看見他好個像樣的陽物。硬邦邦豎在那裡。那婦人久不見此物。今忽乍見。眼中火星亂爆。喉嚨中的火就攻了上來。嗓管一癢。忍不住一陣咳。卜通聽得。知是婦人張他。忙跑來一看。兩個人的眼睛正正相對。卜通笑着悄聲道。不知奶奶在這裡。看我赤身露體的。奶奶不要笑話。那婦人也沒話搭應。只笑笑站了起去。將晚。學生散了。卜通到房中

來。聽得隔壁水響。也去蹲下一張。原來是那婦人蹲在一個脚盆中洗下身。看他洗完。蹶着屁股揩。卜通見他光撻撻。牝淨無毛。不覺陽物就跳將起來。故意也咳了一聲。那婦人聽得。忙來一看。笑道。好先生。偷看女人的屁股。沒廉恥。卜通笑道。我並不曾看見甚麼。要得見這稀奇物就造化了。那婦人笑道。你要看。索性給你細看看。他就回過身子去。把屁股靠着板壁。彎着腰。拿陰門對着那洞。道。請看。卜通一見魂消。站起來。將陽物伸入洞中。用力一頂。不曾頂着陰門。却頂那婦人的股上。用力大了。把那婦人頂得往前一失(交)幾乎栽倒。他忙用手向地下住住。卜通見頂不着。縮回來。又蹲下。見那婦人也蹲下。笑道。冒失鬼。幾乎跌了我一交搶(撞)了臉。卜通道。奶奶。既承你不棄。可拿張杌子。你爬在上面。就穩實了。那婦人果掇張杌子爬在。(住)又將屁股對那洞蹶着。卜通將陽物伸了過去。那婦人將陰戶左就右就。一下就着。弄了進

去。被板子隔住。又是臂尖礙着。尚不曾弄進半截。抽了幾下。不得痛快。卜通拔出。蹲下。見他還蹶着呢。伸手指戳他。道。你蹲下來。我同你商議。那婦人也蹲下來。卜通道。這樣弄得不受用。我看後牆不高。我這邊又沒人。你夜間上牆。我接你過來。好好的快樂一番。焦氏道。你一個男子漢倒過不來。叫我一個婦人家爬高上低的去就你。你倒會自在。卜通道。不是這話。你身邊有孩子。怕不方便。焦氏道。不相干。他睡夢不知顛倒的娃娃。怕甚麼。他一放倒頭。就是一夜到天亮。你經心聽着。若是孩子摟(睡)着了。我喚貓你就過來。卜通那得如貓。何不竟喚狗。北窗子我不上栓。你推進來就是了。兩下約定。將近一鼓。卜通側耳聽着。見那婦人謎謎的喚。卜通忙開了後門。見那牆雖人高些可以偷(踰)得。但是土牆恐爬得有跡。拿出一張桌子靠牆放着。又放上一張椅子爬上去。往那邊一望。見有一張梯凳。知是婦人放着接他的。心中大喜。輕輕攛上牆頭。踏梯而

下。將北窗一推。果然沒拴。推開鑽了進去。摸到床上。脫了衣裳。掀開被摸那婦人時。已精光仰臥。耑候光臨。先不暇開言。兩個就〔弄〕起來。一個怨女。一個曠夫。一度不止。兩次不休。一連弄了三下。卜通也離家久了。覺這婦人比水氏還淫浪些。也甚是動興。盡力❽盤桓。都乏倦了。然後收兵罷戰。相摟相抱。敍了些彼此渴慕的話。睡了一覺。醒來已經五鼓。那婦人將卜通一把抱緊混扭。送嘴遞舌。那種騷態。眞眞是異常。卜通心愛得了不得。知他餘興未已。也就爬上身。纔抽得幾下。卜通心愛的摸着他的蓋子。道。你這件寶貝。裡邊雖然好得很。又緊又乾。但這個像刀山一般。先弄着還不覺。此時我這塊骨頭損得生疼。用不得力。怎麼處。婦人道。你把身子吸起些就好了。卜通依他。又抽了幾下。道。不想遠空身子。越發不好用力。你上我身上來試試。那婦人到他身上。果然兩無妨礙。就做成了例。定了這陰陽倒置的款式。天色將明。卜通復

踰牆而回。仍將桌椅搬進。他欣欣自得。以爲奇遇。忽然想起鑽隙相窺。踰牆相從從（這）兩句。他不住贊道。孟夫子不但是亞聖。又是眞仙了。怎就知二千年後有我。就先把這兩句說定了。聖人說。百世可知矣。也一絲不錯。又拿過孟子來翻。翻見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。說道。這一句略差些。我是踰西家牆而摟其寡婦。聖賢也還有說不着處。到晚。又過去做那地天交泰的事。每夕如此。不必細說。日間偶然高興。還在那板洞中交媾幾下。雖不能大暢。兩人聊爲適興而已。此後卜通不但不要他的學錢。把別人家得來的束脩都贈他爲衣食之費。卜通愛他騷淫善戰。故此不捨歸家。況且見水氏已四十外的人了。兒子又老大。料道決無他事。所以更自放心。那裡知他同楊大相公與得更契厚。一日。焦氏生辰。卜通先也送了三百文錢與他。道。沒有甚麼與你慶壽。你拿這錢。煩人打些酒。買斤肉。收拾兩碗菜。我同你夜間敍敍。況向來都是一

來就睡。總不曾坐一會兒。那婦接過。次日預備停妥。到晚上他兒子放了下學。看見了肉。定問娘要吃。焦氏給了他些。鄉下人容易不得見些奇物。那小孩子未免就多吃了些飯。焦氏要等卜通過來暖壽。也不顧兒子飽脹。忙忙攆他睡下。聽他睡着。然後喚貓。卜通〔越〕垣而來。二人明燈對飲。先是一遞一口的吃。後來你含了哺我。我含了哺你。說說笑笑。又彼此脫了小衣。互相摸弄二物調笑。無所不至。卜通道。我們向來前(全)是黑地摸索。今日點着燈做一個快活的。那婦人也興動了。忙把傢伙收拾。開燈剔亮了。一同上床。卜通臥到。叫他上來。焦氏道。我還虧你做先生。連禮都不知道。每常罷了。今日是你替我祝壽。你是主人。還叫我上去費力。卜通爬起。笑道。有理有理。祝者。築也。築之一事。應該是我在上。遂客反居卑而主居高。兩人弄將起來。一個是祝壽。一個是領情。祝者祝之不已。領者領之不休。不肯便住。不想那孩子吃多了

些就睡了。忽然肚子脹疼得醒來。纔要叫娘。一睜眼。見先生精光着壓在他娘肚皮上亂搗。他娘不住的哼。嚇得不敢做聲。忙閉上眼。不覺又睡去。二人狂了半夜纔睡下。天明。卜通過去。那孩子醒了。向娘道。我夜裡看見先生來。他娘道。你在那裡看見的。他道。我肚子疼醒了。要叫你。看見點着燈。先生精光着壓着你肚子上亂動。我不敢叫。又睡着了。那婦人不好意思。假說道。胡說。那是你做夢。半夜三更。先生到這裡來做甚麼。（祝）來說壽的。那孩子道。我何嘗是做夢。明明看見先生在你〈裡〉身上一動一動的。你的屁股攧着。還哼呢。焦氏把他打了兩下。他叫哭起來。到了館中。卜通問他道。你必定在家中又淘氣來。我聽得纔打你呢。那孩子道。我何嘗淘氣。我纔對我媽說我昨夜看見先生在媽身上睡着動。他打我呢。卜通紅了臉。喝道。放屁。不許胡說。喝了過去。這些學生聽了這話。背地拿果子饝饝與這孩子吃。哄着問他。一個八九歲的娃娃

知道甚麼。把他所見他令堂的這行樂圖細述。這話外邊也就傳開了。地方上沒有生事的人。也無人管他閒事。晚上卜通過去。二人說起。笑話了一會。此後再不敢點燈。只是一味黑幹。過了二年。這孩子漸漸大了。有些知覺。夜間常醒。他二人正在興濃。一聽得這孩子有些展轉聲息。只得要住。常常阻興。深爲不便。兩人商議將板子撬開一塊。僅可側身而去。安個活笱。日裡安好。夜間除下。焦氏過來就教。始得點着燈。放心大膽的做。也混了四五年。易勤易壽也成了大漢。仍一字不識。易于仁也不叫他念書了。卜通只得辭了歸家。水氏查問他數年束脩下落。卜通無言可對。夫妻大鬧了幾場。水氏還借名在外做生意。不住還同楊大往來。卜通無所事事。靠着老婆吃飯。耳中也風聞得水氏有些走邪路。又不敢查問他的來去。一日私下問卜之仕道。我不在家這幾年。你媽常同誰來往。卜之仕道。自從爹爹下鄉。我媽認了個楊姐夫。常到

他家去同他睡覺。卜通暗暗氣惱。又一心思想焦氏。到半年就懨懨病故了。楊大的妻子七病八疼。半年前也死了。楊大此時年已四十。水氏亦將望五。只過了卜通百日。竟帶着卜之仕做了拖油瓶嫁了楊大。女婿忽驚(變)爲丈夫。岳母變妻子。更可笑者。那卜之仕叫了多年姐夫。忽然爹爹起來。豈非卜通誤人子弟。奸淫孀婦之報乎。水氏嫁楊大之日。有人知他是三嫁了。就將一首古歌唱着送他。道。

辭靈羹飯化金錢。哭出先天與後天。

今日洞房花燭夜。三天門下會神仙。

又有人知他相交甚多。又作了四句贈他。道。

鵲橋偷渡曾多火。百輛于歸事已三。

何羨三天能覆載。天天天外有諸天。

且說那焦面鬼大娘同卜通相厚幾年。又常得他資助。一旦分開了連

理枝。拆散了鴛鴦件。好生難過。欲守不但無倚靠養活。且膀下這件作怪的東西。不得些肉吃便不能安靜。欲衒色自嫁。奈這一副妝金的妙容。久無售主。欲偷或者還有那一種餓眼見瓜皮。不擇精粗的人來賜顧。兒子又大了礙眼。成日家行住坐臥一處。又沒處驅逐。每到難過的時候。便放聲痛哭一場。易于仁常常聽見。想道。這婦人同卜先生私偷。（應前也就傳開了句的話。）近日先生去了。他過(故)此這樣傷心。他大約也是個極淫的婦人。我何(不)收他回來。以備行樂之用。（孰知是他年送命之由。）遂叫人去對他說憐他母子無依要收養他的話。那焦氏素聞易于人(仁)連佃戶的妻子〈的妻子〉都不肯放過。此去不但有得吃穿。料道也還必定收用。遂千恩萬謝。謹尊(遵)來命。易于仁收他母子到家。叫他兒子相伴易勤易壽。焦氏雖面目可憎。易于仁是不擇美惡的。纔到了房中。就同他幹了一度。那焦氏別了卜通多日。一腔念此時盡發洩來。口哼股疊。足

顫手扳。衆婢妾都在傍賞鑒。看得好不肉麻。無不含笑。無不水流。易于仁正投所好。甚是歡喜。又覺得陰戶乾而且緊。乃家中諸婦所不及者。更自心愛。此婦形容如此。若再無此一妙牝。卜通何所戀於前。易于仁何所愛於後。此句斷不可少。妙矣。但易于仁婢妾多。恩波不能常及。他也分得了一個角先生。借此以爲消遣。見後園中那幾個大猴會同人交媾。他但見人不在面前。褪了褲子。蹶着屁股。送這個弄一陣。又送與那個弄一陣。頗不寂寞。雖不能暢心。強似以前常常空曠。那一年二月盡間。春景融和。百花大放。易于仁帶了他的妻妾子女到牛首去踏青。不想牛質的兒子牛耕也往牛首來遊賞。忽然見了這奇姐。魂不附體。只見他。

臉際芙蓉掩映。眉間楊柳停勻。若教夢裡去雲。(尋)管取襄王錯認。　殊麗全由帶韻。多情正在含顰。司空見慣也錯(銷)魂。何況少年光棍。

牛耕心中十分相愛。目不轉睛的看着他。誰知道這奇姐心愛他更勝。俗說。槽頭罵馬看母子。這牛耕係苟氏❾所生。苟氏已是個淫美之婦了。況且又是胡旦之種。那胡旦又是個淫美的男子。二美相合。有了這樣的好模子。印下來的兒子自然是標致的了。奇姐在家中。不足(過)見些粗蠢童僕。何嘗見過這樣男子。不要說這個主人。連跟隨的八九個披髮俊童。都生得秀美可愛。他二人四目相覷。兩情眷戀。竟有個分開不得的樣勢。兩處都要歸家。少不得分頭走路。兩人頻頻回應。戀戀不捨。牛耕叫家人打聽是甚麼人家的女子。家人去了一會。來說是土山易財主的家眷。那個年小是他女兒。牛耕回到了家。他父母只這個獨種。疼得如龍卵子相以。(似)在他身上百依百隨。牛耕撒嬌撒癡。問苟氏說。我今日遇見了土山易家的女兒。又年小。又標致。我要他做媳婦。若不要娶與我。我就去做和尚。再不娶老婆了。苟氏聽了這話。嚇得

了不得。忙對牛質⑩聽(說)了。牛質見兒子心愛。況且也是財主人家。正是門當戶對。就依了他。煩人去說親。那易于仁聞他是尙書之弟。而且又財其主也。前日在牛首也看見過牛耕。人物齊整。眞是點着燈還尋不出這樣門第同這等佳婿來。可還有推辭的事。只假說幾個不敢高攀。欣然允諾了。牛質怕兒子想壞了。趕忙就行茶過禮。四月盡就娶了過來。次早拜堂。牛質見果然好個媳婦。眞是一對美貌夫妻。心中大喜。原來這牛耕小時。父母鍾愛太甚。凡事任他性兒。因吃傷了飲食。又寒暑不均。成了個休息痢。又怕與他藥吃。苦了兒子。日久把臟頭努出數寸來。脾胃弱極。收不上去。通紅的一段翻跳着。好不磣看。纔着了急。忙替他依(醫)治。過了半年有餘。雖然好了。因日久受了風毒。成了個臟頭風。先還不覺。後來大了又作喪了。作喪就發起來。一時間肛門內外發癢。眞癢得要死。沒發(法)了。他弄個木槌兒戳戳。雖然受用。但木

頭死硬。肛門雖是殺癢。裡面戳得甚疼。因叫了個龍陽小子來。叫他把陽物弄硬了。甚是渺乎小爾。也只得叫他來試試。他脫了褲子。伏在枕上。屁股高蹶。叫那小子弄他。那小子先還不敢。因主人再三開諭了。也就挺然而入。這小子的陽物雖微而堅久。弄得牛耕其樂無比。自從得了這個妙趣。把家中的幹(乾)淨精壯小子送了八九個來服侍。紅梅的兒子雖精壯而愚蠢。故不在選內。斷不入選。後來才留得在。(住) 牛耕把這幾個小子。與他們穿得好不光鮮。每夜輪換着兩個弄他的後庭。纔睡得着。一夜也少不得。他間或也弄小子們。但他弄人的少。人弄他的多。傍人只說他是好此道。却不知他是要人弄他的此道。且還有一說。古書上說。昔岳忠武部下有一軍士。其妻懷孕數月。此人因犯軍法斬首。其妻後來生了一子。長大時身如大漢。頭臉只有小孩子大。有格物的人說。人皆秉父母之情(精)脤氣血而生。此子在母腹。他父被刑。父子之氣相感應。

故此頭就小了。即如岷山西崩洛鐘東應一個道理。氣感尙還如此。何況這牛耕是胡旦所造。胡旦的後庭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此道。這牛耕雖不生臟頭風。也自然是好人弄他的。是四月二十八日娶親。這個月是小盡。初一是三朝。（說得如此詳細。竟似實有其事者。）請吃會親酒。他丈人家的這些親戚多敬了新姑爺幾杯。有些醉了。晚間上床睡覺。他前一連兩夜。因愛奇姐過甚。弄了八九次。乏困了。（不及令岳多矣。）故不覺得。這第三夜不但弄不得了。且又沈醉。睡不多時。他的糞門是夜夜離不得人弄的。過了兩宿。此時又癢起來。他已醉了。見有人同他睡着。當是每常小子們陪侍他。想要弄弄奇姐。把個屁股儘着向奇姐跟前拱去。奇姐不知其故。忙向後退縮讓他。他又蹶着就了過來。不見動手。口中模模糊糊的道。我屁眼裡癢得很。你怎麼不弄。倒躱開了。（他二人成親這一段。與魏卯兒同邊氏的事。前後一對。而兩人確是兩樣。）奇姐牝中昨夜怎(乍)得了些甜頭。止(正)想其中的妙境。這初一是陽氣發生之始。

他淫情一動。那一段肉也便大硬起來。聽得牛耕說要弄的話。雖不懂內中的緣故。想道。他既說要弄。我何不試他一試。前日牛耕弄他時曾用唾。他也學擦了些。摸着他糞門。一頂而入。只見牛耕把屁股亂拱。他也用力連頂。直弄到根。一陣狠搗。覺得弄他的屁股比牛耕弄自己的陰戶還有趣味。那牛耕每常叫這些小子弄他。但以僕弄主。未免蹐蹐踧踧。只不過殺癢而已。今遇了奇姐的這段奇肉。又粗又長。而且又硬。大肆衝突。弄得他有無窮的受用。忽然醒來。見是自己的親洞房。却又有人弄他。心中大疑。回頭一看。竟是新娘子大弄新女婿。他忙用手摸摸他屁眼中。乃是新娘子的陰門上的那一塊肉門簾。叫他拔了出來。問他原由。奇姐妨(方)告訴他是胎中帶〈來〉下來的一段肉。上半月能硬。下半便軟。牛耕大異。忙下床。剔明了燈。拿過來照着。細看了一會。道。我前日不好問你的。我先還疑是你的病。後來我同你弄。礙着他。又

不見你說疼。我當是拖的一心子。原來是這樣個奇物。拿陽物同他比比。奇姐這肉比他還魁偉許多。心中喜不容言。不但是娶了一個美婦。且又得了一個美夫。從新上床了。他倒仰臥了。把屁股墊高。叫奇姐上他身來。拿那肉送入後庭。他自己用兩手扳着腿直豎。整弄了半夜。弄得牛耕哼成一塊。一塊二字奇。大約謂哼聲總不斷之意。屁眼中丫油抽得一片聲響。丫頭們聽見。還只說姑爺弄得姑娘這等受用。那知反是姑娘弄姑爺。他兩口子這個恩愛眞是少有。互爲夫婦。果是一對奇夫妻。夜間或牛耕先弄奇姐。或奇姐先弄牛耕。他二人。

夫妻不須拘次序。　誰人興動即先來。

到了十六的夜間。奇姐的却不能硬了。牛耕告知他有這個病根。時離不得人弄的。上半夜陪他睡。下半夜到書房去睡。這叫做蘿蔔纓子滿天飛。尋頭子去了。故(過)了數日。奇姐偶然一夜睡不着。心中想道。這

兩件事各有妙境。人弄我固妙。我弄人更妙。但我雖可男女並行。到底是女人。要尋幾個男人來弄。自然難出於口。等我硬的時候。拿個丫頭試試。要與弄屁眼一樣有趣。我買些好女子來。也可取樂。叫丈夫擔着虛名。人只說我賢慧。買來服侍丈夫。我却又得了實惠。豈不大妙。想定了主意。到了發硬之時。叫了個丫頭試試。覺得與糞門又是一種滋味。各得其妙。他就破囊買妾。他是易于仁的愛女。又攀了這一門好親家。又要圖體面。與了女兒壓箱的銀子三千兩。奇姐叫媒人外面尋了八個好上樣女子來。都與他們製了上好衣服首飾。一個個打扮得嬌嬌滴滴。親自帶了上去與公婆叩頭。說道。公婆只生得丈夫一個。故此替丈夫多尋幾個小。圖多生得些兒女。將來可昌大門戶。那牛質荀氏都是心疼兒子的。見媳婦這樣賢德。誇之不置。那知內中深微底裡。半月之內。奇姐把這八個女子都開闢了。方知這件東西俗名又(曰)屄。文

其名曰陰曰牝。其形外扁而內圓。門小而中大。其形微有不同。其內中滋味則大異矣。即如總是一個豬肉。或煮炒熓煠燒煎。其味自別也。奇姐嘗過新了。然後叫牛耕去刷鍋。牛耕見了這些妖妖嬈嬈的小女子。穿得花紅柳綠。粉面油頭。愛得了不得。儘力盤桓。在⑪奇姐身上倒不應付。他心中十分感激奇姐。又心中很愛他。自己應接不暇。不能供他之欲。過意不去。把那八九個小子都贈了奇姐爲小夫。奇姐也就欣然笑納。復諭衆小子不必畏縮。當各贈其技。論優劣行賞。這些小子們聽此恩諭。方各展其能。他一個個都細細領其物之形質。雖大同小異。然而內中之味亦自有別。此後上半個月奇姐爲正。牛耕副之。輪番弄這八個女子。或奇姐還領兩個子(小)子弄牛耕。下半月牛耕爲正。衆小子爲副。倒班來弄奇姐。這些小子們同這八個女子叫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。不拘早晚日夜。偷得有空。就大家混弄一場。把他這幾

間臥房竟可牓其名曰淫窟。大家混弄了二三年。這八個女子中竟生得有六七個兒女。雖不知誰氏之種。自然都算在牛耕名下。牛質荀氏喜得異常。見這許多孫男孫女。每每贊奇姐的賢德。即牛耕亦以爲螽斯之慶。每見這些娃娃抱在面前。便誦奇姐的好處。他以雜種而生雜種。原不是甚麼異事。當日人謂李昊世修降表李家。此可稱祖傳雜種牛宅。一日。香姑回來看父母。〈回來〉留他住了兩日。他同奇姐年紀既相當。花容又堪匹。素常兩人着實親密。那日香姑在奇姐房中坐着。說了一會閒話。笑向奇姐道。這兩三年了。我從沒有同嫂子夜間講話。我今晚同嫂子睡罷。你可離得哥哥麼。奇姐每常聽得他陪嫁的丫頭說馬台之呆。講他的些笑話。久矣想同小姑娘做些勾當。今聽他說這話。眞是送上門的買賣。心中暗喜。〈道〉忙笑答道。我嫁了你哥哥。是做他的妻子。有甚麼便宜處。今日若姑娘肯來同我睡。我又是你的丈

夫了。這是極妙的事。我還稀罕你哥做甚麼。香姑笑道。你要是個男人。我就嫁你。你討我的便宜。我就來同你睡。看你夜裡怎麼打發我。奇姐笑道。包你有個絕妙的方法。打發你個快心暢意。不然我就算你的老婆。可好麼。兩人笑了一會。到了晚間。香姑果然與他同睡。牛耕帶着小子們到書房中去睡。奇姐香姑他兩個都是騷淫極了的少婦。都脫得精光。共枕同衾的睡着。淫辭艷語無般百樣不說出來。嘻嘻哈哈在(不)住的笑。兩人都說上興來。奇姐將香姑一把摟緊了。道。我的心肝。我愛殺你了。連親了幾個嘴。香姑也抱着他。笑道。你既要做我的丈夫。快些打發我。奇姐笑道。在我。就跨到他身上。香姑也當他是頑戲。不想果有個東西在胯中戳了幾下。戳了進去。抽將起來。香姑急用手摸時。竟是嫂子的傢伙。此時淫心如醉。也不暇問。兩人用力盤桓多時。纔各睡下。香姑捏着〈的〉那肉。問他緣故。奇姐詳細相告。兩人這一夜的

恩愛。眞到一百二十分的地位。此(明)日起來。彼此相看。不住的笑。香姑經了奇姐的此物。覺得大小雖與馬台的差不多。但馬台是個蠢然一物。只知在肚皮上弄混而已。連趣話也不知說一句。親嘴這件事是極易的了。他尙還不懂。每常他要弄香姑。還有受用處。故不阻他。却一點情處(趣)也沒有。今日同奇姐兩人枕頭上(笑)談謔浪。有多少親愛。那奇姐又千奇百怪的弄法都同都做出來。兩個如獅子滾繡球一般。豈不有趣。此後望前之內。香姑定要回來一二次。同奇姐作樂。不必繁敍。且待我再把牛耕奇姐夫妻二人的妙處略舉數件。也可一新耳目。那奇姐一日向牛耕道。每常大常(家)混弄。有何趣味。我想了一會(個)妙法。做個大家歡樂如何。牛耕道。怎麼叫做大家歡喜。奇姐道。你只聽着。做出便見。遂叫衆小子同丫頭都到跟前。說道。我們今日大家拈鬮。鬮上照男女人數寫兩個一字。兩個二三四等字。搓成圓。(團)放

在兩處。男的在一處拈。女兒的在一處拈。拈着了號數對的就做一對。大家一齊弄起。若那個男的不濟。先丟了動不得。罰他跪着。等衆人弄完了。纔許他起來。女的若不等男人興足。要說夠了。受不得了。也要〈還〉罰跪。你道有趣麼。牛耕道。好好。就是這樣來。奇姐遂解衣。道。都脫光了着。大家都是混弄熟了的。男女毫無羞愧。答應一聲。解帶脫裩。鬆扣卸衣。笑嘻嘻都脫得精光。數年來。這幾個小子皆長大了些。那陽物粗長細短也都改頭換回。(面)大非昔比。牛耕做了鬮兒與衆人拈。內中有一個小子姓王。混名叫王彥章。他的陽物雖不甚粗。約有七寸來長。一個大長的光頭子堅硬如鐵。本事〈只〉可以熬一兩個時辰。因王彥章當年人稱爲王鐵鎗。奇姐因他的陽物尖細堅長。故贈了他這個美號。奇姐每常又喜他弄得長久。又有些的怕他太久。幾個女子都懼他幾分。他每常同奇姐弄。不過是奇姐自己飽足了就叫他歇。那小

子可敢不依。他再不得遂竟（意）今見奇姐這話。暗禱道。怎得奶奶拈着同我一對。就是造化了。此時衆小子見了這些女子的妙物肥瘦高低不等。毛光多少各（各）陽物如旗竿般豎起來。像和尚撒酒瘋似的亂跳。奇姐見王彥章的分外挺長。如筆管槍相似。指道（着）笑道。不知誰造化低。拈着他呢。向牛耕道。你同他們拈。我同丫頭們拈。各人拈了一個。打開看時。奇姐是個三字。那王彥章恰好也是個三字。他歡喜欲狂。也顧不得了。上前一把抱住。道。我服事奶奶去。抱到床上。撳起腿來就弄。只聽得一個丫頭叫做蔣迎兒。說道。我造化低。偏偏的對着金三兒。你道爲何有這綽號。這個小子叫做金三。他那東西着實不濟。又小又快。弄不上三五下就完了動不得。當日金三兒轅門拜倒。因此拿了做他的綽號。金三道。你不要發急。等我掙命也多弄一會。盡你的興就是了。衆人聽說。笑〈道〉着各尋對子。也有在椅子上扛着腿弄的。

也有在春凳上將腿夾在肋下幹的。下(也)有地板上鋪着蓆子對面弄的。也有爬在杌子上打背後弄的。正都纔動作。只見那蔣迎兒道。你當眞掙命麼。動不得。下去跪着。我不圖快活罷了。還把我當褥子墊着睡麼。往不(他)盡着推。金三死緊的抱住。道。我等歇歇。或者還動得。你何苦這麼性急。迎兒聽他這樣說。也還想他或者再動幾下。就不推。耳中聽得衆丫頭這個哼唧。那個呼叫。由不得心中火發。見他儘着不動。急道。你到底是弄不弄。那金三沒奈何。把身子探起些。掙着還想抽抽。誰〈不〉知陽物如鼻涕般掉了出來。他連忙拿兩個指頭捏着往裡塡。倒折了回來。那裡進得去。迎兒叫道。奶奶你看。金三不遵奶奶的令。軟得掉了出來。拿指頭捏報(着)都塞不進去。還不肯下來呢。奇姐笑着叫兩個小子將他擰着耳朵拉下來。跪在地下。迎兒坐起。一面揩着牝戶。說道。受瘟罪的。有名無實。生出這樣現世的東西來。我叫做槽

（糟）鼻子不吃酒。虛躭其名。一點樂處也沒有。倒把胯襠弄得黏漉漉的。看見別人正弄得高興。他由不得氣來。再看金三的陽物。越發縮得如肚臍一般。他又是氣。又是那好笑。罵道。掙命鬼。看看你這個賊樣子。方纔還想等硬些再弄呢。再縮進去些。好像個老婆子。儘着嚙噥個不住。大家弄了多時。內中有三個洩了的動不得。那幾個丫頭一齊叫道。奶奶。他們都動不得了。該怎麼樣。奇姐正被王彥章弄得上氣不接下氣。閉着眼哼呢。聽得說。睜開眼睛一看。見牛耕在內中。不好罰跪的。便顫着聲兒說道。這這也還罷罷了。免免罰罷。那牛耕同幾個小子聽得這話。都纔拔了出來。那金三道。我動不得就發（罰）跪。他們就饒了。奶奶這樣偏心。迎兒向他啐了一口。道。他們像你這樣不長進來。弄了這麼一會。還要怎麼的。你要有這本事。我就替你念佛。難道一日弄到晚纔算得麼。那金三瞅了他一眼。又低頭看看自己的陽物。笑着嘆了

一口氣。再過了一會。大家都歇了手。這王彥章拿出了本事來。一陣緊似一陣。把奇姐弄得骨軟筋酥。是他自己發的令〈要〉說受不得要罰跪。只得咬着牙死捱。不想他越弄越精神起來。奇姐實在有些擋不住了。遂摟過他脖子來。悄向他道。你把我也弄夠了。我禁不得了。你歇了罷。他也悄聲說道。我從不曾在奶奶身上丟過。賞我這一遭罷。奇姐道。我實受不得。你弄壞了我呢。那迎兒先同金三弄得不像意。你同他去弄。要洩的時候〈沒〉就再上我的身上來弄。遂你的心就是了。且讓我略歇歇。那小子見他說得苦楚。又不敢得罪他。只得依允。遂跳下床來。只見那迎兒拉着這個問道。你快活了幾下子。又問那個道。你受用了多大一會。衆丫頭見他着急。越發要急他。這個說如何快活。那個說怎樣受用。他正在急得恨不得掉淚的樣子。咬牙切齒的咒那金三。王彥章笑着上前一把抱住。道。你不要罵了。我替你消消氣罷。把他抱

到奇姐床上。他連忙把腿蹺開。王彥章一挺而入。一陣亂搗。迎兒叫道。好親哥。好東西。不枉是個男子漢。弄得眞好。像那樣膿包。空與他個男人做。奬這個一句。貶那個一句。衆人看着。不住的笑。後來弄得他屁股亂攧。兩條腿如害瘧疾一般亂顫。口中連聲叫道。好哥哥。好漢子。你夯死了我罷。我知道你快活死了。我打屄心子裡受用到心窩裡去了。嗳吓。我的親爹。你好弄。他無樣的言語不混叫出來。又有許久。他道。罷了我了。便閉着眼不做聲。王彥章見他那樣子。也甚是有興。蠻舂混搗了一陣。竟得精來。叫道。奶奶快來。奇姐先被他弄得軟癱熱化。叫他歇了。此時看見迎兒的這個浪態。興又大發。正要叫他來弄。聽得他叫。忙忙迎(仰)臥。也將兩足直豎。王彥章就勢妨(放)在肩上。自根至頂。抽了數十下。方一洩如注。兩人歇了。那迎兒纔醒轉來。贊道。好本事。這纔叫個雞巴。眞好漢。奇姐笑道。你先把金三也罵夠了。此時也不用你誇他。

你下去罷。叫金三道。都完了。你也起去罷。那金三看了王彥章這一番狂弄。又見迎兒這一種騷浪。他的陽物又有些硬氣。見迎兒纔下床。他來拉着道。你纔笑話我不得硬。這會子怎又起來了。我再同你弄弄。足足興。迎兒用指頭在他臉上一掃。道。不害羞的。還想受罪呢。雞打膩一般。你硬一百回。還不如別人一會呢。我一輩子沒有人弄。也不稀罕你。衆人齊笑。連金三也笑起來。時已將晚。吃畢飯。掌上了燈。奇姐道。拿酒來。論功行賞。王彥章三大杯。次者兩杯。又次者一杯。向金三道。你跪苦了。雖不濟。也賞一杯。大家說說笑笑。吃了一會。奇姐摟着牛耕上床同臥。衆丫頭各尋日間的伴侶。牛耕先弄的那楊嬌兒跟住王彥章。道。奶奶同相公去睡。我應該是你的。迎兒道。我同姐姐伴他罷。嬌兒笑道。你各人有對子。如何同我共一個。迎兒道。他也算得個人。我是不要他的。因低聲道。好姐姐。你看奶奶那樣本事還敵他不過。你留着我。或你乏

了。我與你做個替身也好。你只當積陰隲罷。拉住王彥章道。姐姐就殺我。我也不放他的。嬌兒見他有些着急。笑道。我倒肯容你。怕金兀朮捨〈捨〉不得。金三道。罷罷。咒罵得利害。我不敢惹他。我各自睡罷。衆人又笑了一陣。方纔各寢。一宿淫媾。自不必說。過了幾日。奇姐的那肉發興起來。又叫了衆男女到跟前。道。今日再弄個新樣兒。叫丫頭們將紅氈鋪在地板上。上設錦褥。擡過一條春凳來放着。又叫取一罎酒來。道。這做罰酒。吩咐道。都脫了着。衆人齊脫光。奇姐道。今日先男後女。指着金三道。你不濟。用你不着。你只好等人弄。你就頭一個爬在春凳上。他只得爬着。奇姐又指着一個小子。名李四。混名叫做疙瘩頭。說道。你就弄金三。你道怎麼叫做疙瘩頭。他的陽物只得一虎多粗。有六寸來長。一個龜頭像個大蛋一般。衆人起他混名叫疙瘩頭。那金三道。我造化低。不叫我弄人罷了。還叫我捱這大疙瘩。衆人笑道。這只怨你的屌子

不爭氣。不要怨人。李四道。你不要怕。我多用些唾沫就是了。他搽了。往糞門中一頂。那金三雖是弄熟了的。但這頭子大得利害。他咬着牙。哼的一聲。纔被他弄了進去。出了一口氣。道。夠了。我受得了。那奇姐又指着一個道。你就弄李四那小子。他就揷上。一個個挨⑫次弄上了。只剩牛耕奇姐王彥章三個。奇姐叫牛耕道。你弄孫五。牛耕也弄了進去。又叫王彥章道。你的本事好。服事你相公。王彥章不敢草次。用了許多津唾。慢慢的頂入。奇姐笑道。該我弄你了。兩手擗着屁股。也不用唾。對準往裡狠狠一下。進去半截。王彥章道。奶奶也略用點唾沫是呢。幾乎把我的弄裂了。奇姐笑道。前日你把我也弄夠了。我這算報仇。王彥章道。料道弄不死我。我捱着。奶奶索性弄到根罷。那奇姐往裡幾下。弄沒至根。王彥章道。大家動罷。奇姐道。且不要動着。叫丫頭取了幾塊舊紬帕來。道。你每人拿一塊兜着下身。都過來看着我們弄。等弄完了。看你們

淌出來的騷水。論多少罰酒。多的多罰。少的少罰。衆丫頭都笑嘻嘻依着兜上。又叫到面前來看着。說道。動呀。大家一齊抽動起來。先還不覺。後來一片聲響。又是那笑聲盈耳。不多時。早有幾個完事的伏着不動。那不曾洩的還亂抽亂拱。又過一會。只有王彥章同奇姐不曾完。奇姐扳着王彥章的胯骨。王彥章扳着牛耕的胯骨。搗個不歇。奇姐往下一送。王彥章也往下一送。兩人的力。弄得那牛耕快活非常。哼聲不住。多時。奇姐興過。說道。都歇了罷。拔了出來。王彥章雖未足興。不敢不遵。也只得拔出。衆人挨次起來。那疙瘩頭往外一拔。金三兒一個大屁。異常響亮。衆人大笑道。好東西。金三笑道。你們笑甚麼。這叫做放砲收兵。奇姐驗看衆丫頭的帕子。無不（一）個不淌得精濕。每人罰酒一大鍾。歇息了一會。奇姐道。丫頭們看得苦了。都過來仰睡着。衆丫頭正都急得難過。聽說。忙忙睡倒。都將兩腿蹺開等候。奇姐道。不論誰弄誰。每人輪

流一百下。只要狠狠的弄。不管他們丟不丟。丟了是他造化。不丟怨命。要弄得輕。罰酒一杯。不許多抽。多的也罰酒。金三叫他在傍數數。數差了也要罰。金三道。我不爲(會)弄罷了。難道數數都不會。他遂坐在紅氈子上。道。你們弄。讓我數。那奇姐就到了一個丫頭身上弄上了。道。你們都弄上了。讓他好數。王彥章就爬在迎兒身上。奇姐一看。道。相公同我並你們九個人。只八個丫頭。少一個。怎麼處。也罷。你們那個不濟的情願告饒。就免了罷。這些小子都好此道。聽得這話。你看我。我看你。都不做聲。那牛耕先自已弄丢了。又被王彥章弄得他渾身通泰。覺得乏倦。便道。叫他們弄罷。我睏了。且去睡一覺再來。遂到房裡睡去了。奇姐道。你相公既懶頑。你們各尋對兒弄。衆人都弄上了。奇姐看見。叫金三道。你好生數。遂大家一齊動作。自首至尾的抽將起來。一下重似一下。數到一百。丫頭們也有丟的。也有不曾丟的。只有王彥章弄那迎兒。他

那長物直攮到底子。下下皆中要害。只四五十下。迎兒就丢了一次。此時又將要丢。見數已足。忙把兩手摟緊了他〈們〉的腰。把屁股往上亂就。道。好哥哥。好老子。你可憐我。再抽幾下。這一歇。我就要死了。活祖宗。我哀求你。王彥章見他騷得可憐。也十分動興。又狠搗了幾下。只見他鼻孔中哼了幾聲。道。哎喲。好親哥。可夠了我了。摟着王彥章親了幾個嘴。奇姐笑道。丫頭不遵令。王彥章徇私。每人罰一大鍾。二人吃了。奇姐道。不要亂了。挨着換。奇姐爬到迎兒腹上。衆人都挨次換轉。正纔要動。只見金三兒道。哎喲。我多喈倒洩了。淌了一氈子。衆人都笑得打跌。(跌)那迎兒接口道。我勸你倒不如割掉了。當個老公罷。那東西還要他現世。金三兒道。你笑話我。有人還愛他呢。迎兒笑道。只好石女兒愛他罷了。女人們是用他不着的。奇姐道。動罷。又一齊抽將起來。到了七八十下。迎兒將奇姐的屁股兩手儘力下搬。奇姐笑道。你怎下死力扳

着我的屁股。扳得我不疼麼。迎兒道。奶奶。你是我的恩主。只得二十來下了。說不得你忍着些。我扳着你還有些力。大家弄足了數。又輪班專(轉)換。奇姐道。這一回大家弄個快的。遂一齊亂抽。那金三兒數不淸了。舌頭在嘴中亂轉。說不明白。奇姐大笑道。你說會數。如何數不來了。罰了一碗酒。這一陣緊抽。有幾個洩了動不得的。每人罰了一大鍾。又弄多時。奇姐把八個丫頭都弄遍。也與足歇了。問王彥章道。你呢。他答道。我還早呢。奇姐道。不要苦樂不均。那幾個先歇了的丫頭們都沒足數。差多差少。你都去補足了罷。這幾個沒有弄足數的丫頭正在那裡暗惱。聽了這話。一個個笑逐顏開。道。奶奶恩典。眞是公平。這個道。我差四百。那個道。我少五百呢。又一個道。該我先弄。那一個道。是輪着我的。相爭相鬧。奇姐道。都不許吵。叫取了些拳馬兒來。叫他們幾個猜狀元拳。誰先猜着誰就先弄。遂一齊猜。一個贏了的。王彥章也不等別人猜

完。拉過來就弄。那丫頭也巴不得弄足了數。一個個挨次補完。那王彥章就洩了。他方弄了個心滿意足了。過了十數日。奇姐這陽消陰盛的時候了。叫了衆人到跟前。指着八個小子說道。你們雖都同我弄過。或今日這個。明日那個的。今日叫你們均沾雨露。你們憑我指名叫着。到我身上來弄。不許爭嚷。不拘工夫多少。只等你們弄丢了爲度。却不許你們洩在我的裡頭。怕小肚子脹。放一個碗在傍邊。臨洩時拔出。冒在碗裡。到臨了看有多少。王彥章道。小的也要求奶奶與我弄丢了呢。奇姐道。你利害。恐我熬不得。也罷。你同相公先弄。等他們輪完了。也就好一會工夫。你要不住的抽。也就有好幾千下了。恐胡且之股尚未必能禁止。牛耕也可謂跨竈。然後到我跟前。或者差不多了。奇姐遂脫了衣裳。衆人都脫盡。奇姐叫丫頭拿個墊子。雙摺着墊在股下。仰臥着。王彥章也拿個墊子。摺了做(放)在奇姐身傍。與牛耕墊着屁股。扶他仰睡。架起兩腿。將那大長的陽物對

面送入他糞門中。不住的輕抽慢扯。看着奇姐作用。奇姐向金三道。你不要說我偏心。你實在算不得。只好在傍邊看着罷。那小子急得幾乎掉淚。跪下不住叩頭。道。奶奶的恩典。我雖不濟。求奶奶一視同仁。賞小的也弄弄。沾沾大恩。說着。只是叩響頭。震得地板通通的響。奇姐見他這個樣子。心中可憐見的。想了想。笑道。也罷。你就在擋頭陣罷。他滿淚(臉)是笑。答應一聲。爬起來就上床。伏在奇姐腹上。說道。蒙奶奶大恩。但小的這一弄進去就要冒的。恐一時拔不及。冒得滿到處。奶奶不要見怪。奇姐見他(如)此說。倒反心愛。便道。許你洩在裡頭罷。別人不許。金三笑着向迎兒道。你笑罵我。你看奶奶獨加恩到我呢。一面笑着把陽物送入牝中。竟動有二十來下纔完事。他喜道。造化造化。今日爭起。(氣)我好快活。奇姐笑道。果然你今日算好的。還動了幾動。他一面抽出來一面說。一來是奶奶的恩。二來是奶奶這寶貝好的緣故。指那

迎兒道。他不怪自己的下作屄不好。倒罵我不濟。那迎兒一口唾沫吐了他一臉。他指着笑道。你笑話我弄進去就冒了。你還不等人弄進去。怎就冒出這樣一大朶子來。說得衆人都笑了。奇姐指名。一個個叫着上身去弄。也有抽幾十下的。也有一二百抽的。也有三四百抽的。只疙瘩頭抽了有千數纔完。奇姐同別的小子弄時似有如無。只疙瘩頭弄得他纔哼唧了幾聲。屁股略動了動。衆人到臨洩時都拔出。拿碗接着。冒在碗內了。此時王彥章也把牛耕抽了幾千下。那牛耕也興足了。王彥章見衆人上上下下。眼中急得冒火。見都完了。道。奶奶。我來罷。奇姐點了點頭。他忙忙拔出。就到奇姐身上。忙忙揷進。一口氣就有千餘。奇姐通身爽到。(利)把兩隻腿勾住了他下身。兩手摟緊他腰背。又一會奇姐渾身都動。口內嬌聲嚦嚦。聽得人魂消。他丟了。雙手捧着王彥章的臉親個嘴。道。還是你〔行。〕那小子見奶奶奬他。又重鼓威風。沒稜

露腦抽了一陣。道。我也要完了。纔要拔。奇姐兩手勾着他。道。你也洩在裡頭罷。那小子又着着實實抽了幾下。方伏着不動。定了一會。方下身來。先牛耕被王彥章弄得渾身酸軟。停了片時。且奇姐弄得那嬌聲騷態。着實愛人。他爬起。拿枕頭靠着。看他們弄。王彥章弄完了。他又覺興動。奇姐纔要起來。他道。且住着。等我來找個零。奇姐就不動。他爬上身來。因看得火動久了。只幾十抽就完了事。那奇姐也十分興足。覺陰中精滿。拿塊紬帕用手搗住。坐起看那碗中。笑道。也有這麼些呢。叫丫頭倒在淨桶內。他也下床坐在淨桶上。挖出許多黏黏涎涎的東西。把牝戶揩淨了。（奇姐一敵九人。較女敬德還多一個。）到一張醉紅(翁)椅上坐着。笑對衆人道。你們的東西我今日全試明透了。我替你們考個等次。看你們心服不心服。指着王彥章道。你的物件既長。工夫又久。只可惜細些。若再有李四的疙瘩那樣粗。就眞是個異寶了。雖說。此衆人中少不得算你第一。又向

疙瘩頭道。你的陽物也不爲短。工夫也還看得過。若得上下一半(般)
粗。王彥章也不能僭你的先。可惜犯了柰字的病。只好算第二了。又叫
過鄭二周四來。道。你兩個大小也差不多。都不過三幾百的本事。指着
周四道。你弄得比鄭二略在行些。你算第三。他算第四。只見那這金三
兒笑道。我不消奶奶批評。我自己會考。我又小又快。又細又軟。倒過來
我是頭一個。我算第八。奇姐衆人都笑。奇姐又指着錢五孫七道。你兩
個眞是一對。大小長久都是一樣。但錢五又不及你些。孫七第五。錢五
第六。只見那李六道。奶奶考的我不服。我的屌子不比他兩個的大些。
就是我的工夫雖趕不上王彥章疙瘩頭兩個。比他四個的都長久些。
怎麼倒把我考在第七。奇姐笑道。金三自己還知道短處。你竟不自知。
還不如他了。這樣說。還該考在第八纔是。你的東西雖大。却不堅硬。男
女幹事全要陽物像鋼鎗一般。戳通肚子。奈何。下下着實。方有趣味。你的弄在裡

頭。竟不知覺。間或頂在花心上。倒軟了回來。再不得爽利。不要說你有幾百抽的本事。就有徹夜的工夫。有甚麼妙處。指着金三道。他算第一不濟了。像他方纔抽的那一二十下。我還覺得有個硬東西戳得癢癢酥酥的。你弄了那一會。我裡邊竟不知道。那李六被這一番話說得垂首喪氣。迎兒在傍插口道。我前日起他個混名。叫做李皮條。他還罵我呢。笑着向李六道。你聽奶奶說的。我起的混名錯不錯。李六道。閉着騷嘴罷。蔣賽貓。奇姐笑問道。你怎麼叫他蔣賽貓。李六道。那貓叫秧。還不等公貓上身。就貓貓的叫。直等弄完了。纔不做聲。他只屌子挨到問(身)上就叫起來。弄完了他還不住聲。所以我叫他蔣賽貓。奇姐大笑道。這名字不錯。迎兒道。你把嘴夾着罷。李六笑道。你要夾得住。倒沒有那些水淌出來了。衆人都笑了一陣。金三兒向奇姐道。奶奶方纔批評我的那幾句。小的臉上爭了多少光。眞感恩不盡。奇姐對衆丫頭道。你

們都是我細賞鑒過的。我也替你們考個次序。那八個丫頭都〈都〉赤條〔條〕笑嘻嘻齊站在面前。奇姐指着一個馮美兒道。你的這陰戶要算絕品了。又暖又乾還在次。弄將進去。陰門像個荷包口兒緊緊收住。還不足爲奇。那裡面軟膿膿裹住陽物。樂不可言。大約千人中還選不出一個來。自然是第一了。因問衆小子道。你們都同他弄過。我說的是不是。衆人齊應道。我們每常同他弄。只覺得快活有趣。也不能說他的妙處。纔聽奶奶的話。一絲不錯。果然出奇。那丫頭得這番通獎。笑着滿面欣欣自得。奇姐指着楊嬌兒道。你雖不及他的陰戶。淺得有趣。下下搗着這花心。你也受用。男人也受用。該在第二。又對迎兒道。你這的風騷在他衆人之上。就是你的陰戶也不在美兒嬌兒兩人之下。可是李六說的淫水太多。一弄進去。抽不幾下。那水一陣陣往外冒。令人的陽物都揷不住。弄一次要拿盆接着。大約也有半盆。那迎兒笑道。奶

奶說的怕人子刺刺的。我這是條肉溝。又不是陽溝。那裡就有這些水。金三接口道。你前世是個水淹死的人托生來的。脹了一肚子水。拿肉棍子一道。(通)水就打這洞裡淌出來了。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奇姐指着沈艷兒道。這丫頭的生得異樣。你們可覺得。衆小子們道。小的們那裡知道這些奧妙。奇姐笑道。蠢材。可惜屄與你們瞎弄。他的陰門生得甚高。在小肚子下。離糞門有四五寸遠。你們看看別人有像他的麼。衆人笑道。是呀。別人果然沒有。可惜我們都混弄了幾年。奇姐道。他的又光又肥。可惜太鬆。再要緊暖些。也算得第一二。迎兒第三。他只好算第四了。疙瘩頭道。是眞。我弄別人。到門口還要緊緊的。惟獨他。輕輕一送就到根。全不知覺。奇姐又指着個韓媚兒道。你無可取。一個陰門同糞門連在一處。對面再不好弄。所以我每常不是叫你上我身來。就是叫你馬爬着往後弄。都(却)有一件妙處。是婦人中極難得的。問道。你們可

知道。衆人道。小的們越發不懂得了。牛耕忽說道。我覺得有一種異樣。但同他弄到裡(那)快活的時候。像有些微微的香氣。說不出來的那一種甜絲絲的味兒。在他屄中冒出來。可是麼。奇姐笑道。着。還是你知些竅。這些蠢奴們。別的不知道罷了。難道連鼻子都沒有的。衆人說道。我們也常聞見些香味。只說他用香肥皀搓的香。那裡知道是那裡頭的妙處。只見金三道。我的武藝不濟。也從沒有弄得他快活。並不曾聞過這香。走過來低下頭道。我聞聞看。那丫頭笑嘻嘻一個大嘴巴。金三搗着臉道。我好意贊你。你倒打我這一下。他了(們)混搗倒罷了。我連聞聞都不依。那丫頭笑着又一張手。他忙躲開了。王彥章笑着向奇姐道。他前日一個笑話。我還不曾告訴奶奶。我同他弄了一會。他的水把糞門都淌濕了。他一時高興。叫我狠狠的弄。我便出出進進。狠狠的亂搗。忽然一下戳到他糞門裡頭去。因用力大了。幾乎攮到了根。他不怪

自己的兩個眼子長在一處。倒還罵我。把我擰了幾下好的。奇姐笑了一場。指着一個陳鶯兒一個褚燕兒道。你兩個分不得好歹。都深得沒影。我的也有六寸多長。從不曾挨着底子。鶯兒的又還緊暖些。算第六。燕兒第七。王彥章道。奶奶眞是別寶的回回。不要說奶奶的東西。我的比奶奶不還長個寸把。還摸不着他兩個的底子呢。小的前日說他欲窮到底。除非丈八蛇矛。他還罵我嚼蛆。奇姐指着衛嫣兒道。他的也不爲深鬆。也不爲濕冷。倒好個陰物。只可惜有些臭。那個婦人的不臭。但洗洗就好了。你的便拿一擔香熏了。也是沒用。夏天勤洗晾着些。還不覺。冬天蓋着棉被。越弄越臭。衝人腦子。任你怎麼高興。那一熏。就毫無情趣。這是胎裡帶來的病。也怨不得。只好屈你做第八了。那金三笑道。我有個笑話講與奶奶聽。

一個瞎子娶了個老婆。陰臭得當不得。那瞎子怨恨道。怎生

這樣個臭東西。那婦人道。你不要没福。這是鯗魚香。上等的好物。你倒嫌臭。那瞎子想了想。笑道。不錯。果然鯗魚是這個味兒。瞎人疑心最重。他要出去算命。再三囑咐女人道。你千萬不要到大門口去。日日如此。那婦人依他。只在屋裡坐着。一日。瞎子回來。恰好一個賣鯗魚的擔子歇在門首。他聞得那味。一進門就亂嚷道。我叫你不要出來。如何又到門口來站着。一路吆喝。問了進來。那婦人正坐在屋裡。問道。你叫些甚麼。瞎子發急道。叫你不要出去。你又出去做甚麼。婦人道。你見鬼來。我坐在這裡。誰去來。瞎子道。你還強嘴。你要不曾出去。怎麼鯗魚味兒都香到街上去了。

衆人大笑。金三兒笑向衛嫣兒道。你明日也要香到街上去呢。那嫣兒笑着罵道。斫千刀嚼舌根的。人說只有爛了的棗兒。沒有爛了的嫂兒。

我的鯗魚臭。還有人同我弄。強如你那秤鉤兒一樣的東西。還沒人稀罕呢。金三道。誰說。你們這些壞人罷了。奶奶現還心疼我呢。你笑話我是秤鈎兒。我就說個古話你聽。

一個後婚女人要嫁。託那媒婆說。我要像鐵一樣的東西。我纔嫁呢。媒人說成了親事。嫁了去。晚上成親。弄了幾下。那𡲰子彎了過來。婦人急了。次日。罵媒人道。我說要像鐵一般的。你倒尋了個秤鈎樣的東西來。那媒人道。你好呆。秤鈎兒難道不是鐵的麼。

說得衆人哈哈大笑了一陣。奇姐又叫衆小子道。你們的我都考過了。我的你們也弄過多次。大家也說說我的何如。王彥章道。奶奶的眞是絕頂的了。又淺又熬得久。下下攮着底子。果實有趣。奇姐笑道。人豈不自知。我的也未必很淺。還是你的長。要說熬得久。指着衆丫頭道。他們

都不及我。疙瘩頭道。我只覺奶奶的緊得有趣。奇姐搖頭道。也未必。還是你的頭子大。然而也還不很鬆。一個道。奶奶的眞乾得好。奇姐笑道。乾也不能。指迎兒道。還不像他那些水。一個道。奶奶的那裡頭像個火爐。弄在裡面。似拿熱水泡着一般。受用多着呢。奇姐道。很熱也未必。我自己覺得裡頭還不冷。一個道。奶奶是十全的。用手指着陰戶道。你們看。不像沈姐姐一般的高麼。奇姐笑着用手摸着陰門。道。我的雖沒有他的高。也還不十分低。金三道。我說個笑話兒奶奶聽。

一個呆子娶了個老婆。摸着了陰門。驚道。甚麼人研了這麼個大口子去。那女人道。是屄。呆子道。造化。虧是低。要高些。連腸子都研出來了。

大家笑了一會。周四道。美人在風流。你們不在行。奶奶的風流還有對兒麼。這就是普天下沒有的。奇姐笑道。風流二字。我不敢多讓。要說普

天下沒有。就是謬奬了。又一個道。你們各人說的只是一樣。據我看起
來。奶奶的這件寶貝。乾也有。淺也有。緊也有。暖也有。高也有。沒一件不
是好的。奇姐笑道。婦人的陰戶有五好五不好。五好呢。是緊暖香乾淺。
五不好呢。是寬寒負（臭）濕深。我的雖五好未必俱全。大約五不好也
沒我的分。那奇姐見金兀朮獨不做聲。笑向他道。你雖然不濟。不曾十
分嘗着滋味。你也還弄過多次。你就不批評一句。他笑道。奶奶的好得
很。我也沒得說。奇姐道。好歹不妨說兩句。他走近前。跪下。用手擗着牝
戶。聞了聞。道。我只覺得香。奇姐道。這是你假奉承我的。雖不臭。要說香
也不能。金三兒道。小的可敢說謊。看見奇姐陰門內如龍眼大一塊肉。
碎糟糟似一朵花。心愛極了。伸舌頭舔了幾舔。又拿嘴合在陰戶上含
着。咂了幾咂。道。不但香。還甜呢。又伸着舌頭到陰戶中亂舔。奇姐覺甚
有趣。把屁股往外探探。身子靠在椅背上仰着。他〈他〉竭力舔攪了

一會。奇姐心愛得了不得。摟着把(他)親了個嘴。道。你雖然不會弄。倒知趣愛人。此後奇姐分外疼他。倒常同他弄弄。衆小子道。奶奶是菩薩心腸。個個施恩周到。這幾個丫頭中。奇姐獨鍾愛迎兒。因他性情風騷。與己相合。他有一種生成的騷態。並非矯柔(揉)造化。陽物只送了進去。他兩腿似綿花一般。一癢過頭。陰門上腆。渾身如弱柳迎風。口中的淫聲艷語無般不叫出來。到將丢之時。星眼朦朧。雙蛾微蹙。那種騷態。不要說同他弄的人消魂。傍邊看的人更覺筋酥。奇姐要同人弄的時候。先叫一個同迎兒弄。他自己同着那小子在傍看。看得陰中之水不住長流。那小子的陽物脹得青筋暴湛。看到十分忍不過了。然後同那小子去弄。那陽物分外堅硬。他自己陰中更覺有一種說不出的妙境。所以但要幹事時。定叫迎兒做一員先鋒。那丫頭也乖巧。善能迎合主母之意。奇姐待他也十分加厚。有幾句道這奇姐的異處。

窈窕内。腰間有健男子之碓。嬌媚中。胯下兼數婦人之勇。孽具偏能識竅。嘗得出衆女子之乾濕深鬆。牝中更善面評。辨得明諸狡童之細長粗短。淫婦班中推獨異。妖狐隊裡可稱尊。

他夫妻淫穢的事。也不能盡述。只看牛耕這樣生出來的兒女。非雜種而何。有此聲名在外。所以人皆稱爲雜種牛宅。眞可發笑。再說牛質有個妹子。嫁了一個姓文的老學究。他生了個女兒。小名貞姑。自幼父親教他念書。把古來節烈的事常常講說與他聽。到大了。貞靜賢淑。言笑不苟。人都稱他爲迂夫子姑娘。與腐頭巾阿姐遙遙一對。貞姑嫁的丈夫。姓鮑名復之。是一個少年好秀才。他是鮑信之⑬的堂弟。這貞姑嫁到他家。眞是四德咸備的婦人。驚（寫）一貞姑。爲奇姐作一反襯。貞淫不並立。故奇姐死於他手也。夫妻相敬如賓。貞姑常到牛質家來。奇姐見他古古板板。無多言無妄笑。他本是個騷淫無匹的人。眼睛

中如何看得慣這等迂腐女子。心中嘗想要弄他一弄。破破他的腐氣。但貞姑總不留宿。未得其便。這一日又來走走。奇姐定要留他過夜。說了許多賢德的話。道。我們姑嫂雖會過多次。從來姑娘沒有在這裡過夜。姑娘若不見棄。我們今晚同宿一宵。說說家常。也見至親的親熱。那荀氏疼這媳婦像心肝蒂兒一般。見他要留小姑娘。也再三相勸甥女。貞姑見舅母表嫂這樣好情。只得住下。夜間奇姐叫牛耕往書房去睡。他陪着貞姑說長道短。坐到三更有餘。有心算計無心。那貞姑見表嫂這般親熱。雖然睏極。怎好撇了去睡。只得坐着。奇姐見他睏得很了。然後道。姑娘像是倦了。請安歇罷。一同上床。那貞姑睏了的人。倒下頭便睡着了。奇姐各有心事。他却不睡。等了一會。聽他睡沈。叫了兩聲。又推了幾推。總不見他動。遂揭開被。輕輕將他褲帶解開。把褲子褪下。扶正了他身子。輕起兩股。上得身來。把那一段硬肉慢慢塞了進去。弄將起

來。及貞姑驚醒之時。已被他抽洩(拽)數十度矣。貞姑大驚。不知是誰。忙叫道。你是甚麼人。奇姐壓在他身上。附耳道。姑娘。是我。貞姑見是表嫂。就急伸手一摸。竟是腰中之物。忙道。你快下來。奇姐笑嘻嘻的道。你與我姑嫂頑耍。何妨於事。貞姑怒道。你不下來。我就叫喊了。把他推下身來。忙把衣裳穿起。下床坐着。奇姐笑道。姑娘。你又不是女孩。還怕羞麼。我們女人對女人頑。虧他(你)也認眞惱麼。這是極快活的事。你怎做這個樣子。還向他說說笑笑。他一臉怒色。總一言不答。坐到天明。梳洗了。定要回去。牛質同荀氏再三留他吃了飯去都不肯。立逼叫轎子去了。到了家中。怒容滿面。鮑復之道。你在舅舅家來。何故這樣煩惱。再三相問。總不回言。鮑復之不解其故。坐了一會出來。覺得心驚肉顫。坐立不寧。纔要進去。聽得他的妹子大叫道。(他這妹子伏後。)不好了。哥哥快來。嫂子上吊呢。鮑復之慌忙跑進去。見妹子在窗縫裡張。房門關着。將窗子打

開。跳將進去。見貞姑懸樑高掛。忙解救下來。幸而未久甦醒了。放聲大哭。鮑復之問他何故。他道。我不幸爲人所汚。尚何顏生於天地之間。鮑復之叫妹子出去。細細問原由。他方說爲易氏所淫。詳細相告。鮑復之大笑道。你想差了。婦人家要自己做了醜事。一死應該。若無心被男子暗算。尚非己罪。何況婦人與婦人淫戲。這有何妨。何故尋此短見。我常見書內說。婦人中有此一種可男可女之人。名爲二形子。又叫做二尾子。即此也。你若忍得過去就罷。不然思一報復之計。（提出尊名。）便可出你之氣了。貞姑聽了丈夫之言。恍然大悟。便道。他雖是婦人。其心不端。他設計誘我。情更可恨。我必要雪了此恨。心纔可釋。鮑復之道。你只須如此如此。便可報復了。（奇姐算計貞姑如此。罪固難辭。鮑復之設計如此如此。未免太惡。）貞姑大喜。鮑復之到外科醫生處配了些爛肉的藥來。付與貞姑收好了。過了些日子。十一月半後。牛質生辰。貞姑先一日去拜壽。把那爛藥裝在荷包內。緊帶在身邊。到了

牛家。奇姐滿臉笑容迎着。道。前日怎樣得罪了姑娘。一刻也不肯緩就回去了。貞姑也假做笑臉相對。却不答言。晚間也不用人留。竟欣然住下。荀氏仍叫奇姐伴他同臥。上床之後。奇姐笑着道。姑娘。你太認眞了。我姑嫂頑耍。怎麼也煩着惱。貞姑道。我不惱。那日怪有些害羞。故此回去。奇姐道。你我都是婦人。羞的是甚麼。二人睡了多會。貞姑等他來下手要算計他。總不見他動作。只得睡了。到了天色將明。一覺醒來。心中想道。想是他前次見我惱了。所以他竟不來。如此這恨如何報得。我既被他淫過。何妨捨身報怨。反伸手去摸奇姐的下身。貞姑那知他到了下半月是硬不起來的。這日已是十七。摸着了軟叮噹的一條粗肉拖在陰門上。此時奇姐也醒了。笑道。姑娘。你想他麼。他却硬不起來了。貞姑縮下身去一看。見與男子的全不相似。一把攥着。放在口中吮咂。大約貞姑生平來此是頭一次。笑對奇姐道。我前次睡着了。他大硬的偷我。這次我明公正

氣要他弄弄。他却稀軟的。我恨他得很。我咬一(下)他一截子來罷。奇姐也只當他是頑話。笑說道。你捨得咬就咬。不意被他猛然一口。咬得伶仃將斷。奇姐哎呀一聲。疼得昏暈過去。貞姑忙將帶來的藥取出。替他擦上許多。忙穿衣下床。多時。奇姐醒轉。叫苦連天。苟氏知道了。忙下來看他。問他何處疼痛。他又不好說。只得說下身疼。貞姑忙忙收拾。辭了回去。香姑也在家中。因貞姑同奇姐睡。他在計氏處宿。聽見奇姐忽得重疾。連忙來看。低低細問。奇姐告其所以。香姑看了看。心疼得要死。又無法替他救治。惟有嘆氣痛恨。抱怨貞姑頑得太毒。牛耕在外邊正陪那來拜壽的人。聽見小子們悄悄告訴說奇姐不知何處疼痛。十分利害。急得要進來看。又不得空。多時。人客略散。纔忙忙進來。見奇姐臉都疼白了。眼淚長流。連忙問他。奇姐告知其故。說貞姑頑得這等惡毒。還不知他是安心來報前恨的。牛耕忙揭門(開)被一看。幾幾將斷。血

流滿褥。急得只是捶胸。小姑咬了嫂子陰門之物。又告訴不得人。又發作不出。只得忙叫人去買刀鎗藥來擦上。那知他已經上過爛藥。一日一日漸漸腐爛。臭不可聞。奇姐疼得晝夜昏暈幾次。叫不住聲。因在陰門之上。又不好請太醫看。只說下身破了。拿藥來敷擦。毫無效驗。牛耕差人往丈人家去說信。易于仁袁氏鄒氏都來看視。惟有嘆氣而已。不上一月。把一個花枝般的美人瘦得形像俱脫。一身僅存皮骨。那段肉直爛到根子底下。連陰門都爛得有小碗大一個窟窿。先是尿脬破了。小便不住長流。又過了兩日。腸子都拖了出來。然後氣絕。奇姐淫穢的事敘了幾半本。只這一段是他的正傳。先那幾千百語。不過是這段的引子。凡看書者。當留心看這幾句。先那些語。不過帶眼看過。若只注目在前那些話。反將此忽略。則大誤矣。一家大小無一不哭。牛耕不但喪室。而且亡夫。哭得悲慟不消說。就是這些小子丫頭。想他的陰門。念他的肉具。況素常待他們極其恩厚。個個都哭得傷心。丫頭中惟迎兒有知己之感。更自悲傷。小子中王彥章金三兒也悲哀特甚。而

金三念奇姐那一番相待之恩。哭得死而復甦。香姑聽見奇姐的凶信。忙坐轎子一路哭了回來。進門撫屍慟哭。悲切得了不得。像死了丈夫似的。牛質荀氏那裡知其中備細。都說他在生賢德。不但這小姑疼愛嫂子。哭得如此哀慟。連這些下人感恩。悲傷到這個地位。都嘆牛耕沒福。可惜失此賢配。把個荀氏哭得嘔了幾碗血。病了一場。幾乎喪命。媳婦雖然賢孝。婆婆何得傷心至此。內中有個緣故。十月內。一日大雪。牛質同妻妾擁紅爐飲美酒。慶賞豐年佳兆。到晚都醉了。荀氏許久不會胡且。趁着牛質醉醺醺同衆妾取樂。他便叫紅梅約了胡且到一間秘室內相晤。二人久濶。弄了一度不已。又還要個連拳。睡到黎明將別。戀戀不捨。又幹了一次。正纔完事。忽聽得牛質說着話走來。胡且膽都嚇碎。精赤條條跳下床。忙把衣服鞋襪抱在懷中。鑽入床下躲避。荀氏也慌。恐他進來高興試出。忙把紬帕用指頭掏着。也顧不得疼痛。將牝內

摳挖。擦得乾乾淨淨。聽了一會。不見動靜。叫紅梅張張。牛質去了。忙叫胡旦出來。穿上衣褲。着紅梅送他出去。你道牛質是受用慣了的人。大雪天氣。這樣早做什麼。他有一個朋友在遼東做買賣回來。送了他兩張出奇的好貂皮。他偶在族兄牛尙書家。牛尙書要買好貂皮做帽套。看了許多。總不像意。他說起有兩張好的相送。及到家要取。却說不眞放在何處。尋出好些皮子來都不是。這夜因大雪。想起許了尊兄之物。不送了去。不但說失信。還恐疑是捨不得。左思右想。忽然想起收在這秘室的外間櫥內。故此大淸晨急忙起來拿出。差家人送去。這胡旦已是四十外的人。又作喪得虛飄飄一個空殼兒。這一嚇。又一凍。成了個急陰。第二日就遊地府去了。苟氏同他相與了二十多年。兒子長了若許大。孫子都見了。雖然牛質不知。他自己心中明白。如何不心疼。況這一死。明明他是因他這三弄一凍一唬之故。怎不傷心。又不敢哭。噎在

胸頭。只好夜間在枕上暗暗飲泣而已。今見媳婦又死了。又是一心疼。兩事併一。那得不到悲痛嘔血的地位。那紅梅也是四十多歲了。牛質仍收回聽用。忙中夾寫此一句。非無謂之言。做後日收伊子地步。再說那鄒氏當年得孕之初。老狐云此女後當以淫死。果應其言。此狐亦神矣哉。易于仁穢淫。鄒氏妖淫。生此不陰不陽之奇淫。而奇姐死法亦奇。萬惡淫爲首一語。可不戒乎。易于仁雖有勤壽二字。(子)而其實宗支已絕。牛質雖有一子數孫。而血祀亦斬。淫之一字。更屬寒心。此等語乃此書之大旨也。按下不提。且說那郝氏久要改嫁竹思寬。因女兒前次同他成了寃家。聞聲即罵。恐不能相安。今見女兒嫁了鍾家。得了好處。他自己屢年來積得私蓄。約過千金。年紀尚未很老。捨不得竹思寬的那根異物。把他倒踏門招了來家。成其夫婦。那竹思寬又帶了個標致小子來。郝氏問他緣故。他道。這孩子是童百萬家賣出來的。老童就是鐵回子的妹夫。郝氏道。哦。我知道。代目原也是他

家的。竹思寬道。我聽得人說。鐵回子這妹子着實不賢。大約是見這孩子生得乾淨。怕老童愛。他吃醋打發出來。我看見了。買了他來做個兒子。料道你我今生未必能生育了。郝氏也甚是歡喜。把他當親兒子一般。將他舊名的郎字去掉了。添了姓竹。就叫做竹美。郝氏的那財香丫頭也有十八九歲了。模樣也還看得。就配了竹美。做了一房兒婦。一家四口過活。不在言表。那錢貴自到鍾生家中。因無兩眼。只好高坐。他自思道。人之娶妻。原圖主中饋。我終日閉了雙目。如何料理家務。鍾郎雖是情深。說不出口。我也自過不去。又念代目數載相隨。知心貼意。遂將他收拾了。另備了一間房。要與鍾生做妾。叫他照料家事。那代目可有不願之理。暗地私喜。鍾生起初不肯。後見他意思眞切。兼之代目容貌原通。今長成人。出落得十分俏麗。若無錢貴相形。他也就算得中等佳人了。況且又頗知文墨。鍾生却也就逆來順受。晚間成其好事。那代目

還是個處子。交合之際。逡巡畏避。一段嬌羞。自與久歷風波者不同。鍾生得嘗新物。方知個中又有此消魂妙境。輕憐重惜。十分鍾愛。事竣之後。聞(問)及他的家世。代目將他的祖父姓名。並他到錢家來的來歷始末原由細述。又說明他祖母父母的居址地方。求鍾生着人去問一問。鍾生次日着長班去訪。回來說道。問他的街坊鄰舍。都說數年前不知搬到何處去了。鍾生說與代目。落了幾點淚。只得罷了。過了三日。依舊到錢貴房中來宿。此後兩處分寢。他夫婦大小無事之時共坐。談談詩詞。說說家務。好生恩愛快樂。有幾句贊他三人道。

男同子建。女類夷光。評品丰婆(姿)似兩朶瓊花倚着一株玉樹。形容態度。如一輪皎日分開兩片輕雲。把男子推班出色。到處成彈。將婦人接羽移宮。皆能合調。允矣無雙樂事。誠然對半神仙。

一日。錢貴偶問道。郎君那日說要訪宦蕚撇下跑去的緣故。郎君次日即有捷音。料不曾去訪。他也不見動靜。近來可知道些影響麼。鍾生道。我前日見邸報來。今上即位。知魏忠賢罪惡滔天。發往鳳陽守陵。後又被人參効。(劾)他覺事體不妙。於途中自縊。奉旨查他黨羽。一體拿問。前日二叔的親家勞御史。也是他的一黨。已經伏誅。勞家姊丈同大姐姐都發往陝西充軍去了。這宦蕚的父親原係他之門下。雖然漏網。恐事露連累。定然戒諭兒子。叫他謹守。他想(是)聽見<這>此信。故慌張跑去。那日他正在作惡之時。那一個寄書的來人。似遠行的形狀。大約即此。近日聽得說他收斂了許多。閉門在家不出。錢貴道。這廝惡貫滿盈。明歲郎君北上。倘高捷後。當發彼奸惡。彈其陰私。豈可容此匪人欺凌良善。鍾生道。賢妻謬矣。我若向日與彼無隙。他正在熱鬧場中。我或傚倖一官。倒可上爲朝廷。下爲黎庶。彈他的罪惡。今日我與他有此

一番芥蔕。且他日下又在有事之秋。君子不乘人之危。我若與彼爲難。雖公亦私了。人豈不以我爲挾仇報復之小人。與宦蕚又何異哉。此等無知之徒。只當付之於度外而已。況天理昭彰。惡人自有報應。只爭遲早耳。我何足介意。錢貴聽了。肅然道。妾乃女流。無識見淺。今聆君之言。不勝起敬。君有大量。必有厚福。妾一片恨彼之心。今亦冰釋矣。鍾生此後仍舊在家苦讀。以備明歲會場鏖戰。正是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。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一日。鍾生正在書房看書。涉獵那些程文近作。聞得說梅生來訪。忙迎入共坐。鍾生道。連日未晤。兄今日到何處去來。梅生道。外面有一件可笑的事。兄曾聞否。鍾生道。弟在家兀坐。並不知道。兄幸見教。梅生道。數月前不知何處來了一個邪道。據他口說。是江西廣信府龍虎山來的。姓張。是張天師的遠派子孫。也無從查考。他來到這裡。便串通了些走

寺撞廟。持齋念佛的老道婆。他在油坊巷租了三間大樓。樓上供了無限的神像牌位。妖言惑衆。說他善替婦人們求子治病。禳災順星。但行好事救人。並不計利。只要婦女們潔淨虔誠去燒香祈禱。自然獲福。這些道婆替他四處倡揚。勾引這些無知婦人到那裡去。先去的還是小戶人家婦女。後來竟連官宦人家的夫人奶奶都去走動。或是丈夫。或是女伴。或是家人婦女隨去。都在樓下。只這一個本身祈福的婦人同兩個道婆上去。他說無故的人要到樓上。沖犯了神聖。不但無福。且要降禍。一上樓。就將一塊門板放下蓋上。人在下面。只聽得樓上搖得手鈴響。或急或慢。並不聽見念些甚麼。約有兩三個時辰。方纔開門下來。這些婦人也有去過一次再不去的。也有一個月去上四五次的。布施的錢米不計其數。也有人不信。疑是奸情。但去的婦人甚多。難道就沒有一個貞烈的。都任他淫汚不成。況且大官宦家夫人奶奶都有去的。

又有這道婆同在樓上。猜不出眞僞。誰人肯多管這閒事。前承吾兄盛情。替小弟作月下老。娶了弟婦。家表兄知道了。自天長縣來與弟道喜。不想被他拿獲了奸情。把這妖道送官處死。道婆也校（杖）責了。殊快人心。鍾生道。令表兄尊姓。今在何處。是怎樣捉獲的。幸爲詳示。梅生道。家表兄姓林名忠。字報國。係天長縣人。乃先姑父之子。先姑父諱友梅。是個不求聞達。懷才抱德的隱士。當日同先父自幼莫逆。常笑謂先父道。我這個賤名。原取和靖先生妻梅子鶴之意。倘以令妹俯結絲蘿。豈不合了賤名。先父當日也極敬愛他。遂成了這親眷。先姑父這樣一個文墨之士。不想生得這家表兄堂堂英雄之表。虎面虬髯。濃眉的大目。眞使人望而畏之。他胸中韜鈐。那是他祖父所傳。不足異。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武勇絕倫。眞爲奇特。他今年三十歲了。也不肯謀仕。只在鄉黨中做些濟困扶危的義舉。他有兩位結義的朋友。一個姓尙名智。一個

姓慕名義。一個是家表嫂的令兄國守。借梅生口中閒話一提。後來出現。便似熟識。妙。都是英豪。那年先姑父去世。弟去弔喪。與他三位會過。那豪爽氣概。自與世俗之鄙夫不同。與他共談。如飲醇醪。坐春風中。鄙吝頓消。前日家表兄到了這裡。在舍間小飲。聽得一個敝友說這妖道一事。他鬚髮皆豎。目光如炬。大怒。說必要去拿他的奸弊。弟也只說他是怒激之言。誰知他昨日果然到了那裡。直入樓下。正有幾頂轎子在門外樓下。還坐着幾個僕婦管家。家表兄問他們誰家的宅眷。家人說是阮圓海的令夫人。因他長子亡故。哭兒。得了個心疼的疾患。醫藥無效。故此來求他療治。家表兄聽了。竟往樓梯直上。衆家人要阻擋時。兄想。他那樣個膂力如虎的人。可是攔得住的。兩下一分。衆人都跌跌倒倒。被他上去。推了推門。是上面蓋下閂着的。被他輕輕一下。閂斷門開。走了上去。這個妖道正在淫那個阮夫人。毛氏樂哉。未免自恨不是醒着。把手鈴拴在褲帶上。放在股後。一抽一動的。所以

那鈴不住的響。兩個道婆在一邊坐着。大約是看着難過得很。閉着眼。咬着牙。哼哼的念佛。（咬着牙念佛。趣。）被家表兄上前一拳。把那妖道打倒拿住。看那阮夫人時。昏迷不醒。家表兄問他緣故。他不肯實說。被家表兄將他十指叉起。用力一捏。比拶子還利害。骨頭都捏癟了。他忍受不得。方說一到樓上。他有一種迷人的咒語。念了便不知人事。任意奸淫。（毛氏似多此一咒。醒時未必不樂從。）事完了。用水噴面纔得醒轉。方悟到這些婦人既被汚了。是自己尋出來的事。回去向丈夫說不出口。只好忍在心頭。有些貞性的吃了這遭啞苦。不肯再去了。那無恥淫賤之婦。所以源源而來。家表兄叫了阮家僕婦上樓。把他主母噴醒。那阮夫人也自覺慚愧。忙穿了衣褲。又叫他跟來的男人叫了地方總甲多人。將兩個道婆也拿了。同到縣衙去。阮家的人也去了。家表兄到了縣裡。把這些詳細備呈。縣公想的也是。他說這一申報了上臺。題請這妖道一剮是不用說。這些通謀的道

婆約有數十。誅之不可勝誅。且這個名聲一張開了。叫這些去過的婦人何處生活。況內中還有大人家內眷。關係非小。丈夫要存臉面。自然要逼死婦人。阮大鋮便不然。恐傷得人多。未免有損陰隲。且上司知道。他是地方官。失於稽察。也有老大不是。這倒也是良心話。他將這妖道責了四十板收監。吩咐豪子夜間取了氣絕。兩個道婆也不深究。每人一拶十五板逐出。着實奬譽了家表兄幾句出來。昨日下午就有人知道家表兄這一番識見義舉。要來拜望他。他是不沽名的人。今早就回江北回(去)了。弟纔送他去來。順路到此。一來望兄。二來奉告這件異事。這些愚婦人專信邪魔外道。自取其辱。也不爲過。但他家丈夫是做何事的。如匹夫匹婦。愚闇無知。尚不足責。至於詩禮門楣。簪纓世族。即如阮圓海先生。也是科甲門第。任着婦女胡行。豈不可笑。更見世風媮薄。千奇百怪的事無所不有。鍾生點頭嘆道。縣父母這一慮固是。但便宜了這

個妖人。這也是他投鼠忌器之意。倒也罷了。所可惜者。令表兄這樣一位當世的英雄。弟竟不得一謀面。眞是當面錯過。梅生道。兄既要會家表兄。此後他若有事到城來。弟同來一晤。說罷。起身別去。再說毛氏在妖道處出了這一番醜。到家諄諄囑咐衆男婦不要傳出。俗語說。瓶口紮得住。人口如何紮得住。不幾日。傳得合家皆知。阮大鋮也微有所聞。因他正同鄔氏打得火熱。自己不正。如何還管妻子。不但不敢說。且毛氏也是他備而不用之物。裝聾作啞罷了。要看後事如何。下回便知分曉。

姑妄言第十四卷終

校記

❶「不驕」原作「不嬌」，據第二回及下文改。

❷「兒」字原無，據文義加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❸「有」原作「布」，據文義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❹「拵」原作「將」，據文義改。下同。

❺「兩邊」原作「邊兩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❻「備」原作「鞴」，據文義改。下同。

❼此句原書右有夾批「必定」二字。

❽「盡力」原作「力盡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❾「苟氏」原作「狗氏」，據第七回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❿「牛質」原作「牛贊」，據上文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⓫以下有錯簡。自「奇姐身上倒不應付」至「奇姐笑道在我」爲二葉，原在後；自「就跨到他身

上」至「說道我們今」爲一葉，原在前，書眉註明「此頁在後方二頁」。今據文義改正。

⑫「挨」原作「換」，據文義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⑬「鮑信之」原作「鮑姓之」，據第七回改。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IIAN II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艷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(l'URA 1067-C.N.R.S.)
負責人
賈永吉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姑妄言／（清）曹去晶編.--初版.--臺北市
：臺灣大英百科，1995［民85］
冊　；　公分.—（思無邪滙寶；36-45）
ISBN 957-8592-48-5(第一冊：精裝).--
ISBN 957-8592-49-3(第二冊：精裝).--ISBN
957-8592-50-7(第三冊：精裝).--ISBN 957-
8592-51-5(第四冊：精裝)

857.44　　　　84013789

思無邪滙寶〔肆拾壹〕

姑妄言(六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張嘉郁
校　　對／楊俶儻・吳啓榮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
電　　話／(02)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7764299
排　　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
初　　版／1997年1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：精裝)
ISBN957-8592-48-5(單冊：精裝)

姑妄言

姑妄言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